

# 學生文藝叢刊

第六卷

第六集

凌善清編



上海東書局印行



自題先後兩張小照  
桂青



同是一弱穉表示兩時代  
 色相迥不侔相差祇廿載  
 昔日作聰明今朝何能穢  
 元龍不復豪武子自漸穢  
 故吾非今吾今吾亦可慨  
 再隔若干年并無此形態  
 浮雲現太空皓魄映波內  
 萬有盡虛玄更何所罣礙  
 六根淨無塵一切皆自在

陳君國珍

陳君啓憤

汪君蔚雲



楊君野鶴

羅君寶麒

呼君治平



春風吹到讀書窗

着色山水

春風吹到讀書窗  
朗青



蔡朗青



雨夜湘瀟

水山墨水

瀟湘夜雨  
朗青  
蔡



△ 蔡 朗 青 ▽

巖壑無俗喧



巖壑無俗喧  
泉迸松風急  
願以山中  
人焚香展  
瑞笈  
擬黃雀山樵



着色山水

金若水





朱林



石 松



墨 水



自小刺類深草裏而今漸覺出蓬蒿時人不識凌雲木却待凌雲始特高

所制



成長多自可於林中美已好

所制

梁

陳

鉛筆速寫



袁家珩



袁家珩



袁家珩

袁 砍





著 色 山 水

夕寒秋  
霽煙景  
晦明遠  
浦疎林  
輕鷗下  
每于此  
際生西  
泠水閣  
孤吟閒  
賞未嘗  
不作靈  
西丹邛  
蕭淡境  
中想也





夏山煙雨



夏山煙雨  
略師王正久筆  
龍

蔡朗青

水墨山景

(牡丹)



墨筆花卉  
 林傳業  
 畫

(荷)



輕之芙蓉  
 淡荷  
 墨筆花卉  
 林傳業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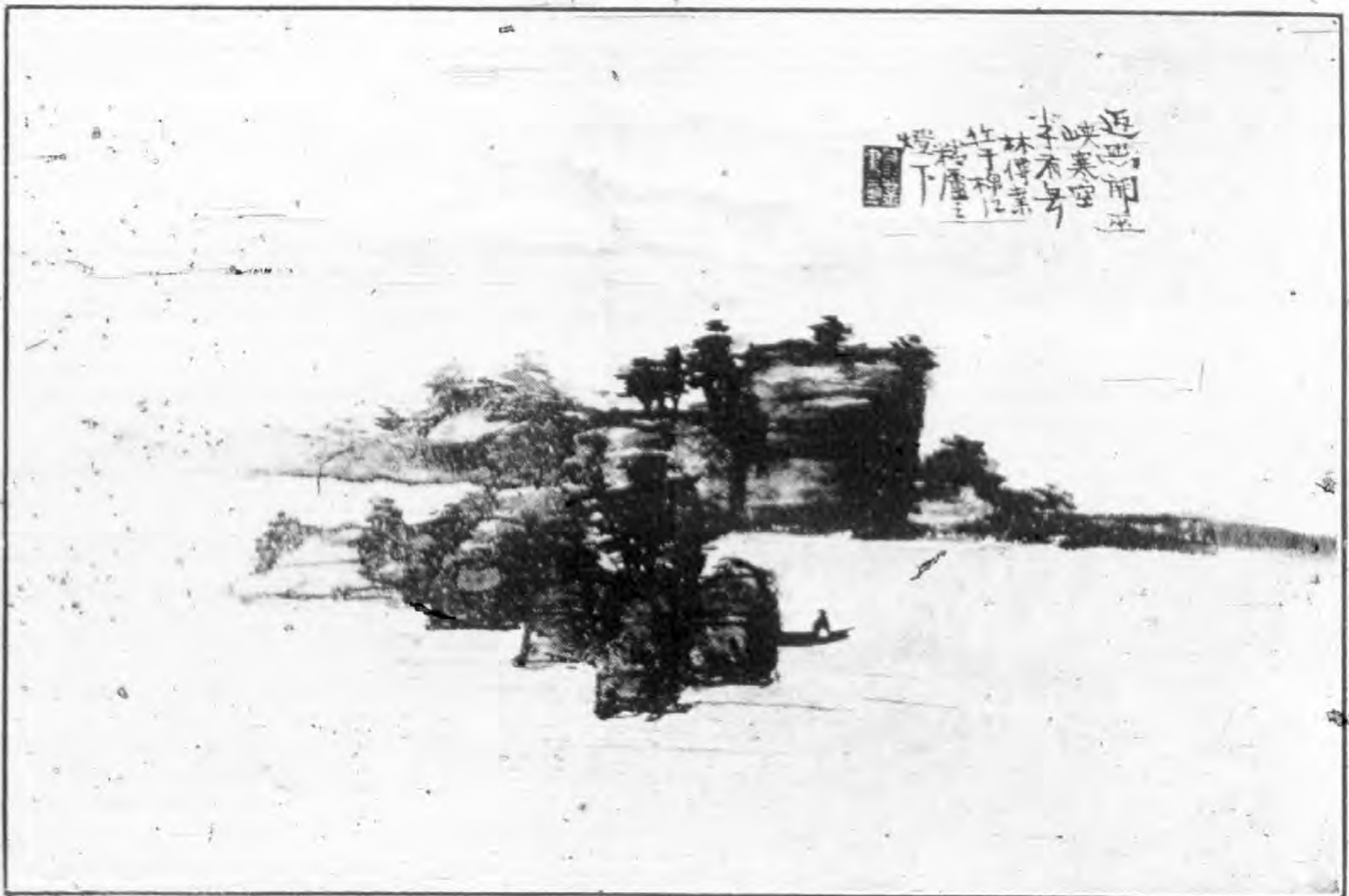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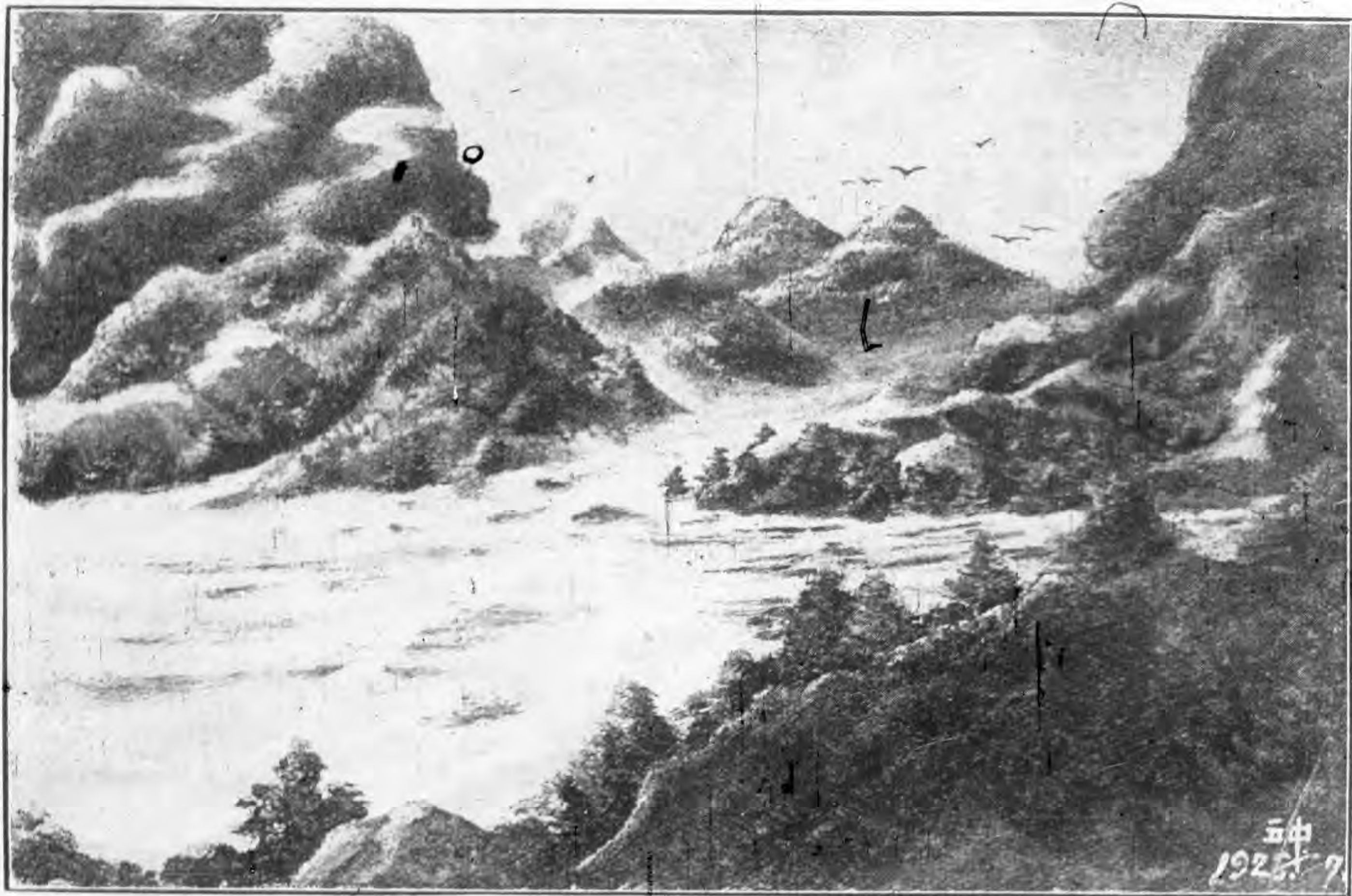
楊士衡



水 山 色 着



油畫風景



劉立中



着色山水



桐陰靜處蟬  
鳴竹影偷弄  
晚晴書卷乍  
收香篆息隔  
籬閒倚短筇  
行





影

攝



英紹田

水之泉突釣南濟

(蘭)

片花筆墨



華

郁

水·山·色·着



青 朗 蔡



刻篆

——<法書>——

藝揚

文藝



咨爾  
多士

總理  
誕辰  
日  
楊  
同  
芳  
書



陳法廣  
印

楊  
童  
紆



生活平民化思想  
革命化行動紀律  
化

如皋楊同芳學書

千年亡國淚一  
曲太平謠文字  
英雄少風雲感  
慨多

童紆

學生文藝叢刊 第六卷 第六集 目錄

卷首

自題先後兩張照片

編者

本刊投稿諸君小影

圖畫

- 著色山水（春風吹到讀書窗三色版）……………紹興 蔡朗青
- 水墨山水（瀟湘夜雨）…………… 蔡朗青
- 著色山水（巖壑無俗喧三色版）……………常熟 金若水
- 鉛筆寫生……………泰縣 朱士林
- 水墨（松石）……………藍山 陳梁
- 水墨（松石）…………… 陳梁

目錄

一





鉛筆速寫.....	北平師範	袁 砍
鉛筆速寫.....		袁 砍
鉛筆速寫.....		袁 砍
鉛筆速寫.....		袁 砍
著色山水.....		金若水
水墨山水(夏山煙雨).....	揭陽振光學校	蔡朗青
墨筆花卉(牡丹).....		林傳業
墨筆花卉(荷).....		林傳業
粉筆寫生.....	上海新華藝專	楊士衡
著色山水.....		林傳業
著色山水.....		林傳業
油畫風景.....	正定中學	劉立中
著色山水.....		金若水



攝影（濟南趵突泉之水）……………田紹英

墨筆花卉（蘭）……………鎮江佛學院 郁華

著色山水……………蔡朗青

### 書法

楊童紆字

楊同芳字

楊同芳字

楊童紆字

### 雕刻

陳涵度鐵筆

### 語體文

論新詩的將來……………北平師大 戚維翰

讀史記屈原賈誼列傳……………上海中學 蕭趙培





談談楚辭……………上海中學 朱新

宋代的詞學……………歙縣林學校 洪寬

外祖母你到那裏去了……………上海蘇州邵劍虹

夏日雜記……………蕪湖春草社 汪蔚雲

給亡友金崇彝一封信……………杭州劉紫萱女士

遊雲山石洞記……………高淳縣中 夏仁麟

### 文

原反……………如皋中學 張正

露筋祠記……………婺源縣學校 程翼雲

說怪……………廣東省立第一中學 張福瓚

泰山石敢當考……………奉化中學 胡嘉炷

論游民能否收養……………上海培德女學 呂蓁

論學生之責任……………呂蓁



目  
錄

自述研究畫學之經過	上海中國 文藝學院	戚維新
族叔夢琴先生事略	旌德	汪禮先
與友人書論方今學國文宜具有擴大之知能	上海 中學	蕭趙培
與喬寄石書	六合	振庭
代臥雲致警吾師函		振庭
與喬吉人書		振庭
遊冶父山記	廬江	金友石
榔縣名勝遊記	榔縣	首聘之
<b>語體詩</b>		
給夢裏的女郎	梅縣	笑渦
夜		笑渦
小詩		笑渦
傷痕	通州 師範	周兆烜

五





致飄泊的C	安慶中	陳以德
姑娘：你知道——	太倉中學	龔樹松
南風	蕪湖春草社	汪蔚雲
初別		汪蔚雲
月夜		汪蔚雲
蘭	安徽第四女中	黃蕊仙
秋夜小詩		黃蕊仙
寄神州的南哥		王鐵笛
故鄉	諸縣中	袁洪昌
扁舟渡海歌	南通鄉村師範	浪萍
寂寞之歌	歙縣中	黃貴時
元旦	合浦	韓倦歌
思同學		張慕渠



目  
錄

心絃……………化馮秀昆

碎片……………東王怡親

### 詩

南山匪猖獗……………興業羅儒飛

哀耀邦……………新江中學季楚材

童子軍出外露宿作此……………浙江劉秉貞

二十流懷……………通州師範周兆烜

醉後放言……………如周寬

不寐……………周寬

無題……………周寬

秋夜聞笛……………周寬

己巳揚州除夕書壁……………周寬

遊石陵山返蘇君達三詢曾有感否作此答之……………江廬徐化塵

七





春去·····	徐化慶
昭君詠·····	徐化慶
春感·····	徐化慶
贈小影與友人附之以詩·····	徐化慶
自題武裝小影·····	舉如 嚴子香
自題獨立小影·····	嚴子香
和喻水聲先生自題幽叢小憩圖原韻四律·····	縣泰 張伯良
秋江晚眺·····	張伯良
秋閨·····	張伯良
遊 Loneka 海濱感懷·····	島菲 林菊塵
月夜·····	林菊塵
夜自京口乘輪渡黃天蕩·····	縣泰 朱士林
上元節自南京至蕪湖舟中口占·····	朱士林



目錄

元宵夜蕪湖旅館中作	朱士林
七夕雨雨	朱士林
閒坐	朱士林
霜葉	朱士林
旅中遇見	鹿鉅
翠湖	劉子江
海心亭	徐敏
春宵卽事	湘鄉陶羅冰魂
寄題王文華河山依舊圖次元韻	黃子瑛
夏夜	廣東十張福瓊
南鎮嬉春詞	紹興鮑亦鑑
蘭亭	鮑亦鑑
雙寶刀歌	江廬金友石

九

祇解三首……………金友石

弔奇女子余美顏……………金友石

由外歸家夜坐小窗萬感交集書此寄慨……………金友石

秋日漫興……………金友石

弔同學戴君先撤詩……………贛江王芯滌  
中學

覆舟嘆……………湖北李嘉信  
一中

### 小說

被屏棄的花瓣……………加舉劉鑄錯

到鄉……………崑山沈光第  
師範

破廟裏的賭徒……………廣西漫雄  
二中

旅店之夜……………安徽高雪六  
三安師

聯想……………蘇州張昌煥  
中學

歸來……………蕪湖汪蔚雲  
草社





童話

一箇奇人(英國巴喀司原著).....無錫輔夫丁譯

阿嬌.....繁杜幼樵

游藝

紙牌插準.....陶柳生

空筒產鴿.....陶柳生

三點變二點.....陶柳生

香煙忽來忽去.....陶柳生

雜俎

冷話

隨筆.....梅縣笑渦

零零碎碎.....河南劉璋

空話

隨感錄.....海上王懷謙

舊話

北平的七夕.....張笑俠

詩話

求是齋詩話.....常熟縣中何家祥

友梅軒詩話.....慶安殷樂春

通訊

尤君愛梅啓事

王君思善啓事

汪君蔚雲啓事

唐君逢癡徵書啓事

蔡君建淮徵書啓事

第十六屆徵求畫題懸賞



學生文藝叢刊 第六集 卷六 目錄

卷首

自題先後兩張照片

編者

本刊投稿諸君小影

圖畫

著色山水（春風吹到讀書窗三色版）	.....	紹興 蔡朗青
水墨山水（瀟湘夜雨）	.....	蔡朗青
著色山水（巖壑無俗喧三色版）	.....	常熟 金若水
鉛筆寫生	.....	泰縣 朱士林
水墨（松石）	.....	藍山 陳梁
水墨（松石）	.....	陳梁

目錄

一





目  
錄

鉛筆速寫	.....	北平師範	袁 砍
鉛筆速寫	.....		袁 砍
鉛筆速寫	.....		袁 砍
著色山水	.....		金若水
水墨山水(夏山煙雨)	.....	揚州光學學校	蔡朗青
墨筆花卉(牡丹)	.....		林傳業
墨筆花卉(荷)	.....		林傳業
粉筆寫生	.....	上海華藝專	楊士衡
著色山水	.....		林傳業
著色山水	.....		林傳業
油畫風景	.....	正中中學	劉立中
著色山水	.....		金若水

二



目  
錄

攝影（濟南趵突泉之水）……………田紹英

墨筆花卉（蘭）……………鎮江佛學院 郁華

著色山水……………蔡朗青

### 書法

楊童紆字

楊同芳字

楊同芳字

楊童紆字

### 雕刻

陳涵度鐵筆

### 語體文

論新詩的將來……………北平師大 戚維翰

讀史記屈原賈誼列傳……………上海中學 蕭趙培

三



談談楚辭·····	上海中學	朱新
宋代的詞學·····	歙縣林學校	洪寬
外祖母你到那裏去了·····	上海旅滬公學	邵劍虹
夏日雜記·····	蕪湖春草社	汪蔚雲
給亡友金崇彝一封信·····	杭州縣	劉紫萱女士
遊雲山石洞記·····	高淳縣中	夏仁麟
<b>文</b>		
原反·····	如皋中學	張正
露筋祠記·····	婺源縣學校	程翼雲
說怪·····	廣東省立十一中學	張福瓚
泰山石敢當考·····	奉化中學	胡嘉炷
論游民能否收養·····	上海培德女學	呂蕓
論學生之責任·····		呂蕓





目  
錄

自述研究畫學之經過	上海中國文藝學院	戚維新
族叔夢琴先生事略	德	汪禮先
與友人書論方今學國文宜具有擴大之知能	上海中學	蕭趙培
與喬寄石書	六合	振庭
代臥雲致警吾師函		振庭
與喬吉人書		振庭
遊冶父山記	廬江	金友石
郴縣名勝遊記	郴縣	首聘之
<b>語體詩</b>		
給夢裏的女郎	梅縣	笑渦
夜		笑渦
小詩		笑渦
傷痕	通州師範	周兆烜

五



致飄泊的C	安慶一中	陳以德
姑娘：你知道——	太倉中學	龔樹松
南風	蕪湖春草社	汪蔚雲
初別		汪蔚雲
月夜		汪蔚雲
蘭	安徽第四女中	黃蕊仙
秋夜小詩		黃蕊仙
寄神州的南哥		王鐵笛
故鄉	諸禮縣中	袁洪昌
扁舟渡海歌	南通鄉村師範	浪萍
寂寞之歌	歙縣女中	黃貴時
元旦	合浦	韓倦歌
思同學		張慕渠



心絃.....興馮秀民

碎片.....東王怡親

詩

南山匪猖獗.....興樂縣中羅儒飛

哀耀邦.....浙中學一季楚材

童子軍出外露宿作此.....浙中九劉秉貞

二十號懷.....通州師範周兆烜

醉後放言.....知周寬

不寐.....周寬

無題.....周寬

秋夜聞笛.....周寬

己巳揚州除夕書壁.....周寬

避石岐山返蘇君達三詢曾有感否作此答之.....江廬徐化慶





春去·····	徐化塵
昭君詠·····	徐化塵
春感·····	徐化塵
贈小影與友人附之以詩·····	徐化塵
自題武裝小影·····	舉如 嚴子香
自題獨立小影·····	嚴子香
和喻水聲先生自題幽叢小憩圖原韻四律·····	舉泰 張伯良
秋江晚眺·····	張伯良
秋閨·····	張伯良
遊 Loneta 海濱感懷·····	島菲 林菊塵
月夜·····	林菊塵
夜自京口乘輪渡黃天蕩·····	舉泰 朱士林
上元節自南京至蕪湖舟中口占·····	朱士林



目錄

元宵夜蕪湖旅館中作	朱士林
七夕雨雨	朱士林
閒坐	朱士林
霜葉	朱士林
旅中遇兄	鹿鉅
翠湖	蔣徐敏
海心亭	徐敏
春宵卽事	湘鄉陶羅冰魂
寄題王文華河山依舊圖次元韻	黃子瑛
夏夜	廣東十張福瓊
南鎮嬉春詞	紹興鮑亦鑑
蘭亭	鮑亦鑑
雙寶刀歌	廬江金友石

祇解三首..... 金友石

弔奇女子余美顏..... 金友石

由外歸家夜坐小窗萬感交集書此寄慨..... 金友石

秋日漫興..... 金友石

弔同學戴君先淑詩..... 讀江中學 王芯滌

覆舟嘆..... 湖北一中 李嘉信

### 小說

被屏棄的花瓣..... 如 劉鑄錯

到鄉..... 崑山師範 沈光第

破廟裏的賭徒..... 廣西中漫 雄

旅店之夜..... 安徽師三 高雪六

聯想..... 蘇州中學 張昌煥

歸來..... 蕪湖社 汪蔚雲







### 童話

一箇奇人(英國巴喀司原著).....無錫輔夫丁譯

阿嬌.....繁杜幼樵

### 游藝

紙牌描準.....陶柳生

空筒產鴿.....陶柳生

三點變二點.....陶柳生

香煙忽來忽去.....陶柳生

### 雜俎

#### 冷話

隨筆.....梅縣笑渦

零零碎碎.....河南劉暉

#### 空話

隨感錄……………上海王懷謙

舊話

北平的七夕……………張笑俠

詩話

求是齋詩話……………常熟縣中何家祥

友梅軒詩話……………慶安殷樂春

通  
訊

尤君愛梅啓事

王君思善啓事

汪君蔚雲啓事

唐君逢癡徵書啓事

蔡君建淮徵書啓事

第十六屆徵求畫題懸賞





語

體

文

## 論新詩的將來

戚維翰

### 1. 新詩壇的沉寂

『新詩，現在似乎已經死了！』這是郁達夫在大眾文藝中所說的話。大意如此，原文我已記不清了。


『詩神死了，詩神死了，

在荒野的天郊，

那一羣潛伏著的惡魔與小鬼，

便乘著時機出來舞蹈。』

這是東山在春潮中吊新詩的詩中的第一節。



新詩神，究竟在什麼時候死了，死在什麼地方，短見淺聞的我，不曾知道；雖然有上面所引的話，也不足爲事實的鐵證；然而近年來新詩壇上的沉寂，確乎是一般人所共感的現象。

我們試回想到文學革命的初期，幾乎都以新詩爲革命的中心。當時關於新詩的論文，如劉半農的我之文學改良觀和詩與小說精神上的革新，胡適的談新詩，康白情的新詩底我見，俞平伯的詩的進化還原論，周作人的詩的效用，郭沫若的論詩和致宗白華，宗白華的新詩略談，葉紹鈞的詩的源泉，周無的詩的將來……真可謂風起雲擁，盛極一時。至於新詩的創作，自一九一六年胡適自誓要做白話詩以後，便如登高一呼，衆山皆應。一時相尙成風，似乎以能做新詩爲時髦的人物，所以不但研究文學者，爭先恐後地在詩壇上搖旗吶喊，便是研究哲學的，小學的，政治的，考據的先生們，也都爭相效顰，做幾首新詩，插足在詩壇上耀武揚威。自一九二〇年胡適的嘗試集出世以後，不但國內的文藝刊物上開遍了新詩的花朵，便是非文藝的雜誌上，也似乎





大有非登幾首新詩不足以增光的現象。繼嘗試集而出版的新詩集，如汪靜之的蕙的風，郭沫若的女神，宗白華的流雲，康白情的草兒，冰心的春水，繁星，聞一多的紅燭，徐玉諾的將來之花園，朱自清的蹤跡，劉大白的舊夢，郵吻，俞平伯的冬夜，西還及憶，劉半農的揚鞭集，胡永之的胡永之遺詩，陸志章的渡河，周作人等合著的雪朝，湖畔詩社的湖畔……到一九二四年爲止，總計五年之間，大大小小不下三十餘種。雖然以質而論，不能承認牠有很好的成績，但以量而言，亦可謂『洋洋乎盛矣！』

『盛極必衰』也似乎應了中國人的老話，生機蓬勃的新詩壇，自一九二四年以後，新詩的花朵便漸漸枯萎；到了現在，幾乎真的死了！屈指一數，最近五年來出世的新詩，除去郭沫若出過前茅，恢復和瓶，聞一多出過死水，汪靜之出過寂寞的國，劉大白出過丁寧和再造以外，冰心，俞平伯，宗白華，康白情，朱自清，徐玉諾，周作人，陸志章，劉半農，胡適等出過詩集的作者，都已匿迹消聲，不復再見於新詩壇上了。新興的作品呢，據我所見，比較可以一讀的，亦只



有徐志摩的志摩的詩和翡冷翠的一夜，石民的良夜與惡夢，馮玉的昨日之歌和北遊，章叢蕪的君山和冰塊，于廣虞的晴曦之前和魔鬼的舞蹈，焦菊隱的夜哭和他鄉，白焦的白焦，CE女士的浪花，章衣萍的種樹集，陳醉雲的玫瑰，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惡，蔣光赤的戰鼓（新夢的亦包在內）長虹的給和獻給自然的女兒，蔣山青的無譜之曲，王獨清的聖母像前，楊騷的心曲……等二十多種而已。不惟專門關於詩的刊物，如葉紹鈞等所辦的詩，和徐志摩等主辦的晨副詩鐫，不能復見，就是許多從前刊載新詩的文學刊物，如小說月報……等，亦不復見有新詩的蹤影了。從前做新詩革命的元勳劉半農，近年竟又做起七絕（見語絲）和古詩（哀王國維）來了。至於新詩的論文呢，更是絕無僅有。

唉，當日轟轟烈烈的新詩壇，今天的確是沉寂了，沉寂得像寒冬的深夜一般了！

## 2. 新詩壇沉寂的原因



新詩壇沉寂的原因，記得在新晨報副刊上曾有人說過，是「古」和「本」兩箇觀念在搗鬼。他的大意，就是說，中國人向來有「好古」和「愛本國」的習性，因為新詩是新創的，帶有洋氣的，所以大家要反對，要藐視，而不易發展。我意「古」和「本」只能算是原因中的一部，牠的內幕決不是如此的簡單。茲將我所見及的原因分述於下：

(A) 由於因襲的觀念 中國的舊體詩，雖然由四言而五言，由五言而七言，經過了不少的變遷，然而大體是「遵格律，拘音韻，講雕琢，尚曲雅」一貫的傳統下來。雖然民六以來，詩國裏經過了一度大革命，大家以「自由成章而沒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節而不拘音韻，貴質朴而不講雕琢，以白話入行而不尚典雅」的標幟為號召，然而要想在短短的期間，完全打破了幾千年來因襲的觀念，確是不容易的事。我們試看中國政治的革命，自辛亥迄今，已達十八年之久，而一般國人的封建思想，還是依然如故。何況為期更短的——僅是十年間的詩國的革命呢！



(B)由於改革的太驟，革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漸進的，一種是急進的。漸進的容易得一般人的諒解，急進的往往遭一般人的反對，這是歷史的事實。明白地告訴我們的中國自來的詩，雖由三百篇而楚辭，由楚辭而絕律，由絕律而長短句，經了幾度的改革，都是漸進式的。只有這一次的改革，卻是急進式的——簡直可說是暴動的革命。用暴動的方式，一旦來推翻了幾千年傳統下來的詩的格律、音韻、典雅等等的舊習，自然不免要受人反對。一班在舊文壇上曾經播過一點聲名的老學究們，施用他因襲的眼光，衛道的手段，來攻訐嫩芽初長的新詩，於新詩發展的前途，當然難免要遭他的打擊。加以一班提倡新詩的先生們，多因詩才太短，一時乘興出來胡謔幾句，便都退居賢路，不復問聞，無形中給人們的腦海裏印上一些藐視新詩的影像。更有少數信仰不堅的分子，竟致『中途變節』，依然投降到舊詩的旗幟之下。這麼一來，一時轟轟烈烈的新詩，便引人墮入了懷疑的雲霧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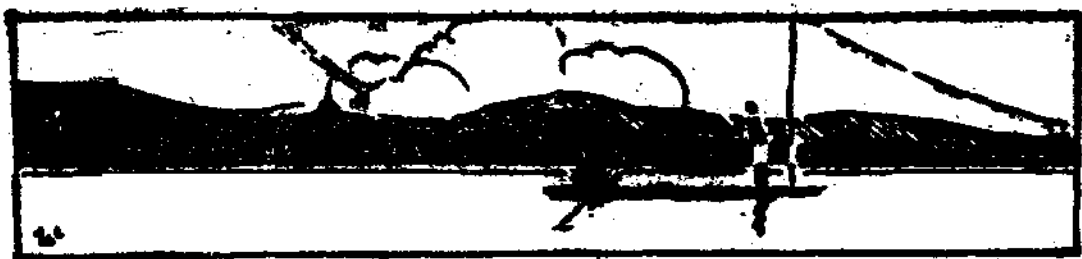
(C)由於成績的太壞，自一般作者從事於新詩嘗試以來，已達十年





之久，其間出版的專集，約有六十餘種——以簡人所見為限——據我簡人的觀察，其中除去石民的良夜與惡夢、徐志摩的志摩的詩和翡冷翠的一夜、章叢蕪的君山和冰塊、馮玉的昨日之歌和北遊、聞一多的死水、白蕉的白蕉等等十餘集，比較還算可以一讀外，其餘的詩集裏，每冊中至多也不滿十首可讀的新詩。這類『牛渡馬渤』一般的詩集，令人看了，也無怪引起對於新詩的藐視！

(D)由於人才的缺乏，說到詩的人才，不但創作者非常的少，便是鑒賞者亦寥寥無幾。我們試看自文學革命以來，小說界的成名作者，已頗不乏人。戲劇界中雖尚談不到什麼成名的作者，然而舞臺上的新劇，早已發展到相當的程度。只有詩壇卻仍然寂寞得沙漠一般，不僅找不出一箇成名的作家，並且在文壇上占不到一席相當的地位。白話的小說和新劇，似乎早已為一般人所公認，而不復聽見有什麼反對的呼聲。只有新詩卻依然得不到一般人的同情，而到處可以聽到誹笑辱罵的惡聲。其所以形成這一種狀態的



原因，一則自然是詩界裏缺少偉大的，驚人的作者，出來振臂高呼，而使新詩擡頭；一則亦由於一般人鑒賞新詩的能力缺乏所致。古人所謂「詩具別才」的話，我們固然可不必引牠來替詩人吹牛，然而詩究竟是以極經濟的文字，來表現複雜的情緒，意境，想像的文學，非具有相當的詩的藝術的修養工夫者，的確不是像小說，戲劇一般地容易鑒賞，容易創作。（因而新詩發展的途程，自然不能和小說，戲劇一般地並駕齊驅。）創作者和鑒賞者既同感缺乏，那末新詩壇那得不沉寂呢！

總之，由於新詩的歷史太短，牠差不多還是一箇乳臭的嬰兒，一切的一切，都尙幼稚得很，自然還做不出驚人的偉業。

### 3. 新詩的命運

新詩壇既沉寂得寒冬的深夜一般，那末，新詩的命運，便真的會從此「壽終正寢」麼？

要解答這箇問題，我們可以從下列的幾方面加以考慮：



(一)『詩是具著必有性』——假使有人這般問時，我可以毫不遲疑地回答：『詩是具著必有性的，因為牠是人類感情的流露。』宇宙間的人類沒有絕滅的一天，那末，詩也當然隨著存在，這不待說明就可以瞭然的。

(二)『新詩是進化的還是退化的？』——假使又有人這般問時，我也可以毫不遲疑地回答：『新詩是進化的結果。』我們中國的文學，由三百篇而楚辭，而漢賦，而唐詩，而宋詞，而元曲，都是隨時變遷，由文趨俗，逐漸進化。那末，到了現代，新詩的產生，也自然是文學進化之過程上應有的結果。何況自海外交通以來，東西洋的文化，都和中國固有的文化結了婚，則新詩的產生，尤屬勢所必至。

(三)詩有否復古的可能？——假使更有人這般問時，我也敢斷然地說：『萬萬不能。』現在中國白話文的通行，已成爲國人公認的事實，牠的所以能夠如此，便是國人的腦海裏，都浮著箇「中國的文字非實行白話不可的觀念。」文體既然變了，那末詩體的隨之而變，也是必然的事。我們可以看看



現代文壇，除去少數反動的刊物以外，試問有那箇雜誌還歡迎舊體詩？除去少數自費出版的舊詩集以外，還有那箇書局肯來出版舊詩？現在新詩集的出世，固然不爲多，但比之舊詩集卻差同天壤了。現在新詩壇固然沉寂，然而舊詩壇卻早已燬滅無遺了。目下雖還有反對新詩，懷疑新詩，和少數人由新詩回復做他的舊詩的種種現象，然而舊詩終沒有復活的可能，是可以預言的。

由此看來，詩具備必有性，新詩又爲進化的結果，而舊詩更沒有復活的可能，則新詩的命運，自然不會從此『壽終正寢』。要知道現在新詩壇的沉寂，並不是新詩的不幸，乃是一種新詩壇的好現象。因爲新詩初出世，一般文人都把牠看得太容易，任意地握筆亂寫，弄得這些產生的作品，都未曾成熟。——這，在已有的各家詩集中很可以看出，尤其是初期的作品——不但毫無裨益於新詩的提倡，反而招人輕視和懷疑，予反動者以一些口實。近來，一般作者，都似乎受了教訓，起了覺悟，開始從事於審慎的工夫，而不敢輕於嘗



試了冰心的春水十九云：

詩人！

筆下珍重！

衆生的煩悶，

待你來慰安呢！

這種筆下珍重的工夫，的確有奉勸現下詩人注意的必要。Leonard Woolf 在他的 (The Modern Nightingale) 中說：『倘然詩人們肯不顧自己地下箇命令，叫詩庫停止兌現十五年，將來的詩一定會受益不淺。』他的話雖不是對中國的新詩而發，然而中國現在的詩人的詩庫，也確乎有暫時停止兌現的必要。所以，現在詩壇的沉寂，正是必經的階段，決不是詩壇的不幸。待這箇沉寂的嚴冬過去，便是蓬勃的春天來到，燦爛的花朵不久就會滿山滿谷地開出；這是我敢爲新詩壇預祝的。

#### 4. 新詩將來的趨勢





在論新詩壇一文裏——刊民言日報文藝週刊第三期到第八期——我曾經論及過，在嘗試時期的新詩，——自一九二一——一九二四——都是寫的，而不是做的，牠的格律，音韻，都是絕對地自由。所以牠的詩篇，短的每首僅是短短地一二句，長的竟拉長到百巴行，純粹是自由詩的格調。舉一集汪靜之的蕙的風爲例，短的如欣羨：

「朝陽裏驕傲地憤怒地放著奇香的花呵。」

又如芭焦姑娘：

「芭焦姑娘呀，

夏夜在此納涼的那人兒呢？」

長的如愉快之歌：

「宇宙的萬有

都被冷酷的黑夜封鎖著了。



唱呵！唱呵！

愉快地唱呵！

前二首僅一行和二行，後一首卻長到八十七行。又每首詩中句的長短亦相差得很遠，短的往往只一二字，而長句竟有三四十字的，這在郭沫若的女神中很可以找出例來，也不必再舉。若把這期的詩，歸納成一箇公式，可以用：

斷辭 || 斷句 + 句末 ( 斷句 + 句末 + 句末 ) 。

牠的韻律，說的美觀一點，可說是內在律 (Intrinsic-Rhythm) 其實完全是——至少也大多是沒有這種自由詩 (Vers Libres) 的所以形成當時的作風，自然是含有有格律的舊體詩的反動的意味。在詩的革命時期，固然這並不能說是一種壞的現象，但所謂矯枉過正之弊，也在所不免。

上面所說的是新詩嘗試時期的概況。接著這期而起的，就是我在論新詩壇中所說的新詩壇的沉寂時期。這期中沉寂的原因和現象，在上面亦已粗略地說過，可不必多贅。此刻我所要說的，就是新詩將來的趨勢怎樣？



新詩的作者，經了嘗試時期失敗的教訓，經了沉寂時期的覺悟和審慎，那末，此後的作品，自然會另外形成一種風格。究竟將來形成一種什麼風格呢？這自然是我此文所欲解決的問題。此刻且先介紹各家的見解於後：

1. 聞一多，徐志摩等「方塊詩」的作者，主張新詩也要有嚴整的格律。聞一多的詩的格律中說：「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帶著腳鐐跳舞才跳得快，跳得好。只有不會跳舞的才怪腳鐐礙事；只有不會做詩的才感覺得格律的束縛。對於不會做詩的，格律便是表現的障礙物；對於一箇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現的利器。」他們的意思，便是說，將來的新詩定要向有嚴整的格律方面發展。

2. 草川未雨在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中說：「吾謂只是詩的表現，充滿著詩意，想像力，新生活新思想的都是詩，所以體裁並不關緊要……將來新詩的發展，大致要按著「長詩」、「短歌」、「散文詩」並行的走下去，平衡的去發展。」



3. 陳勺水在樂羣的第四期上，有律現代詩一文中，也發表過關於韻律的主張，歸納他的意見，便是：

a. 腳韻——要用相關的腳韻。

b. 平仄——憑作者自己吟味出音階的諧和，並不規定某種形式。

c. 音數——確定每詩每句的音數和逗數，而不限定每逗之間的音數。

茲舉一段他譯的詩作例：

那天然，好像一座堂皇的寺院，  
裏面有坐動的圓柱，時發譚言；  
象徵的柱林，睜著親熱的大眼，  
在寺院裏，把過往的人類觀看。

這是萬物感應的詩中之首節。「院」、「言」、「眼」、「看」便是他所謂的「腳韻」。每行十二字，便是音數的相等。「然」、「柱」、「林」、「裏」四字之下的，便是每句相等的逗數。

4. 萬斯年在火坑上論詩與韻律一文中，對於勺水的主張贊同而外，更加以修正說：

a. 腳韻——雖然要用相關的腳韻，不過每首詩裏不妨每節一換韻；每節詩裏不妨幾句一換韻，或間句用相同的腳韻，像外國詩律裏的 *croisee-rime-embrassee* 一樣。

c. 音數——除勺水規定外，或者每句的音數並不完全一律；不過，應當在每節詩裏的相當行次裏的音數，要完全相同。逗數的有無與多少，在每節相當的行次的詩句裏要一律。

萬君的主張，和聞一多的格律說完全相合；但他所說的音數和逗數，卻遠比聞君的嚴密一點。他這種音數和逗數以及腳韻的轉換說，很可以舉徐志摩的蘇蘇一詩來代表：

蘇蘇是一箇癡心的女子：

像一朵野薔薇，她的丰姿；





像一朵野薔薇，她的丰姿——  
來一陣暴風雨，摧殘了她的身世。

★ ★ ★ ★ ★

這荒草地裏有她的墓碑

淹沒在蔓草裏，她的傷悲；

淹沒在蔓草裏，她的傷悲——

阿，這荒土裏化生了血染的薔薇！

他所主張的格律，是每首詩中每小節的均齊，而於每節中每句的音數可不必均齊。勺水君的主張，卻比萬君的重要嚴密，便是每節中的每句的音數也要均齊。前者——聞萬二君的——可說是「均齊詩律」；後者——陳君的——則真正是「方塊兒詩律」了。

聞萬、陳三君，都是主張新詩要有格律，只有草川未雨君卻完全反對。

我對於新詩的腳韻，亦同意於萬君的主張。至於「均齊詩律」和「方塊





兒詩律，「都不敢贊同，雖然我寫詩時亦曾用過這兩種詩律，我所以不贊同的理由是：

中國的文字雖是單音字，似乎容易而且可以做音數相同的詩，但這只能在文言詩中適用，一用到了白話詩裏，便變成複音詞了。例如「燕草碧如絲」一句，在文言詩中是很可以五字成句。若譯成了白話，則「燕」字便非變成「北平」或「北京」的複音詞不可。「草」字今人亦多叫「草兒」。「碧」字當譯做「綠得」。「如」字當譯做「像……一般」或「像……了」。將全句譯成白話詩，便成「北平的草兒綠得像絲一般」或者「北京的草兒綠如絲了」。如若要把全詩每句的音數譯成一樣，怕是不可能的事吧！所以我意每節的行數或者可以排成一樣，而音數和逗數的均齊，則大可不必。只要像西洋詩一樣，取一箇近似均齊式。

至於腳韻的韻字，也自然沒有像舊詩那麼嚴密，我意只要韻母相同，不管牠是平，上，去，入，——例如東，冬，送，宋，同是「(O)E」的韻母——，都可通押。



我還有一點意見，是人沒有注意過的，就是新詩每行的字數，若在一首詩中，或一節詩中，每行像于廣虞的詩一般，拉得太長了，也不適於吟誦。依中國詩發展的程序，大抵由四言到五言，由五言到七言，這可以說是隨著人類語言的進化而演進的。現在既是白話詩，五言或七言的句子，自然不很適用，但拉長到二三十字一行，或一句，也違反乎人類語言的自然性，我意最好是十字左右一行，或一句，比較的合於語言的口吻和易於吟誦。即每首或每節詩中的句子，亦不宜長短差得太懸殊，這雖於詩的本質上無甚關係，而於詩的形式的美觀上，亦應加以注意。

此刻，再把我的意見歸納一下：

1. 腳韻——應有，而不限定在每句或間句一押，只要它在全詩或一節中自有一箇旋律。
2. 韻字——只要韻母相同，不分平上去入，都可通押。
3. 音數——不必限定均齊的形式，只要近似均齊式。



4. 逗數——可以自由伸縮，絕無限制。

5. 每節——能均齊合於美觀最好；但也不限制。

6. 每行字數——以十字左右為最適宜。

我認為將來新詩的形式，定是依著上面所說的方向走去。因為詩的內容，是美的情感的表現；牠的形式，也自然要有相當美的成分才行。

上面所說，都是關於詩的形式的。下面再略微說一說關於詩的實質：

就已有的各詩集中看來，牠所描寫的大抵以情詩居多，尤其是戀愛的材料，湖畔詩社可為代表。——曾有人統計一家的詩集，據說，平均每四首詩有一箇接吻。因為新詩中戀愛的材料太多了，所以往往引起一班人的反對，說新詩都是『花呀，月呀，愛呀，』等等無病呻吟的作品。記得北平日報中曾刊過一幅諷刺的圖畫，題是『新文學家的鸚鵡』，畫著一隻架上的鸚鵡，開口便是『我愛你！』三字。這可見反對新詩的心理的一斑。其實，詩，只要牠的描寫，想像，表現得好，那怕牠一箇詩集裏全是愛情的詩，也無妨害於詩集的價



值。何況詩的本質，原是在抒情，而愛情尤其是最充滿詩意的東西呢。記得某西洋教授在講詩時，曾經說過，『戀愛便是詩，沒有戀愛便不會做詩，所以詩人必須戀愛。』這種話，固然太說得過火一點，然而愛情的詩要占詩中的大部分，這是古今中外的事實。所以反對新詩多寫愛情，也實是門外漢的無聊話。

其次多的是革命的詩，大抵創造派的多屬此類。這也是時勢使然；因為現在的中國，現在的世界，正是一箇偉大的革命的洪濤澎湃的時代。

又其次是非戰的詩，這差不多各家的詩集中都有；因為中國自辛亥以來，十幾年中，戰雲瀰漫，民無寧土，厭亂的文人，心坑裏吐露非戰的呼聲，也是勢所必至的事。

又其次是被壓迫階級的詩，因目下的中國，是一箇暴風雨的時代，政治，經濟，都呈著一種不安的狀態，處處感到外力的壓迫，引起人們的煩悶；這種弱者的呼聲，當然到處可以看見。



此外，如記遊的，含哲理的，寫景的……詩，也自然都有，但成分甚少。現在的新詩的內容如此，那末，將來的新詩的內容究竟怎樣？或者說將來的新詩究向那幾方面發展呢？這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周無的詩的將來一文說，將來新詩的材料——即內容，——將向：

1. 勞動界的；
  2. 田園的；
  3. 自然的；
  4. 人生的；
  5. 平民的；
  6. 戀愛的；
  7. 兒童的；
  8. 動物的。
- 幾方面發展。



胡懷琛的古今詩歌變遷小史一文中說：「詩歌裏將來至少有六種新加入的實質：

1. 熱烈的感情；
2. 精密的科學觀察；
3. 冒險的精神；
4. 積極的享樂主義；
5. 奮鬥的精神；
6. 超越的宇宙觀。

周和胡所說的新詩將來的成分，自然不能說完全不對；不過，我以為胡君所謂「精密的科學的觀察一項，未免太流於理想。詩是情感衝動的結晶，並不是理智研究的產兒；一箇人當他的情感起衝動的時候，他的理智早已失卻了智慧，絕不能指揮情感，而使之從事於精密的科學觀察。裴各克（Thomas Love Peacock）在詩歌之四時代的結語中有云：「今日的一位詩人，





是一文明社會裏的半野蠻人。他是生活在已往的時代裏……無論詩歌培植到何等地步，它總是顧不到某些有用的學科。』真的詩人是文明社會的半野蠻人，他在詩的天國裏，只知任著情感的本能的衝動寫他的詩，外界一切的一切，都是無心而亦無暇顧及的。如果有人用精密的科學觀察來寫詩，他的詩也決計寫不好的。比如：『竹籬茅舍兩三家，』和『竹外桃花三兩枝，』兩句詩，若用科學的精密觀察，必不能模糊地說『兩三家』或『三兩枝，』而要確定它是『兩』或『三』的數目了。數目一定，不但不能成一句詩，并也失卻優美的詩意了。又如『白髮三千丈』一句詩，若用科學的解釋，便完全不通了。白髮長到三千丈，那不是一箇妖怪麼？所以我認為將來的新詩裏也永不會有精密的科學觀察的精神。

現在世界的文壇，有一箇共同的趨向，都是向著「新寫實派」奔跑。這種「普羅列脫利亞」(Proletariat)文學的洪濤，已經澎湃到中國。我們試看看現在國內出版的文藝刊物，如現代小說，拓荒，樂羣，泰東月刊，大眾文藝，已



語體文

早在做他們的無產階級文學的啓蒙工作。便是幽默派的語絲，奔流，和號稱「布爾喬亞」派的小說月報，也都努力地 toward 普羅文學方面追逐了。文壇上的趨勢既然如此，那末，將來的詩壇也自然不能不漸漸同化。所以我以為將來新詩的精神，也定要向無產文學方面發展。

叫一切人，都唱起歌來吧！

喊他的憤怒，唱他的咒罵，

要使一切小市民，和工農，

都憤恨地，訴他們的苦痛，

直把怒焰，燒得滿天通紅！

我謹引西澤隆二的無產詩集中的詩在這兒，爲將來的詩壇預祝，并做我此文的結束。

十九，三，十二日於余家胡同浙江學會。

## 讀史記屈原賈誼列傳

蕭趙培

三五



(A) 引言

這篇文章，我前後共讀過三次：一次是在五年前，一次是在前年，這次是第三次了。因為有三次細讀，所以我對於這篇文章的認識，比較其他的是要深刻，因為我對於牠認識的深刻，就敢自信地把讀後所得寫在下面，雖然其中有不少的錯誤。

(B) 作者做這篇的長處和短處

司馬遷繼承春秋，著了史記這部書，不用編年體，另創一種紀傳體，他的見識的偉大，澈底，我們當然佩服；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司馬遷雖是智者，那裏能夠無失呢！他在這篇，長處固有，短處卻也不少，現在且先說他的長處，然後說他的短處。

屈原生在戰國末年，賈誼生在西漢初年，中間相距，差不多有壹百多年，似乎不可合在一起；但是司馬遷卻不然，他以為不論什麼人，只要他們的品性相類，遭遇相同，都有合傳的可能，時代的先後，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屈原和賈



誼，時代雖然不同，但他們的懷才不遇，忠而見疑是一樣的，何況賈誼又是屈原的曠世知音，怎可不把他們合在一起呢？他這種以類相從的見識，是在他以前的人所沒有，是後來的史家所根據。

他在這篇，一共紀載他們的文章有四篇：屈原的是離騷懷沙兩篇，賈誼的是弔屈原文鵬鳥賦兩篇。他載這四篇，不是隨便的，而是經過一翻審察的工夫的。離騷這篇，人們都已知曉，所以他不把牠登載出來，離騷的宗旨，幽晦難明，所以不憚反覆申明，極力描寫，他直接為屈原發洩牢騷，間接就為自己懷沙賦是屈原的絕筆，登載出來，可使人們知道他臨死的情形。弔屈原文，是賈誼曠世相感的表現，今既把他們合傳，怎可不把這篇紀載出來？賈誼的鵬鳥賦，不是他消極的表示，而是他積極的表示，不是他達觀的表現，而是他不達觀的表現。他這篇是和青年們遇著失意，跑到咖啡店或酒店裏去，痛飲狂醉一樣，不過是極無聊的消遣罷了。司馬遷把牠登載出來，是使人們知道賈誼的思想，不是消極的表示，而是積極的更進一步。



歷史是人類過去活動有系統的記載，歷史家是要抱客觀的態度，站在第三者的地位，把過去活動的真相，很忠實地，赤裸裸地，毫無遮蔽地，記載出來，抉擇要嚴，取材要精，不好有主觀的成見存在。司馬遷於別的已不能夠這樣，可是在這篇，就格外的不能了，這也許是行文時積鬱之氣勃發不可收拾的緣故。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  
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這一段，作者論懷王昏庸，以致小人用事，忠臣被黜，極力替屈原叫屈，脫離客觀，純以主觀用事。

「屈原至於江濱……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

這樁事情，是屈原虛構？還是真有其事？那不能一定。作者采入本傳，選材似



乎有些太寬。

(C) 這篇的誤謬

讀古書，已是不容易，發覺古書的誤謬和真偽，更是不容易；要能讀古書，只要通小學就夠了，要發覺古書的誤謬和真偽，則非博考他書，明瞭當時的背景不可，我在這篇，發覺了三箇誤謬之處，這三箇誤謬之處，前人早已知道了，我不過在這裏重說一下。

「何故懷瑾握瑜，自令見放爲？」

「懷瑾握瑜」楚詞作「深思高舉」有人說司馬遷因爲楚詞中用「懷瑾握瑜」的語句很多，所以在此地把他改了；其實「深思高舉」當然要比較親切，而古文傳鈔，同異之處，自不能免，未必是史公作意所改吧！

「曾嗷恆悲兮……人心不可謂兮。」楚詞沒有這四句，其他書上也沒有，并且和後面的「曾傷爰哀……心不可謂兮。」辭意重沓，我想史公這樣有才學的人，決不會做這種「畫蛇」的工作，大概是後人增加的罷？





司馬遷在史記裏，對於漢武帝，都稱今上或上，沒有稱孝武皇帝的。他是死在漢武帝末年，但在這篇，卻有很奇怪的一段：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司馬遷對於漢武帝，竟稱起孝武皇帝來了，孝昭時，賈嘉列爲九卿，他又知道了，這一定是後世銜才的人們增加的。

(D) 屈原賈誼給我的印象

屈原因爲上見疏於君主，下見譖於同事，不能展其抱負，爲楚國着想，或爲屈原本身着想的人們，都要詛咒，痛罵，懷王的昏庸，和上官大夫的讒佞，但是倘若爲文學著想，我們就不應該詛咒他們，痛罵他們了，因爲屈原倘使沒有懷王的昏庸，和上官大夫的讒佞，他的境遇，便不會窮困，他的境遇不會窮困，他的憂愁幽思，便不會勃發，他的憂愁幽思不會勃發，便不會產生千古絕調的離騷來。懷王的昏庸，和上官大夫的讒佞，正是促進他千古至文的誕生，



我們應該祝頌他們，那裏可以詛咒他們，痛罵他們！

有人說：「屈原既遭放逐，爲什麼不到別國去以求售呢？」但是我們要曉得，屈原是「其志潔其行廉」，他肯跑到別國去，享利祿，求名譽麼？屈原的祖先是楚國的宗族，屈原和楚國的關係，是很密切，感情是很深刻，他對於楚國的衰弱，補救不能，且至被放，已是痛心極了，他情願目覩楚國逐漸弱小，不去救他，倒反跑到別國去助紂爲虐，以速楚國的滅亡，使他更痛心麼？從這二點看來，我們知道屈原的確是不願跑到別國去以求售的。

屈原既不能重用，又不願跑到別國去以求售，他想：楚國屢次損兵折將，割地求和，快要滅亡了，這種亡國的慘狀，我何忍再觀？醜陋的人們，污濁的社會，我不願再和牠們廝混了，我還是以死了之罷！但是死在那裏呢？死在地上麼？不免要受醜陋人們的污濁。死在水裏麼？澄清的江水，潔淨的魚蝦，倒可以不清我清白的身體，於是他便懷石一躍而逝啊！他這種的死，是何等清白！何等安謐！何等沉痛！



賈誼的死，他自以為和屈原相類，後世人們也以為他們是同一「忠而見疑」，其實不然；屈原是仕亂亡的楚國，賈誼是遇方興的漢朝，漢文帝的英明，不像楚懷王那麼昏亂，絳灌等人的持重，不像上官大夫那麼譏佞；長沙的譴謫，不是他境遇的極端，而是他少年急進之氣的挫折和老成練達之器的成就的關鍵，張良不替圯上老人納履，那裏能夠成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名。韓信不出淮陰少年的胯下，那裏能夠「登臺拜將，名列三傑」。賈誼要想成大事業，長沙的譴謫，怎好不耐心等待，可是他的器量太偏窄了，心境太狹小了，一不得志，便鬱鬱以死，蘇東坡說他「不能善用其才」，誠然！誠然！

但是他又說賈誼應該「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遊澆瀆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我以為不對：賈誼的品性，是何等貞潔，他的學術，是何等純正，阿附諂諛的行爲，他是決不肯做的，我們知道這種行爲，是詭詐的，虛飾的，倘使用之於君臣中間，做君主的，因為這人很阿諛，就重用他，做人臣的，因為君主要阿諛，於是不惜「降志辱身」，這樣國家還能治理麼？



如是交互影響，深中於人民的心裏，風俗還可聞問麼？所以我決定賈誼不肯這樣的。

總之，屈原的境遇，實在太不好，而賈誼的器量，太偏窄狹小。

#### (E) 結論

好了，不多說了，現在且把上面所說的，總括起來，作箇結論罷：

(一) 司馬遷把屈原賈誼合在一起，是因為他們的品性相類，遭厄相同，而賈誼又是屈原的曠世知音者。

(二) 這篇文章，完全是司馬遷「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醜壘」，所以於行文之際，過於主觀。

(三) 史記一書，迄今已有二千餘年，中間往往有增竄刪改之處，這篇就是一箇好例。

(四) 屈賈二人，懷才不遇，非常可惜！「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可作他們二人的寫照。

## 談談楚辭

朱·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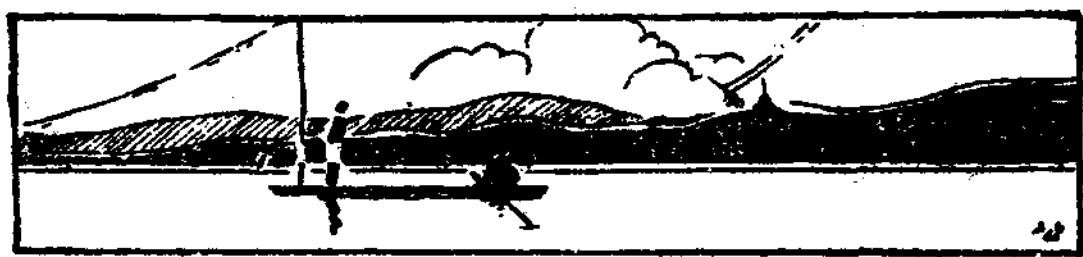
6—0



(一)  
『不見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鎔毫。』劉勰文心雕龍的辨騷贊這樣說的。舊傳楚辭十七卷，計六十多篇。作者雖不一其人，然除離騷九章等二十五篇，是屈原所作以外，其餘各篇，也都是以屈原為中心的。或者可以說：是摹做的作品。聞見後錄說：『研究屈原不能不研究楚辭；研究楚辭，不可不研究屈原。』我的談楚辭，也就以此為準。

### (二)

屈原的身世，從來沒有人發生什麼疑問的。近來有人說：天下沒有屈原這麼一箇人；因為司馬遷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文義不連屬，傳中的事實，前後相矛盾，所以不能說古時有箇屈原等話。這種疑問，似乎很厲害；其實是不對



的。司馬遷斷不能造這種奇妙的謠言。那篇傳記，更不是後人假造的，他——司馬遷不但於傳中說起屈原，在報任安書，自序，楚世家，張儀傳裏都曾提及。而且除了司馬遷的記傳外，還有新序的節士篇，也有他的事蹟。沈亞之還有屈原外傳。況且在司馬遷之前，已有賈誼的弔屈原賦，和莊忌的哀時命，難道他們都是偽造的不成？

屈原是戰國時楚人，他生長於貴族之家。他家究竟在那裏，我不能確定。按水經注：『秭歸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杜甫在夔州時，詩有：『若道上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前說指湖北西部。後者指四川東南，我們不能判定誰是。他的爸爸叫伯庸，他的姊姊叫女嬃，在離騷裏已經提及。但其他家人的多少，無由考知。

屈原曾做過「三閭大夫」。怎叫三閭大夫呢？據王逸說：『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然則屈原便是貴族三姓——「昭」、「屈」、「景」——的總管了。他又官至「



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懷王——甚任之。可見他在政治上，曾占很重要的地位了。他「明於治亂，嫺於辭令。」且又「博聞強志。」所以辦事的才幹很好，從此便召上官大夫們的嫉妒。當時秦已有吞滅六國的野心，而張儀又正相秦，屈原是主張合縱拒秦的。新序節士篇說：「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這樣看來，屈原因才而內招讒謗，秦又患之。此時雖是一生最顯赫的時候，也是禍患的起首。

爲了造憲令的事，被譖見疏於懷王。屈原雖是盡忠保國，先君而後身的，可惜懷王太不中用了，庸弱無能，毫無定見，經不起張儀的詐計和內臣的教唆，果然上了他們的當。屈原雖已見疏，不得信任，而猶不改往日的故態，始終主張拒秦，無奈懷王不聽，反信寵姬鄭袖的話，再上了張儀的當。卒至「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懷王死了，頃襄王立，此時更是「讒人高舉，賢士無名。」像「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了。屈原不能容，遂被放逐。初至





漢北，尋返棹南行，入洞庭，經沅水至淑浦。隔年又回洞庭，徘徊沅湘的江口等處，看波濤洶湧，愁思時漲，顧形單影隻，誰與爲鄰？思及往事，痛恨填胸，悲憤之極，汨羅一跳，終於結果了自己的性命！

(三)

從來許多人以爲楚辭便是離騷，加了一箇「經」字，再第一篇爲「離騷經」。如金人瑞底唱經堂彙稿說：「離騷者，屈子之書之總稱也。經者，離騷第一篇之專稱也。」他們以爲楚辭，從離騷以下各篇，都是「傳」，是解釋經——離騷的。如左傳公羊傳等，解釋春秋一樣。王逸的楚辭章句，洪興祖的補注等，都是這樣。其實不然，離騷不過是楚辭中的一篇罷了，若拿來名楚辭的全部，寧合邏輯？屈復的楚辭新注說：「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以關雎稱全詩，則楚辭爲離騷，亦猶此。而二十五篇皆離騷也。」那末，離騷既不能包括楚詞的全部，第一篇離騷經的「經」字，也可以取消了。因爲真正的作品，加了一箇「經」字，未必增光，去了也無所損，不如去了，還他本來的面目。但宋



儒朱熹的楚辭集註所謂：「經，」一傳，」又不同了。他以為離騷固然是「經」，而「傳」卻是屈原以後的作品。他的楚辭辯正說：「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按楚辭屈原離騷之謂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這是不錯的。我們細讀楚辭各篇，覺得屈原以後的作品，確乎比不上屈原所作。聞見後錄說：「楚辭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尚不得其髣髴，況其下者乎？」可見文學的天才，是不可以摹倣的。宋玉是屈原的弟子，尚不能效顰，其餘如東方朔莊忌等，雖有楚辭的形式，而精神卻差得更遠了。所以朱熹的楚辭集註，直把惜誓以下數十篇，一齊刪去，集為續離騷；只留宋玉賈誼、淮南王安的著作，附於楚辭集子裏。又補之曾搜羅一切祖述離騷的彭賦，從荀卿以下，至宋得三十八人，計九十篇，輯為變離騷。又凡與楚辭相類似的彭賦，從宋玉以下到宋時，得二十八人，共六十篇，輯為續楚辭。

明黃維章，清林雲銘輩，把所有的非屈原作品，一齊刪去。不管宋玉是弟子，不是弟子，唉！這是何等眼光呀！林雲銘說：「楚辭原本，皆有續離騷諸作，綴附



篇末大約無屈子之志，而襲其文，猶不哀而哭，不病而吟；辭雖工，非其質矣。甚至以莽大夫（揚雄）之反離騷，侈口狂詆，亦列於內，豈非辱極！余止知註屈不知屈之外，尚有人能續，尚有人敢續者。况變風變雅，實起於創，卽有學步邯鄲，斷無後來居上。原來文學上的作品，只是創作的，方有價值。一經摹效，便沒價值了。從理想方面說，應該後來的，比前人進步些；「惟其學步邯鄲」所以「斷無後來居上」。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下矣！」事實上是這樣的。

屈復本來對於楚辭很有研究的，在他的楚辭新註裏，於屈原的著作之外，單添上宋玉的九辯一篇。他以為宋玉雖比不上屈原，但是比較其餘各家，好得多。若一併刪掉，豈不可惜？我卻以為大大不然！添上了這一篇，無異畫蛇添足。這篇九辯，據王逸說：「楚大夫宋玉所作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屈原自己的「志」，讓屈原自己來述好了。別人肚痛，何必我也叫痛？雖說是出於同情，其奈屈原自己已述了，何

必再待別人贅述，多此一舉；更何用放在楚詞後頭，狗尾續貂呢？

宋玉，既經作了九辯，我們當然不忍泯滅他的作品而另有專集去收容牠。

況且牠是「賦」的創作者，在彭學史上是很有光榮的。（按：楚辭原也稱賦，

藝文志說：屈原賦二十五篇，因和宋玉等所作的賦不同，後人別稱牠是「騷

體」，我們不妨稱爲楚辭體，宋玉等的稱賦。）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後，楚

有宋玉景差唐勒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可見賦是起於宋玉的，何景明

也說：「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彭學外形的變遷，是隨時代而不同的。

結束一句話：「什麼是楚辭？是屈原那二十五篇的大作。」

## 宋代的詞學

洪寬

「詞」發源於殘唐五代，至宋而極盛。宋代的詞，正如唐代的詩，元代的曲，

明代的傳奇一樣，同是我國文學史上的特色。





宋代的詞，大概可以分作兩箇時期來說，「南渡」以前是一箇時期，「南渡」以後又是一箇時期，第一時期，可稱為詞學發達期，第二時期，可稱為詞學繁盛期。

詞，有南北派的分別。「南派」的詞，源於五代「花間」一派，溫婉秀豔，世稱詞的正宗；「北派」的詞，導於蘇軾（東坡），雄壯豪放，是詞的變體。

第一箇時期裏的著名詞人，屬於「南派」的有晏殊（同叔）、晏幾道（叔原）、張先（子野）、柳永（耆卿）、歐陽修（永叔）、秦觀（少游）、周邦彥（美成）、李清照（易安）等。晏殊詞追正宗，幾道精壯頓挫，直逼「花間」高處，張先豔麗而雅，柳永艷婉而俗，少游情詞兼勝，清遠婉約，美成精深華麗，長調尤工，易安格力高秀，推為詞家正宗，屬於「北派」的有蘇軾和黃庭堅（山谷）二人。蘇軾以前的詞，大概脫離不了「綺麗香澤」的兒女文字，到了蘇黃時代，才一變詞調，發為「激越之音」，而詞學也因此劃出南北兩派的鴻溝了。東坡的詞，意境高遠，詞調豪放，山谷雖也高妙，但往往有些地方，

不免失之粗俗。

在「南渡」後的第二箇時期裏，詞學特別發達，其中最著名的詞人，「北派」有辛棄疾（幼安），「南派」有姜夔（白石），幼安的詞，源於東坡，「才氣橫溢奇恣，大聲鞞鞳，小聲鏗鏘，橫絕六合，掃空萬古」，確是南宋一大作家。他的詞，雖屬「北派」，但穠麗溫婉的作品，也很精妙。白石對於音律很精，且會吹簫，能自創新曲，所以他的詞，有「野雲孤飛，去留無迹」之妙。

白石以後，詞人輩出，如史達祖，高觀國，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等，也可算是「一時之盛」了。

宋朝亡後，蒙族入主中華，院本戲曲，便代詞而起，因此詞學就漸漸的衰微了。所以我們就詞的歷史看來，可以說宋朝是詞學的極盛時代。

一九三〇，八，一。

外祖母你到那裏去了

邵劍虹





劍虹命途多舛。夙遭兇險。行年五齡。先母見背。七日後。先祖母又遽赴瑤池。父以生計所驅。寄萍海上。既寡伯叔。又鮮兄弟。孤苦零丁。形單影隻。年六齡。負笈來申。衣食之需。惟視華姑母是依。時先外祖母寓於滬上大姨丈家。愍余孤弱。時賜餅餌。視寒問暖。時余年僅髫齡。蠢然不覺。及長。始知先外祖母之慈愛。不亞慈母。今者余將供職社會。藉博菽水。聊娛先外祖母晚境。詎料端陽節後。二豎相侵。病入膏肓。牀第纏繞。於廢曆六月廿九日。溘然長逝。余回溯前塵。曷勝哀悼。爰將先外祖母病中狀況。約略記之。痛悼之言。奚計工拙。聊誌不忘云爾。

著述附誌

這正是意想不到的事。外祖母從我父親家到大姨丈家的時候，雖然她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但是身體多麼健旺，誰也想不到會起這不治之病的！外祖母遽歸蓬島，是一件不幸的事；而逝世在客地，更是一件不幸的事；逝世的時候，舅父——外祖母的兒子——正病危故鄉，——太倉——不能到上海治喪，這尤其是一件不幸的事！





七月廿六日的晚上，我和幾個同學乘涼歸來，這時不過八點多鐘，父親送大姨丈一家回家，清癯的臉上，滿罩著憂愁的顏色，我們見了父親的臉色，都很驚詫！

「唉！岳母又病了。」父親歎了一口氣。

「什麼，她病了麼？」我們都驚駭的問著。

「怎麼不是這幾天天氣悶得很，她因為飲食不慎，中了暑邪，現在睡倒牀上，不能起身，下午請周醫生前來診治，據說她因為上了年紀，恐怕不能夠痊愈吧！」

我們都很是憂慮，尤其是我，呆了好半天，當我睡在牀上，腦海裏的思潮，如波浪般的起伏不停，休想睡得著！

喔喔喔的雞啼聲，打破了我莽亂的思潮，起身向窗外遙望，東方已經發現了魚肚色，便坐在牀沿上靜候待旦。

晨曦的光芒，從外面射到我的房裏，大地上都是陽光；海關的自鳴鐘，鏗鏘



鐺的敲了七下；巷內小姑娘的賣花聲，婦人淨桶聲，小販叫罵聲，鬧成一片家裏的人都起來了，我胡亂吃了些點心，便雇了街車到大姨丈家。

外祖母病倒在小牀上，慈悲和祥的臉上，顯呈很可怕的灰白色，顴骨高高的聳起來，面容比平時消瘦了許多，嘴裏發出低微而斷續的呻吟。大姨母坐在牀沿上，行達表兄侍候在側。我進去見了這種景象，熱淚幾乎湧將出來，和姨母等招呼後，便走到外祖母牀前，叫了一聲「外祖母」。

她向我看了一眼，微點著頭，面上強打苦笑道：

「鑒兒，今天居然還能夠和你相見，但是，我將要和你永別了，我知道這次的病非尋常可比！」

「你的病不妨事的，再過幾天，就可痊愈，你千萬不要過於憂慮。」雖然外祖母的病已經不可治療，但是我仍舊安慰她。

幫助傭役燒飯的蘋姊，從廚房裏到我們房間來，她拖了我的手到外邊天井裏去。



「外祖母這次的病，恐怕難於告痊。」她悄悄地說：「我也沒有話回答他，祇是呆望著天上的白雲。」

蘋姊含著淚回到廚房裏去了，我也進去侍候外祖母。

她的病一天重於一天，我覺得絕對沒有轉機，在七月廿九日，我寫了快信到太倉請小姨母和振企表兄出來，八月二日早晨，父親又打電報去催促，那天中午，振兄恩恩地搭車來申，我們也沒有功夫談久別重逢的情形，只是商議外祖母的一切。

傍晚，附近的周醫生，經了我們屢次邀請，他明知外祖母的病已無法可救，但是經我們再三邀請，祇得勉強來診治。

當周醫生開了方紙，我們都趨前向他問外祖母的病狀。

「老太太的病，已沒有希望，這帖藥不過暫時補救而已。」周醫生說得很堅決，我們都覺得淒然！

悲切的我，走到外面，在隄岸邊獨自彳亍，天空裏只有皎潔的月兒，放出雪



白的光明，我不覺對月自語，也不知講些什麼。幾滴微雨，打在我的臉上，猛然從睡夢中驚醒似的，急踏著月色進去。

第二天，小姨母又和榮表妹到上海大姨丈家，外祖母已經神志昏迷，不省人事，並且時常說囈話：

是將要屆深夜睡眠的時候了，我和小姨母振行諸表兄陪夜，身子瘦弱似楊柳般的蘋姊和榮表妹，也振作精神，侍候外祖母。

客堂裏方桌上的錫箔，還沒有摺完，我和榮妹到客堂裏去摺錫箔，猛聽得裏面發出帶著哭調的呼喚聲，「外祖母醒醒！」「母親醒醒！」「外祖母不要去！」我和榮妹都很驚惶，急忙走進去，只見外祖母已經昏迷過去。

「哎呀！外祖母……」驚駭和悲哀，迫著我們叫出這種怪聲，但是外祖母仍舊不醒。

在喧譁的怪聲裏，外祖母幸而悠然甦醒。我們都得了一些小安慰，同時怪聲都停止，只有榮妹還是嚶嚶啜泣。我和蘋姊上前勸止她。



總算幸運，這一夜的外祖母，神志比前清了許多，病也大見起色，我心裏稍爲寬了些，但是，大姨母悄悄對我們說：『這並不是正式的病象，乃是迴光返照。』

果然，不出大姨母所料，在次晨六時二十五分，外祖母竟與世長逝。當她面色由灰白而轉於青白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不是好現象，連續不斷的叫她，然而她已經不能接受我們的呼聲，她的呼吸由徬促而達於停止。同時，病魔把一切的權力，都交於死神掌握。

大姨母二姨母蘋姊宜姊跪在牀前號咷大哭，幾乎暈過去，振企表兄也撫膺歎息，榮表妹更是嗚咽得慟不成聲。

我含淚走到客堂，眼前的景物，只覺得都是使人淒涼，悲傷，我不要再看這種使人淒涼悲傷的景物，但是呀，剛剛走出客堂，一張觸目驚心的外祖母的照片，呈顯在我的眼前，我的身子麻木了，我的神經紊亂了，我的四肢戰慄了，我的……



良久良久，我脫口而喊道『外祖母，你到那裏去了？外祖母，那裏是你的歸程。』

房間裏悲痛淒慘的哭聲，還沒停止，我仍舊對照片呆著出神。

一九二八·八·廿一·

——寫於淒風苦雨之夜——

## 夏日雜記

汪蔚雲

### (一) 蟬

夏天的午後，赤日照在階前，火一般強烈的光線，把空氣都蒸發得熱悶悶的；只要略為勞働了一下子，全身的汗珠便會雨也似的滴了下來！

一箇人坐在窗前，無精打采地，天氣已經熱到寒暑表九十五度以上了，既提不起一點兒精神來作事，也沒有一絲興趣去看書，只是呆呆地，呆呆地坐著，腦子裏昏沉沉地，似乎已經失去了知覺一般，似乎已經沉入了一箇幽思

裏所生出的夢境一般。

這時候，窗前的梅樹，綠葉扶疏的裏面，卻有一種又高曠又急噪的蟬聲送了出來。蟬聲是這樣的高曠，沖破了一切夏底沉默在激盪著；蟬聲又是這樣的急噪，叫得差不多每箇人的心裏都會厭煩起來。然而不論是高曠，是急噪，興奮中總帶有一種厭倦的意思，知……咯，知……咯地不停的叫著，彷彿在唱著夏底催眠曲呢！

小時候和同伴們爲捉知了——即蟬——而挨罵的故事，在這樣沉倦煩燥的蟬聲中，卻使我不知不覺的記憶起來了。

我小時候就不大頑皮，性格是很忠厚的；許多人都罵我一獸子，「我的母親也時常說我是一箇「無用的孩子。」因爲我忠厚，所以時常受著別箇頑皮孩子以及二哥的欺侮。有一次，大約我還不過十歲左右吧？一天，放了晚飯後，我跑到野外去捉了幾頭「知了」來，把牠們關在一隻火柴匣裏。不知怎麼樣被我的二哥知道了，他一聲不響的，跑到田裏去捉了一隻小青蛙來關







在我的火柴匣裏，卻把我的「知了」一齊捉了去。吃過晚飯後，我的母親因為要吃水煙，去拿起那箇火柴匣來括火柴。誰知匣子剛剛開了出來，那隻小青蛙便拚命的跳上了母親的手背，隨後才慢慢的跳到天井裏去。母親不提防的喫了一箇大驚。

我和二哥從院子裏玩罷進家，母親發怒著問小青蛙是誰捉了放在火柴匣子裏的？二哥從從容容的說：

「我看見惠——我的乳名——捉了來放在裏面的。」  
母親罵了我一大頓。

我，因為不知道「知了」怎麼會變成小青蛙，又是奇怪，又是氣惱，一句話也不說，便號咷大哭起來。母親看見我哭了，卻又安慰著我，哄騙著我，說笑話給我聽，一直到我「破涕為笑」的時候，一直到我重新跑到院子裏去玩的時候。

到現在回憶起來，這件事已經過去了有十一年，母親死去，也快要到第十



箇週年了。今年春天我和大姊到母親的厝塋前去看時，鬱茂修長的春草淒淒中，母親是再也不會罵我，再也不會安慰我了。就是我的二哥，也已經從戎在數千里外瘴氣深重的廣西，不會再來欺侮著我，不會再來冤枉著我了。哦！我的永逝的母親！我的流蕩的二哥！我就是要求你們罵我，欺我，也是永不可能的了！也是永不可能的了！

哦！不堪回憶的淒悲底往事！聽著高曠的煩燥的蟬聲，我是更加沉入了傷心的惆悵的境地中去了！

——知……咯，知……咯……

然而蟬聲仍在窗外樹陰裏不停地唱不停地叫呢，那帶著幾分有些厭倦有些苦悶底蟬聲：高曠的，煩燥的。

(二) 珠蘭和茉莉

問政山的一位農人給敬君送了兩盆珠蘭，兩盆茉莉來。

這兩天珠蘭和茉莉都盛開了。粟米似的珠蘭花一粒一粒的在青綠的枝



葉中顯露出來，好像一箇天真爛漫的少女，不知道一點悲哀，也沒有一點憂愁，對於人生只是懷著一種熱烈的希望，而她，便在這種熱烈的希望和熱情的生活中生長著，無憂無慮的生長著。茉莉卻不是這樣的了。雪白的小花常是兩三株在一起生在枝梗的盡頭。看她那箇樣子，好像一箇穿著白衣的含羞帶怯的處女。她似乎在對你欲笑，然而你逼視她的時候，她又好像嚴不可犯的樣子。她似乎時時在感到一種煩悶，然而你問著她的時候，她又亦紅著臉，靜默默的低著頭一聲不響，但是當你遠遠的走開了，她又似乎微微的歎息了起來。她，她便生活在這種不可對人言說的煩悶裏，生活在這種含羞帶怯的畏意裏。

這兩天珠蘭和茉莉都盛開了。每箇清晨我走過庭前時，總能嗅到兩種不同的而同是醉人的清幽的香氣，而我的腦子裏，同時總要印出一箇嬌憨的少女和一箇含愁的處女來。每箇夜裏我走過庭前時，總能嗅到兩種不同的而同是醉人的清幽的香氣，而我的腦子裏，同時總也要印出一箇嬌憨的少

女和一箇含愁的處女來。

這兩天珠蘭和茉莉都盛開了。但昨天，下了一陣暴風雨；我跑到庭前一看，茉莉和珠蘭都一朵朵一枝枝的垂了下來，無精打采的垂了下來。哦！她們是憔悴了！她們是憔悴了！她們的花朵上，蓓蕾上，枝葉上，還凝著一顆顆晶瑩的珠淚呢！

——噢！你病了！

我不禁要學著英國詩人物來凱哀薔薇的詩句來弔珠蘭和茉莉了。

今天睡在牀上，便看見窗外一碧如洗的晴空和炎炎如火的陽光；我望念著珠蘭和茉莉，便披了衣服起來，跑到庭前來一看，果然，茉莉和珠蘭已恢復她們的壯健的茂盛了，並且，經了這一番雨打，更加顯出她們的嬌豔和馥郁來了。

我採下了兩朵茉莉和一枝珠蘭，夾在信裏寄給蕊仙看，並且這樣的寫著：

——蕊妹！寄給你這兩朵茉莉和一枝珠蘭；她們是曾經雨的壓迫憔悴過





一次的，然而她們如今是得了陽光的救助更生了！

十九，七，八，傍晚於歙縣縣黨部

## 給亡友金崇彝一封信

劉紫萱女士

崇彝我友

知你已離了大地間的一切，隨著死之神到虛無飄渺之鄉去了。你那靈魂兒大概在頻頻地望你的家門罷！可憐你那祖慈及父母是多麼的悲痛，倘你知道，你的心靈不知要如何的絞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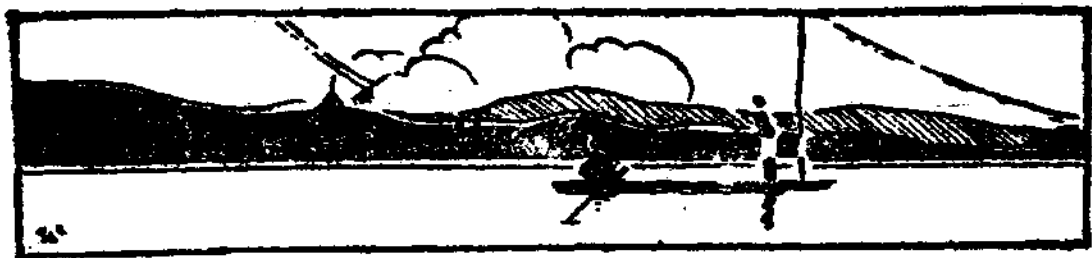
昨天你那懂懂的朋友——我——正在自修室裏看書，猛然從窗外撲進一箇可怕的消息——你離開了宇宙——啊！我那時直驚得怔了半晌，過了好一會，我那驚慌的心靈，才慢慢清醒轉來，想你那白白胖胖的身體，誰信，會如此死的這般快，而我這多病的軀殼，反能存在，這真是意想不到的。思想到此，不禁將我與你八九年來以感情結成的結晶體——淚——都滾出來了，

此時大概你亦在流你餘剩的血淚罷！

你生平的感情是熱烈的，志願是高尚的，面龐是和藹可親的，更有你那百折不同的精神更使我佩服，想到你種種的好處怎不使我悲傷呢！

現在我的腦海中如銀幕上的影片一般，一幕一幕表演出過往之事。回憶在小學肄業之時，每天放學後，那兩隻小手兒互相攜著，談著很天真的話，一路回家，走到我家的巷口，我總邀你到我家玩耍，你總不允，於是在那巷口有好一回頑皮的拖扯。唉！現在我那能再和你攜手並行呢？除非在睡夢之中。是那頑皮的拖扯，亦只不過在心坎中深深地存下一箇印象罷了。欲再想和你重游此境，是不可能的了。

我和你進初中的時候，雖是同級，可是不同組，（我校每級分甲乙兩組，不同一處上課，而算術英語，仍同在一處上課。）那時我們的形體，當然沒有同從前一樣的親近；可是我們的精神是沒有改變的，正合著古人所謂「藕斷絲連」一句話。每天下午，我和你回家，同坐在一輛人力車內，說說笑笑，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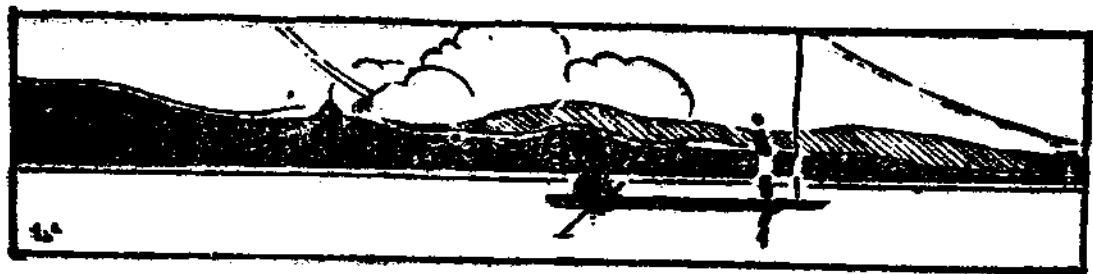
甜蜜，可是昨天回家，坐在車廂內，只剩下我這孤零零的一人坐著，這境遇你想想叫我那能受得下呢？

還有那每天上算術的時候，我和你依舊坐在一處，在未打鈴以前，你常常與我談心愛的國文，我又最愛看你活潑的筆墨，靈敏的思想，秀麗的辭句，所構成的作品。我常聽到師長們贊你，將來是一箇很有希望的文學家。唉！可是現在呢？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都是成爲幻想了！

去年你因化學的成績差了一點，以致不得升級，其時我真憂愁得很，恐你要懷悶成疾，誰知你那坦白的胸懷，百折不回的精神，仍是無所芥蒂的去承受學業。那時我們的形體當然離開得更遠了。況你又非常的用功，我不能常常擾亂你聚中的腦筋，因此就不能與你時刻談心，甚至有數日不見面之時，真可算是咫尺天涯。可是我的心仍是時刻的記念著你呢。你後來的化學成績，得了一百分，真是使我是何等的跳躍而歡欣呢！

這次的變故，亦因爲我們不能常常見面，而且前數日又有童子軍三天的





檢閱，你是童子軍隊長，當然很是辛苦，所以更不便常來擾你，并且近來我亦覺得身體很不快，心內很煩悶，所以不常步出自修室，因此你抱病了七八天，我真影響全無，及至你撒手丟下宇宙間一切的一切，驚耗傳來，我才知道啊！朋友，你真忍心這樣的，不別而行嗎？！

這次我沒有去視你的病，這是我一生最大的缺憾，你的心中不知是作何感想？大概亦在懊悔這次不會和我作別罷！

唉！那天在校門前與你會到，你含著那甜蜜而和藹可親的笑容叫我，我不是亦微笑與你照呼的嗎？並且又站著談了一會心啊！有誰知那次的見面和談話，就是我們的最後一次呀！

此時窗外和風拂拂，室內人聲寂寂，蔚藍的天空，現出悽哀，淡黃的陽光，表現沉默，一切景物，觸目俱增悲感，我不覺望著那蒼碧之天，搔著首發出悲哀之聲以動問了。

現在你在何處？大概正隨著那和藹的清風飄遊罷！你疲倦嗎？你胸懷感覺



得惆悵嗎？我想你一定在那風日平，和羣卉吐芳，百鳥飛鳴，游魚上下的天國裏的樂園優游自在。

此時我的淚珠兒只是簌簌的淌著，已浸濕了全幅的書箋，我整箇的身體已戰慄了，一枝小小的筆管兒都捉不住了，只得擱筆了，我最後的一句話是祝你在那世界內仍是快樂無窮，又希望你常常與我夢中相見，完了，餘語夢中再敘，祝你

飄遊仙境逍遙自在！

妹紫萱揮淚書

5th. 6. 1930 於杭州

## 遊雲山石洞記

夏仁麟

學校底生活，太乏味了，上午三箇鐘頭課，下午三箇鐘頭課，吃飯，自修，總是機械的，呆板的，恨不得立刻跳出了牢籠，到那久聞大名的西子湖惠泉山：：整日逛他幾天，但這只是夢想吧？那有很好的機會呢？祇有附近的山川勝

地，略可以涉足遊眺，但在高淳，所謂名山大川，都遊遍了，總感覺著無味。那麼，際此天高氣爽，遊興勃發的時候，到那裏去好呢？

同學A君主張到雲山遊石洞去，當待我們對於A君的提議，得同意者六人，稍事預備後，便立刻出發，蜂擁地出了校門，向著目的地走去。在我們還是破題兒頭一遭呢，除掉A君到過一次外。

雲山位於高淳縣的邊境，屬安徽宣城，本是一座很小的山，牠底出名，就是因為山上有二箇石洞，相傳有神仙居住，故一般人之心理，對於這『有神仙居的洞』之感覺，更是深切。每歲元宵節後，遊人如蟻，現在是九月底，所以遊人很少。

我們既出東壩鎮，接觸著大自然底景象了，胸襟覺得一暢，這時正在早晨，溫暖的太陽已伸出頭來了；一隻隻的烏鴉都很快樂地高高低低飛著；片片的白雲，被曉風吹向西去，而如醉的楓葉，點綴得暮秋更爲生色；雖然大地上另呈著一番蕭條底景象，而在久居牢籠的我們，是覺得別有意味的。



「前面的山就是了，吧？」不識路徑的我，望見一座小山發問。

「不是，不是！還早哩；前面是九龍山，才走了一半，再須趕十五里呢。」對於一切很熟悉的A君答覆我。

我們仍鼓著勇氣走；談談說說，倒不覺吃苦。約又行了一箇半鐘，到了犁頭橋，距雲山祇三里了，先找飯館吃飽飯再說，又買了些紙燭，爆竹，以備遊洞之用，倩二人做嚮導。——飯吃飽了，一切都辦好了，又開始前進，一里，二里，三里，到了，到了！到了山腳了！努力，努力！洞就在山腰了，我們很興奮地努力往上爬，一箇口徑約七尺的洞呈在我們面前了，不約而同的好奇心都鼓著兩隻腳向前跑；原來洞的周圍都是石塊，石縫裏長著很高的草，有石階十餘級，我們便一步步的循著下去，膽小的我，卻夾在衆人中間，不似先前那樣爭先了。這時那嚮導拿像很有經驗的神氣告誡我們！下面是很濕的，但是你們到了洞中，千萬不要說地下濕，這是犯忌的。你心中如不以爲潮，出來時鞋子一定乾的；如果你心中慮著潮濕，口中說著潮濕，那末潮濕就會弄髒了你的

衣服。

這種迷信之談，我們不過付之一笑而已。

到了下面，是一塊平坦的地，光線倒還不十分弱；在左右石壁上，有兩村對聯，想是近來好事者所刻。一箇不僧不道的人，在離地五六尺的石上，架木爲牀，大概是避免地上的潮濕吧？兩旁的石壁全是花岡巖，奇奇怪怪，頗饒興趣。

現在我們要更進一層了，於是以紙燭合搓起來燃著，人各一枝，那嚮導更以薪爲束，燃著跑在前面；向左邊轉了過去，又有五六級石階，我們更抖擻精神而進。這裏的境界不和先前同了；黑暗得可怕，無數的蝙蝠，吱吱的叫箇不住，不知牠們是悲鳴，是快樂，或是見了火光使然這時我心中只是幻想：「假如有毒蛇猛獸怎樣呢？石塊崩下來又怎樣呢？」雖然這樣想，而足卻仍盲目底跟他們向前移動。

「一箇猴子在石上呢！猴子，一箇——」C君忽然叫了起來，並指著叫我們看。



我們都聚攏來看時，卻是石上生著的，牠底全身凸出，而顏色較別的石塊黑些，眼耳亦隱約可辨，實在奇怪，這恐非人力所能爲，但又怎會生成的呢？這要待專家去研究了。

在那石猴的背後石上，還有一箇觀音石像，閉著眼睛，像不願看此混濁底世界，雙手捧了一瓶淨水；這時我不期起了一種感想，而默自思念：「慈悲的道人！你何不把你底淨水，洗清了人們底心呢？」但她只是默默如故。

這石像據迷信者談，又附會到鬼神上去了；他們說：「石像是玉皇大帝請來鎮妖的。」但一入我們的耳鼓，亦是以一笑報之。

我們要更進了，轉了一灣，又到第三層，地下很溼，和剛下過雨的泥土一樣，我幾乎跌了一交，蝙蝠仍是那樣的多，在中央有一石臺，擋住去路，爬上臺去，尚不費力，但石臺後面其勢很陡，欲更向前進，須越過此臺，看起來從臺上滑下去還容易，回頭欲爬上來，就有些爲難，所以大家而面相對了一回，不敢再進，只好向後轉循原路而出。摸索多時，才到第一層，總共未走到半里路。既出



洞口，大家都深深地噓了幾口氣；而且對於這久聞大名的石洞，不約而同的說了一聲：『原來如此！』

聽說山腳下還有舊洞哩！我們又本著大無畏底精神去遊；從洞外看來，兩洞是相仿，但舊洞口石塊磷磷，很難下去，但我們並不因此灰心，蹲著身子，手扶了石頭，一跨一跨的下去。下面亦是廣大的平地。

在下面，好像無路可通，找了又找，祇發現一箇小口，僂著身子纔能進去；這時我們的火種已滅，相傳裏面有隻神虎，以前遊人往往失蹤，故今相戒不入，冒險的我們，亦不免心寒！便魚貫出洞。

下山，到雲山寺休息了一會。方丈告訴我們，『在山之東有書仙洞，很陡，不能下去，以前有人在裏面讀書，會中了狀元哩！』

下午二句鐘了；我們亦遊倦了，書仙洞既不能下去，亦不去了；休息一會，便循原路返校，才出籠門的我們，又要回復牢籠底生活了……

## 十九世紀俄羅斯

# 文學家的傳略和著作思想

馮瘦菊編 俄國的文學，是他革命成功的原子，所以已引起全世界學者的研究，本書所輯，都十餘人，分作三箇時期，如黎明期內的普希金、顧谷兒，全盛期內海的珊、杜介納夫、陀思妥夫斯基、托爾斯泰，反動期內的柴霍甫、戈喀爾等等，各箇把他的小史和思想的焦點顯露出來，兼及俄國民衆的天性，俄國民衆的精神，俄國民衆的特質，俄國民衆的文字，都有相當的暗示，以供學者的研究。 一冊 八角

## 托爾斯泰生平及其學說

郎肇霄編 要研究托氏高深的學理和思想，必先對托氏的思想的發軔點和小史有整箇的認識，編者沈浸於托氏學說中有年，信仰既深，認識自切，所以他敘述起來，比較格外有意味。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四章，把托氏的幼年時代、青年時代、壯年時代、老年時代的歷史，分敘清楚，等於托氏一部詳細而有系統的小傳。下編九章，羅列托氏一生學說，而加以詮釋，如人生哲學、政治概觀、經濟哲學等種種，發揮詳細。研究托氏思想學說者，當以此為依歸。 一冊 八角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重考古今譌書考

全書一册

定價五角

顧  
實  
編

姚首源著古今譌書考。頗膾炙人口。惟周中孚謂其誤本偽說。以不譌為譌。武進顧實。因取是書再加考正。發古籍之奧蘊。正世儒之謬說。有益於後學不少。

大東書局印行

## 老子學案

老子為周末一大思想家。其學說占中國哲學史上之重要位置。歷來研究考學者。雖不乏其人。然各有卓見。語焉不全。本書集諸家之說。加以推闡。實為研究老子學說最完美之書。

郎聲雲編  
一册 大洋六角

## 荀子研究

本書共分六章。第一章評傳。第二章性惡論。第三章教育哲學。第四章心理學說。第五章政治思想。第六章結論。凡荀子之生平及其學說上種種秘蘊。俱盡于此。

陶師承編  
一册 大洋六角



宋



### 原反

張正

甚矣哉。天下事理無往而不見其反也。其所謂反。非獨紫之奪朱。鄭之亂雅。足以發人視聽已也。有兩得乎真。而適成其反者矣。又非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甲之所謂真偽。異乎乙之所謂真偽也。有以一人兼持兩說。而不嫌其為矛盾者矣。又非獨人之知力。後有勝於前。而見地因之以殊也。有兩說并時。當前而不能真。此偽彼者矣。故雖謂理始於反。而終於反。亦無不可。今試舉例以實之。將更僕所不能窮。今夫肆情歌咏。耽心麴糵。以開適無為。為高。以放逸不羈。為遷。此詩人之所崇尚也。而言修德者。誣之。辯甲兵以固圉。倡勇武以教民。斯亦



文

謀國之大經矣。而好生者。訾之爲不祥。或曰。宇宙事物。由簡而繁。由野而文。則羣治蓋日進而無所暨者。或曰。不然。古今治亂興衰。循環往復。昔人爲之而既厥者。後人再取而演之。語其變則紛。詰其實則一。是二說者。兩無以難之也。或曰。文物日進。而貪僞殘忍之風。於焉以滋。是以去古益遠。民德益漓。或曰。不然。精神界之進化。後於物質界。今之物質文明。有非初民所能夢想者。他時民德之進程。亦當如斯。前說謂古勝於今。後說謂今邁於古。兩無以難之也。厭世者曰。人之有樂。生於償欲。人智益拓。所欲益奢。其償之也。亦益不易。欲不易。償痛苦轉甚。是世界人生。終古沈淪於痛苦之域而已。樂天者曰。樂存於有所欲。而不存於償欲。所知彌廣。所欲彌宏。是正人生。搆造無已也。苦樂果由於欲耶。抑不由於欲耶。吾惡乎決之。說者謂凡民蠢蠢。囿於故說。染於時論。故恆輾轉顛躓乎迷途。而永無所進。其有進也。必自尙自由。重搆作始。反其說者。則謂人之思想情感。靡不自其祖先及其左右薰陶涵濡而來。故雖聖哲。不能有搆。有所謂搆實亦以受而得之者。合而成之。果有搆耶。抑無搆耶。吾又惡乎決之。或曰。

二



文

惟英雄能轉移運會。古今事變。不外數十英雄活躍之影。俗子紛紛。其傀儡也。或曰。英雄皆因人成事者。時勢之未逮。雖有才智。莫得而成功。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無以決之。則兩存其說而已。或曰。拂衆意而行。終不足以成事。或曰。知者寡而愚者衆。是故徇時阿俗。智者之所弗爲。順衆之爲得耶。逆衆之爲得耶。無以決之。則亦兩存其說而已。且不觀夫任人者乎。或曰。少年誠於情。短於識。多言無當。不若老成之足與謀也。或曰。世故熟而暮氣深。則有退無進。惟年少氣銳者。乃可與肩大任耳。吾懸知老成之愈於少壯。抑少壯之愈於老成也。又不觀夫言政者乎。或曰。衣食不足。禮義不興。是故經國字民。拓利其先。或曰。以言利詔民者。民亦相罔以利。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吾又惡知爲治者之宜先利而後義。抑先義而後利也。不但此也。反乎反者。謂之壹。既有反。卽有壹。是亦反矣。故有以有反爲貴者。有以有反爲眞者。有以無反爲眞者。有以反爲貴者。曰。惟反斯競。惟競斯進。是故學以辯而明。政以黨而昌。國以敵而強。以無反爲貴者。曰。治成於壹。不壹則亂。是故民族之不壹。終於分崩。政權之不壹。

三



文

卒於覆亡。或謂反有利。或謂反不利。是一反也。如前所云云。事理之相反而不害其爲真者。如彼其衆也。則謂真有反真也。而反之者亦曰。至真無二。其有二也。其一必僞。惟奪其僞而真乃見。謂真無反亦真也。是又一反也。不但此也。兩說相反而不能決。則中之說以起曰。真理惟存乎中。畸於極者。失之。反之者曰。兩說各有所短者。必各有所長。一言中則互殺其短。亦互沒其長。故端於中者無所得。或主中或不主中。是又一反也。甚矣哉。天下事理。乃無往而不見其反也。如此。

且夫真之爲言。有絕對之真焉。有相待之真焉。謂方爲方。謂圓爲圓。謂白爲白。謂黑爲黑。此皆意盡於言。無所事於辯者焉。所謂絕對之真也。說事明理之言。則性質異。是人之假言以明理也。不獨有言中之涵義。兼有言外之環象。言雖明確。但能釋其中涵之義而已。外環之象。俟諸聞者之自察焉。謂能領悟人言者。亦謂聞者意中能喚起其言外之象。適與言者意中所謂言外之象。彼此契合云爾。故猶是言也。而異其人則異其解者。以此故也。人恆有言。此理可爲知。

四



文

者。道難與俗人言。以此故也。吾輩讀書。貴在涵養知力。而不以搜聚知識爲能者。亦以此故。謂夫知力充者。乃能產出種種境界。以體察人言。以燭見真理也。其有理蹟難曉。或自來無定論者。非明舉其物。不易解決。故言外環象尙焉。說事明理之言。其性質如斯。故吾之聞人言而判其真不真也。非徒卽其中涵之義判之。實兼以其外環之象判之。持是境界以觀其言。而見夫外環之象。與其中涵之義相適。則從面目之曰真。方是時。蓋舉一切不相融合之境界。姑盡除之。不以置於心目也。若夫易境界以觀。則有於彼見其真。於此見其不真者矣。有於前見其不真。於後見其真者矣。故有其言明明爲真理。而淺人不解。強施抨擊者。其人意中。不能適得言者意中之境界。而偏執不相適之境界以迎之也。有援名言爲護符。適陷於謬妄者。泥夫真理之爲有常。而取以施諸不相適之境界。斯則引律斷獄失輕失重之類也。是故真生於適。適則真。不適則不真。此相待之真也。謂夫言中之涵義。有待於言外之境界。而始成其爲真者也。且夫真之生於適。與美善之生於適。奚以異。聯數字以爲句。人之所同也。而聲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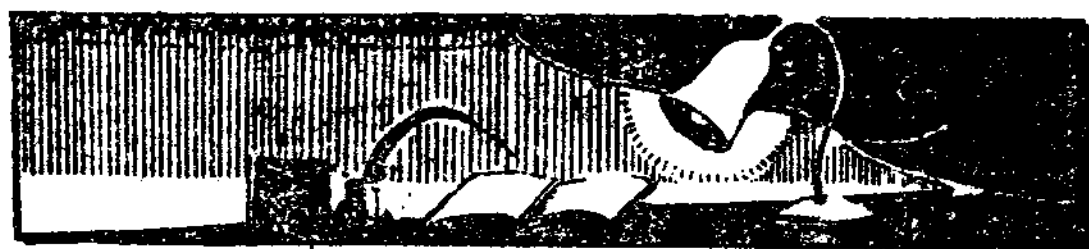
五



文

厚○重○異○焉○。合○五○官○以○爲○貌○。人○之○所○同○也○。而○矯○施○驕○嫺○殊○焉○。是○美○生○於○適○也○。殺○人○罪○也○。以○接○戰○而○殺○敵○則○非○罪○。博○施○善○也○。以○沽○名○而○市○惠○則○非○善○。是○善○生○於○適○也○。真○之○與○美○善○一○體○而○三○相○知○。美○與○善○之○生○於○適○則○又○何○疑○乎○。真○之○不○生○於○適○也○哉○。惟○真○生○於○適○。往○往○甲○乙○兩○說○。各○適○其○適○。則○雖○相○反○而○不○害○其○爲○真○。明○乎○此○則○舉○凡○事○理○之○糾○紛○矛○盾○。以○惑○吾○耳○目○者○。可○渙○然○釋○矣○。譬○如○人○有○言○曰○。思○以○扞○爲○貴○。此○言○其○不○可○不○如○是○也○。曰○。思○有○受○而○無○扞○。則○言○其○自○然○如○是○也○。曰○。羣○治○無○進○。此○以○優○劣○之○義○言○進○。指○進○步○也○。曰○。羣○治○有○進○。則○不○以○優○劣○之○義○言○進○。指○進○化○也○。曰○。古○勝○於○今○。此○第○觀○於○古○所○長○。今○所○短○而○忘○其○反○者○也○。曰○。今○勝○於○古○。則○又○第○觀○於○今○所○長○。古○所○短○而○忘○其○反○者○也○。其○它○相○反○之○論○。靡○不○類○是○。正○如○登○高○眺○遠○。移○步○易○形○。所○在○不○同○。所○見○自○異○。所○見○既○異○。所○言○自○殊○。是○故○信○某○說○之○真○。而○亟○疑○其○反○焉○者○之○妄○。妄○也○。信○某○說○之○真○。而○遂○謂○其○無○往○非○真○。亦○妄○也○。然○則○真○理○果○無○定○乎○。既○無○定○矣○。猶○得○謂○之○真○理○乎○。是○又○不○然○曰○。真○生○於○適○。則○真○若○無○定○。若○不○止○於○一○。然○而○真○必○生○於○適○。不○適○則○不○真○。是○真○之○爲○真○。又○有○定○而○無○二○者○矣○。然○則○天○下

六



文

事物之理。謂爲有反可也。謂爲無反亦可也。苟不然者。理有矛盾。而無統一。則人智已窮於用。又何真僞之足云哉。

自析理言。則真僞之說也。自決事言。則又是非之說也。言乎是非。尤紛然。其相反者矣。有以剛爲是者。卽有以柔爲是者。有以革爲是者。卽有以因爲是者。有以冒險爲是者。卽有以鎮定爲是者。有以銳進爲是者。卽有以漸進爲是者。有以權專爲是者。卽有以分權爲是者。大抵可謂之是者。執其反以觀。亦可謂之非。可謂之非者。執其反以觀。亦可謂之是。故雖聖賢豪傑之所爲。而惡之者。得援大義以相攻焉。雖亂臣賊子之所爲。而私之者。得託善名以相袒焉。若是乎。是非之無定也。惑之者。不將曰。世無真是非。何爲而不逕吾情。遂吾行乎。不知是非之生於適不適。猶諸真僞之生於適不適耳。何謂適不適。則以有利害爲之準。故有利無害。斯謂之適。有害無利。斯謂之不適。智者權事物利害之輕重。緩急。以爲是非。以大利而受小害者。謂之是。以小利而召大害者。謂之非。利在永久而害在一時者。謂之是。利不可必而害已先見者。謂之非。是故是非之爲。

七





文

言。若。無。定。而。有。定。者。也。若。相。反。實。無。反。者。也。事。之。利。害。因。時。與。地。為。轉。移。以。無。定。之。利。害。為。是。非。之。準。則。是。於。彼。者。非。於。此。是。於。昔。者。非。於。今。誠。哉。其。無。定。也。其。相。反。也。然。而。是。必。生。於。適。不。適。則。非。是。是。非。果。有。定。也。果。無。反。也。

嗟乎。天下事理之如彼其衆也。真偽是非之相反而紛然以呈者。又如此其甚也。雖在智者。澄其慮以衡之。虛其心以究之。而真偽是非之不能決。與決之不當者。猶往往然焉。明白事理之稱。所以似易實難也。若夫靡靡之夫。既淺其意識。復兩莽其心思。又或懷自便之圖。挾先入之見。朝聞甲說而奇之。心以為真。則謂理之真者。盡於甲矣。夕聞乙說而新之。心以為是。則謂事之是者。盡於乙矣。至有反乎甲乙之說。亦真亦是者。不遑察也。而似真實偽似是實非之言。偏易得羣愚之附和。一旦衍成風氣。轉有執謬說為定論者。直至其偽已禱。其非已見。而嚮之附和者。終疑彼說為天經地義。不敢指斥。有明達者。進而諍之。而言者意中之言外境象。又羣愚所莫能喻。則亦終始挾持其所奉為天經地義者。以自築重壙而已矣。雖然。使僅託諸空言。猶可說也。寢假而見諸事。施諸政。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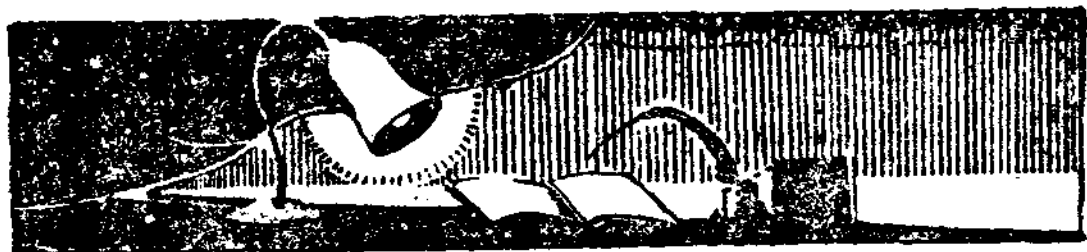
則貽害滋大。甚有以是覆其身家。墟其邦國。而猶謬託正論。迷不之悟者。烏乎。吾見夫襲美名而賈實禍。古今往往一轍也。吾恫焉。是以有茲篇之作。

### 露筋祠記

程翼雲

高郵州屬於江蘇。其地濱高郵湖。有露筋祠焉。斯祠也。何爲而構也。蓋古烈女。義不受辱。而願以血飽蚊。致於露筋。後人嘉其不苟。而視死如歸也。故爲之立祠。以表之。而名之曰露筋。示不忘也。至今。昭人耳目。想其慷慨就義。赫赫若前日事。嗚呼。偉矣。夫蚊之爲害。不過刺人肌膚。而吸其膏血。特徵疵耳。豈足以傷生哉。然則露筋之說。殆傳之者妄耶。殊不知箇人之膏血。有限。衆蚊之吸食。無窮。以有限之膏血。而供無厭之吸食。於衛生。且有妨。况處於產蚊最多之區。宿於草澤之上乎。凡蚊惟近下濕之地居多。中國蚊盛之處。高郵州其尤著者也。蓋其地多湖泊。故蚊甚盛。烈女與其嫂。行過其地。日之夕矣。數十里間。既無村落。又無逆旅。惟有一農築茅屋而居於此地。乍見二婦。招宿於其室。嫂以假寐。

九



文

草野則蚊之爲害殊不堪其苦。因寄宿焉。其姑則恐受玷辱。寧爲蚊害而不肯亂男女之防。毅然獨宿於草野間。翌日。嫂往視之。則膏血已被蚊吸盡。而露筋矣。其持身不苟而視死如歸。其節不亦可嘉。其志不亦可憫乎。嗣後濱祠諸地。時發風以驅除蚊害。說者謂爲烈女精靈上格。神明所致。馨香千古。俎豆百世。崇德報功。宜其然也。嗚呼。以一巾幘而審大節。若此。以視後世所謂堂堂之鬚眉男子。一旦臨大節而苟且惜身者。爲何如。於是益歎烈女之節。貞松柏爲不可及也。謂非女中之聖而能若是歟。或詆以爲不知從權。徒爲匹婦之諒。是則見禍規避而改節者。均得藉口爲從權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 說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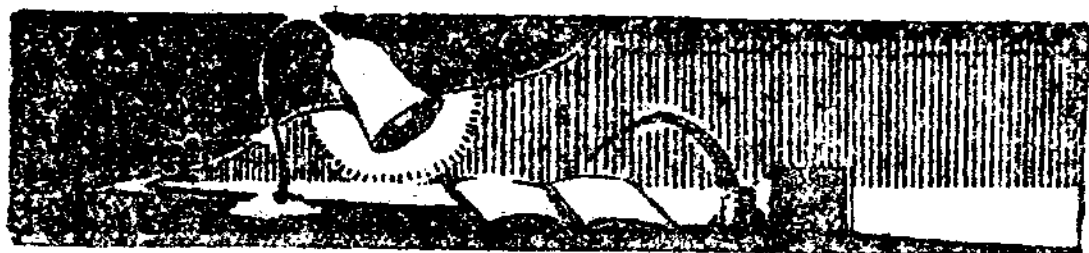
張福瓚

或問曰。古今天下萬事萬物。果有怪乎。抑無怪乎。余曰。習見者不怪。少見則多怪。明其理者不怪。不明其理者爲怪。蓋卽怪以論怪。則怪終無窮。而不卽怪以論怪。則怪於何有。是則怪與不怪。何足爲定評哉。使古時之物。見之於今。今時



文

之物見之於古則巢居穴處茹毛飲血古人習以爲常皆今人之所謂怪也。大廈高樓錦衣玉食今人恬不爲怪皆古人之所謂怪也。夫蜀犬吠日吳牛喘月彼以爲怪此以爲常可知習見者不怪少見則多怪也。且夫美之靈魂學日之催眠術我國市場中往往有吞刀吐火升空入穴之幻術變化不測動心駭目豈非怪事乎。然明其理者不足怪也。卽山海經載八翼之禽十足之獸史載生鬚之婦誕子之男豈非怪物乎。然此當古時未進化耳使其進化必歸天演淘汰之例亦不足爲怪也。至若電氣成雷地轉繞日愚人咸驚而異之曰怪也。星隕地震日月之蝕庸衆或聞而奇之曰怪也。他如水有輪船陸有汽車空有飛機電報槍械之便利留聲影畫之離奇自常人視之莫不嘆爲亙古未有之怪。然而科學發明之推測之製造之雖海市蜃樓變幻無常又奚觀其怪哉。吾於以知天下之事物明其理者不怪不明其理者爲怪也是故扛萬鈞之鼎懦夫以爲怪而烏獲以爲常游千仞之淵稚子以爲怪而沒人以爲常鼎鑊如飴十族不顧他人以爲怪而天祥孝孺以爲常然則謂天下之事物有怪也可卽謂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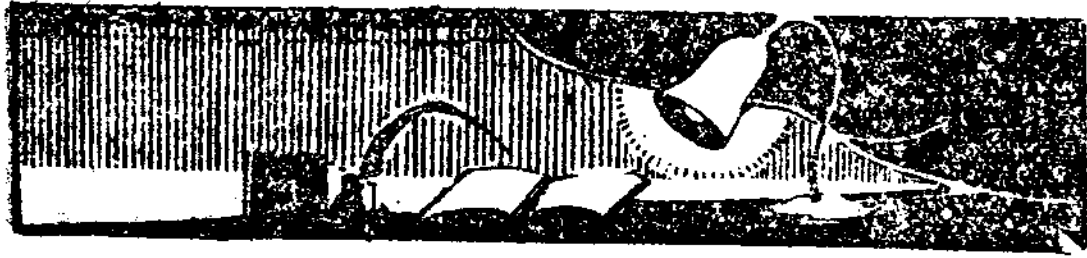
天。下。之。事。物。無。怪。也。亦。無。不。可。

三

## 泰山石敢當考

胡嘉娃

吾人常見巷口牆脚間。書有『泰山石敢當』五字。考其由來。蓋始見於史游急就篇。爲所當無敵之意。唐顏師古謂急就之例。首陳諸姓之名字。或者另有意義。一說敢當二字。乃係虛構。恰遇石姓。相配成文。後人誤其意。遂書於石上。作壓邪之用。輿地紀勝。宋慶曆中。張緯宰莆田。重新縣治。得一石。銘其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壓災邪。官吏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唐大曆縣令鄭押字記。繼古叢編。吳民盧舍。過街直衝者。必設石人或設片石。刻石敢當三字。以壓之意。本急就篇也。鄉人謂道路直衝居屋。有礙風水。邪魔惡鬼乘機而入。故牆脚書泰山石敢當。以保護之。此說蓋本於地理六字先生也。泰山二字。係後人所加。古人以爲天下大山。祇有五嶽。其中惟泰山最高。神明居之。意爲泰山之石。足可壓倒一切也。



文

## 論游民能否收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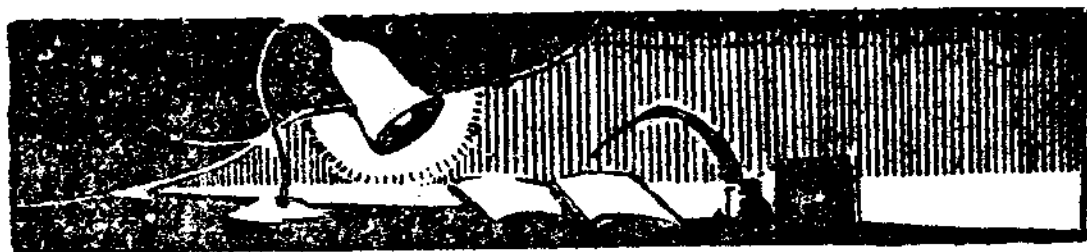
呂·蕙

以恩德加人者。則民心之感化速。以暴戾加人者。則民心之趨向難。是故賢者在位。人民必正。暴者爲政。人民必邪。夫邪心一起。卽自棄其職而流爲游民矣。卒致爲盜爲賊。爲匪類。無所不至。因是而捕之。囚之。殺戮之。加以重刑。然游民之衆。依然如故。未見其效。此所謂暴戾加人。而民心之趨向難者也。以吾觀之。欲化游民。莫如建立工廠。設習藝所。使公正人員。至各處調查。廣爲招收。量其才而授以職業。若有餘暇。又教以人倫之大道。與相當之學識。如此則游民自絕迹矣。此所謂恩德加人。而民心之感化速者也。嗚呼。居今之世。國勢日衰。爲民上者。祇知收括民財。幾與游民無異。是以游民治游民。其又誰爲之收養耶。國之治安。其可得乎。

## 論學生之責任

呂·蕙

一三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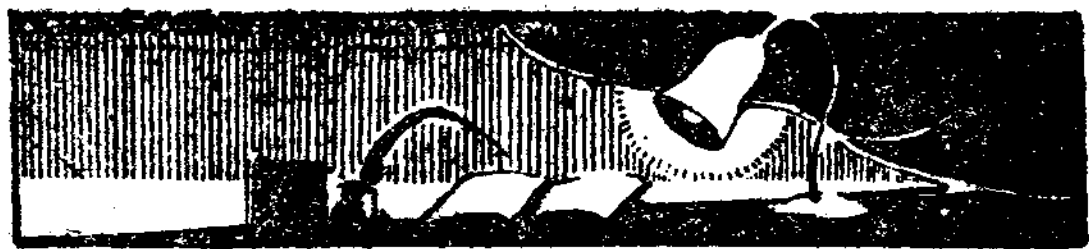
國家之強弱。地方之治亂。皆係於學生。何哉。國家之行政。地方之事務。悉賴人才以處理之。學生而能敦品勤學。則他日有得人之慶。學生而不敦品勤學。則他日有才難之歎。得人則國家強。地方治。反是則國家弱。地方亂。學生之責任重矣。為學生者。宜如何具有責任之心。以勉為有用之才乎。使學生而怠惰成性。虛費光陰而學無寸進。則己身且不能立足於社會。烏可望其治國耶。塊然形骸。一人間之廢物而已。國家而蒙此無限無用之廢物。尚有何希望之可言。是故求學之時。當勉為良好之學生。努力上進。則將來學成致用。自成名家。卓絕千古。而共致國家於富強之域。其責任豈不重哉。

### 自述研究畫學之經過

成維新

余性喜繪畫。而生長浦江僻邑也。見聞隘陋。頗自知之。初為小學教師。旋即辭去。從事於繪畫。丁卯之春。隻身赴杭州。冀於繪畫之學有所啓發。而一時無師無友。但日走城南北。徘徊於各棧家畫室。紙肆扇莊。得見心愛之作。即鈎其章

一四



文

法。記其色彩。錄其題句。回寓摹擬。如是者年餘。所得成績極多。然今日自視。皆俗不可耐。蓋當時識力幼稚。何者爲雅。何者爲俗。初未能辨別也。戊辰春。始就學於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於是有師指導。有友琢磨。西抹東塗。日積月累。似於藝術。略得門徑。是年暑假。又赴杭州。參觀西湖藝術院成績展覽會。見潘天授。林風眠諸先生之作品。一時毛髮聳然。不禁高呼絕藝。潘先生之花鳥人物。莫不魄力過人。落筆如鋤。用墨如潑。巨幀大幅。氣象雄偉。驚倒世人。而林先生之作品。尤爲超逸奇觀。以西畫之色彩。西畫之筆法。繪成國畫。以國畫式裝裱之。是謂之中西合璧。有七虎圖一幀。絕後空前。最爲雄壯。余既受二家之影響。裁取其法而摹擬之。用濕絹濕紙。滿幅塗鴉。以模糊爲氣韻。以中西混合爲奇逸。以筆鋤墨潑爲高古。以巨幀大幅爲偉觀。是年暑假中。余所作畫。皆此類也。秋季返校後。卽自信爲畫如此。方爲別開生面。而足稱迎合時代之藝術矣。如是沉酣者半年。己巳春返校後。聞教授鄭曼青先生之言論。領其畫法。始有回頭之觀念。知余以前之主張及思想。殊有錯誤之處。嗣奉代理校長劉穗九先生





文

派往全國美術展覽會充當職員。服務二十餘日。得日夕盤桓於古今諸家作品之側。飽讀唐宋元明之古畫。尤覺余以前之主見。完全與古人相反。益深知畫品之高貴者。惟理解意境神韻情味四者爲主。而不在筆鋤墨潑巨幀大幅。爲高古偉觀。更不在濕絹濕紙以模糊爲氣韻。以參合東西洋畫爲奇逸。自此而後。方信曼青先生之言。殊有來歷。而其作品俱有來源。不禁汗淚交流。痛改前非。而迷途始返矣。嗚呼。藝術之難以領略。誰是誰非。非經竭神運思。孜孜探討。未得澈底了解者。不能信口雌黃。故余不揣謏拙。將平日研究之所得。以爲藝苑未澈底了解者一告焉。竊謂今之有研究有思想之青年學者。往往以致力畫苑而漫爲提倡新畫派起見。因而誤入迷途者。十居八九。有識見有閱歷。而能迷途知返者。良爲少數。推其原因。則由青年學者。每多好奇之心。且血性未定。見識未充。一受環境之陶鑄。卽足以迷誤其心志。搖惑其思想。所謂環境陶鑄。以師傅爲最有力。最謬種流傳。弟子每誤於其師。展轉相師。師又以是誤其弟子。天下可悲之事。無過於此。夫唐宋元明諸大家。天分學力過人之作。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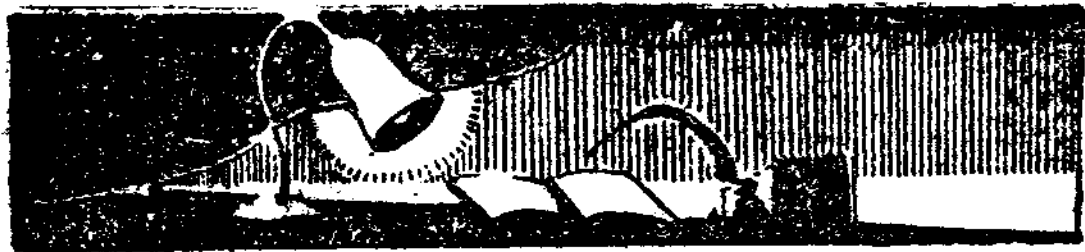


傳既鮮。獲見不多。而領悟尤爲匪易。學者拘守一先生之言。不肯深爲考索。志氣如雲。而目光如豆。先生又莫不有以己爲是。以人爲非。以己爲長。以人爲短之偏見。滔滔不返。又何怪畫苑前途。黑暗如漆耶。如余友某君。天分學力。無不有過於余。祇因境地之各殊。閱歷之不同。今所迷執。竟與余一年前之思想。無異。言念及此。不禁爲之嘆惜也。光陰荏苒。學業難成。早夜自思。良深憂懼。嗣後惟有力循正軌。以期深造。尤希迷惑青年。從速覺悟。共趨平穩之路。努力奮鬪。庶幾國畫重光。不致流入魔道。此則余所自勉。而願與人共勉者矣。

### 族叔夢琴先生事略

汪禮先

叔諱顯庭。字夢琴。一字莽臣。前清附生。爲人爽直敢言。性恬淡。善談諧。遇友朋有過失者。輒以諷諫焉。東方朔之流亞也。先是叔隨太夫人避洪楊之亂。往江西。遂家焉。叔少有大志。穎悟過人。讀書過目成誦。終身未或遺忘。背四子書。如瓶水瀉。以是士林景仰。執經問業者。踵相接。而叔未以爲介意也。中年遭逢世



文

變。家運式微。踳踳益甚。鼎革時。徇族人之請。主修宗譜。叔之力爲獨多。而禮先之粗解文義。亦以叔裁成之也。叔嘗語人曰。讀書貴有氣節。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則其存養省察。有以深契夫安命樂天之旨。誠非世之浮慕淺嘗。覬覦非分者所得比擬其萬一也。晚年窮促無所歸。依外甥姚君應桂以爲生。卒年七十有三。子三人。中殤。長幼皆卓然能自樹立。叔可謂有子矣。

綜叔一生青氈坐破。迄無所遇。卒以清貧終其身。文人結局如斯。亦大可哀已。雖然。手澤長存。與譜牒同傳不朽。而滿門桃李。又皆一時之選。則雖死不猶生乎。又何哀爲。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十六日。族姪禮先謹誌。

## 與友人書論方今學國文宜具有擴大之知

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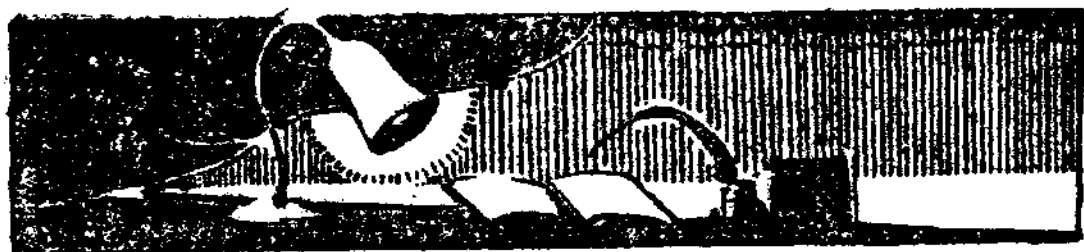
蕭趙培

馳系方般。忽奉瑤章。以學文宜具有擴大之知。能垂詢。某雖淺陋。敢不舉管見。



文

以告。夫國文豈易言哉。非有深邃之學識。巨大之眼光。雄厚之才力。胥不足以語此。而欲具此三者。則又非有擴大之知能。不爲功。所謂擴大之知能者。何也。漱六藝之芳潤。挹羣言之津液。通科學之真諦。悉世界之文化。是也。蓋文以載道。明道之謂文。詩以言志。書以道事。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故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恭儉溫良。禮教也。雍容樂易。樂教也。窮通變久。易教也。善善惡惡。春秋教也。故六藝者。國文之淵源也。能明六藝。則能明道。明道則斯可爲文。然猶未能盡文章之能事也。摛諸子之精英。探百家之理論。明文字之訓詁。通名物之考證。舉凡山川陵谷之變遷。風俗運會之遞嬗。聲明文物之紛華。鐘鼎旂常之銘識。人事老少存亡之紀。刑法食貨。戰鬥號令之具。以及歷古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綱提領挈。縷析條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作文之資料者。斯亦可謂盡文章之能事矣。雖然。重於古而輕於今。泥於舊而捨其新。仍未可也。炭養鹽酸之作用。溫寒熱濕之定量。傳聲之理。引力之原。陰電陽電之接觸。固體液體之變遷。洞悉玄奧。盡知情蘊。必如是。



書

然。後。世。界。之。趨。勢。文。明。之。過。程。風。俗。人。情。之。異。同。可。言。也。合。古。今。爲。一。爐。化。源。海。爲。環。流。馳。騁。於。古。今。翺。翔。乎。中。外。庶。幾。學。識。深。眼。光。巨。才。力。雄。博。而。約。之。繁。而。簡。之。臨。文。之。際。恢。恢。乎。遊。刃。有。餘。矣。學。國。文。者。不。當。如。是。耶。一。得。之。想。是。否。有。當。尙。乞。進。而。教。之。

### 與喬寄石書

振庭

寄石我兄惠鑒。維揚握別。倏爾五年。翹企光儀。時繁寤寐。徒以芳蹤莫悉。未敢魚雁浪投。遂致兩地相思。箇情無由申訴。言念及此。我勞曷極。邇者貴同鄉葉君某某。服務敝邑。縣立女小。課後偶相過從。互談身世。藉悉吾兄現充太倉縣黨部執行委員。既受上峯信任。復得民衆歡迎。化被民生。德洽黎庶。信乎儒者之政。異乎俗吏之爲之也。至若弟者。情性未除。學識依舊。雖奮飛之有志。奈汲引兮無人。伏櫪下槽。行將長此終老。吾兄聞之。得勿哂然失笑乎。蓋弟自辭燕中教職以後。本思繼續上進。克竟前修。嗣爲環境所限。未能實現。輾轉遷延。不



文

覺又經三載。回思師校風雨連牀。縱談心志。真不啻隔世事矣。吾兄德高望重。學粹行方。前途造就。正未可期。尙望放開眼界。結識海內英豪。則他日發抒偉抱。霖雨蒼生。不才與有榮焉。公餘之暇。尤望時賜教言。以開茅塞。則弟也拜賜多矣。握筭恩。欲言不盡。專此卽頌  
黨社。

### 代臥雲致警吾師函

振庭

前造蓮齋。備聆雅教。恩。一。別。不覺旬餘。比維文祺懋集。佳趣頻增。爲頌爲慰。茲有戀者。舊雨某君。天資穎悟。學識宏通。昔嘗同隸夫子門牆。箇性諒早洞悉。惟因立品端方。不諳逢迎之術。故自某校辭職而後。雖奮飛之有志。奈推轂。分無人。家門。蛻伏。困苦。備嘗。斯人。斯遇。能勿令人興黃鐘瓦缶之歎耶。雲與某君。誼雖同學。情若弟兄。坐視。旣。義。有。弗。忍。推。轂。又。力。苦。未。能。空。言。勸。慰。奚。補。擱。筆。之。窮。提。攜。有。心。爰。效。奏。庭。之。懇。夙。謫。夫。子。謙。虛。接。物。胞。與。爲。懷。事。不。干。己。且。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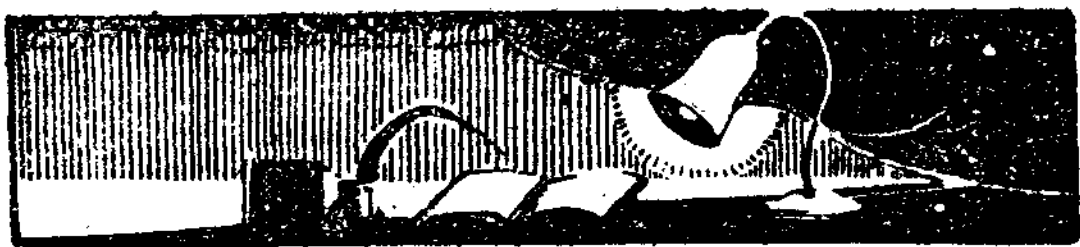
文

援手。誼關師弟。詎忘匡襄。是用不辭。謝陋。專函投前。夫子倘不以人微言輕。尙望隨時注意。竭力成全。側聞沈師某某。供職東省。位置優越。用人之處。必有權衡。夫子與彼素稱莫逆。氣味相投。如肯代致片言。力爲保薦。九鼎一言。收效較易。事成之後。某君固感戴無窮。卽臥雲亦欽仰無暨也。拳拳之忱。諸祈當意。臨穎神馳。鵠候示復。

### 與喬吉人書

振庭

燕函數上。好音不來。形體慙疎。中懷遽變。詎人事之牽染。遂魚雁之懶投。抑吾道之日孤。卽管鮑亦割席路遙。音稀真相難悉。天南地北。箇恨誰知。積此煩悶。心腸時憑秃管。將意每思絕裾而去。媿無北海交遊。突來一紙天書。允提攜於末路。深感五年道誼。喜奮發之有途。爰束行裝。待時而動。詎料反覆竟昧。前言望眼欲穿。徒彷徨於中室。椎心飲泣。將輶覆於何時。命之窮矣。天乎虐哉。謹具片言。祝君康健。還祈大教。示我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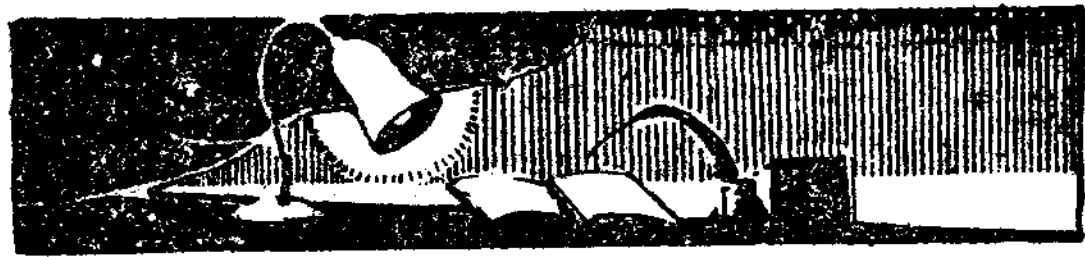
文

## 遊冶父山記

金友石

吾廬山之佳者。首推冶父。丁巳春仲。余與章君同往遊焉。風日晴和。意頗舒適。初至山麓。聞鐘聲鞳然。蓋實際寺也。寺爲唐伏虎禪師所創。明季有僧星朗。披榛闢莽。葺而新之。舊傳星朗本閩漳林氏子。登乙科。作部郎。出守廣東肇慶。道過江南。因明季之變。遂遜蹟空門。其隱君子之流歟。清初廬人延主實際寺。其徒如南洲諸和尚。皆明季文學之士。逃歸於禪。星朗著梅花詩百首。至今傳誦。是又墨名而儒行者也。寺後有星朗塔。卽其葬地。寺前有夾道數百步。老樹千章。葱鬱陰翳。鳴鳥上下。互相和答。復有小池一方。荇浮魚潛。各得天趣。遂與章君相將入寺。由羅漢堂至大雄寶殿。閣黎數輩。合十相迎。邀至客堂。烹茗相待。章君坐與僧談。余見壁間懸隸書短聯一幅云。一洗鉢歸來。雲滿袖。談經立處。雨飛花。一迺前縣令張鶴儔所書也。其餘聯額甚夥。均吾廬名宿手筆。泰半爲贈淨根和尚者。淨根精岐黃。經其診視。疾無不瘳。吾廬士大夫無不敬愛之。年





文

已七十。精神矍鑠。談論精嚴。殆又星朗之流歟。移時興辭而出。由石徑躡危巖。攀藤而上。俯瞰諸山如兒孫之拱伏。東之白湖。北之巢湖。南之黃陂。湧現眼底。略約如杯勺。洵大觀也。其最高處曰無量殿。亦伏虎禪師卓錫之所。殿旁伏虎洞。其遺跡云。再至歐冶子鑄劍處。酒冶父山。稱名所本。茲山之靈。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 郴縣名勝遊記

首聘之

我國山水之秀者。莫如吳越。山水之奇者。莫如湘楚。而楚山之尤奇者。除嶽麓南嶽諸山外。則惟郴嶺。昔韓昌黎謂郴居五嶺之中。蜿蜒扶輿。磅礴鬱積。蓋言地勢之奇特也。吾生長郴縣。性喜山水。讀書之餘。輒事遊覽。高山流水。雖無知己。而清風明月。常作主人。雖不能探吳越之秀。猶得窺楚南之奇焉。昔柳子厚嗜遊。遊必有記。俾偏僻之地。頓成名勝之區。聘於桑梓山水。既遊歷而觀玩之矣。安可以無記乎。因將所經十二處名勝之雲煙邱壑。一一筆之於書。文雖淺



陋而描景必求其真。考證必求其實。後之來遊者得此篇而參觀之。必將謂余言之非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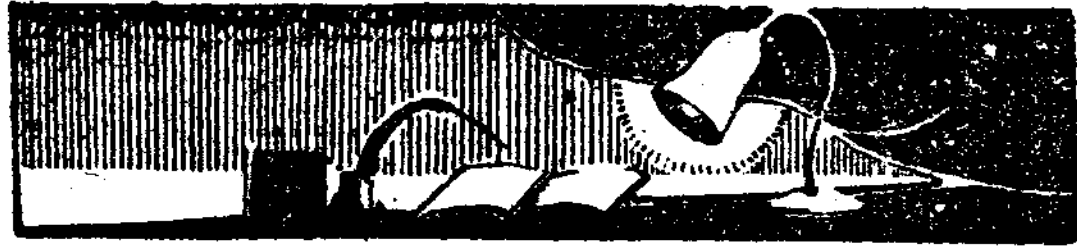
一、義帝陵。楚漢時項羽遣英布弑帝於郴江。郴人葬於縣城之西。而建廟於其前。一廳數舍。坐北朝南。寂寞空庭。壁破垣頽。遙對文廟金碧輝煌。屋宇宏敞者。殊覺盛衰異觀。廟內有一叟。詢之。據云。祠田極少。歲收穀數擔。僅足奉香火。用門前有石碑。長丈餘。寬亦數尺。上鐫重修義帝廟記。末行惟存至正五年數字。意者係元末所建歟。餘字多剝落不可讀。碑下芳草萋萋。蒙茸匝地。微風吹之。仰偃作態。廟後爲陵。形如覆盆。高與廟齊。墓木森森。大小不一。藤牽蔓引。駢織承鬚。雖在正午。陽光亦難到地。其西北牆外。荒塚纍纍。人謂月下風涼。螢火萬點。遇天陰時。又往往聞鬼哭云。其陰慘有如此者。是處餘地甚寬。昔譚公延閣駐榔。擬修築公園於此。工甫興而譚復有粵行。事遂寢。今所留遺者。惟四圍短垣。觀覽之餘。不禁深有感焉。項羽英布。身經百戰。勇冠三軍。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惟義帝廟宇常存。祭祀不絕。千秋以後。猶得遊客憑弔敬禮。然則



文

武夫之霸業。不如賢主之遺愛也遠矣。

二、叉魚亭。由義帝陵出西塔街北行。數十步爲玉皇宮。建於道上。上樓下亭。上供神像。下多小販。生意甚佳。因爲郴衡通衢也。亭側有白石牌坊。氣象巍峩。工程浩大。刻歷代邑人節孝姓氏於上。再行經火神廟。廟前爲戲臺。廟內無僧侶。寓常寧篾工數人。編織精巧。人爭購之。復前行。至叉魚亭。距亭十數武。清溪一灣。瀉於石側。水聲潺潺。上植楊柳。微風吹來。起伏飛舞。每值晴和。婦女成羣。浣洗石上。搗衣之聲。繼續不斷。與水聲時相唱和。傳入亭中。如戛玉。如鳴金。如擊瓦缶。殊覺悅耳而動聽焉。余嘗讀郴誌及邑人碑記文集。得知是亭之由來。唐憲宗迎佛骨。韓愈以諫獲罪。貶潮州。後遇赦釋歸。待命於郴。居民列炬叉魚於北湖。公往觀焉。曾作叉魚招張功曹詩。後人賢之。因建亭於湖上。以示不忘。歷年既久。不知幾經重修。而風景亦因之。今昔殊觀。昔日亭下爲北湖。湖水浩渺。一望無涯。後來年久淤塞。開墾成田。縱橫交錯。湖之遺跡。遂僅留郴一高小。後一水盈盈耳。每值月望。風平浪靜。水面如鏡。皓魄一輪。下映潭底。人步湖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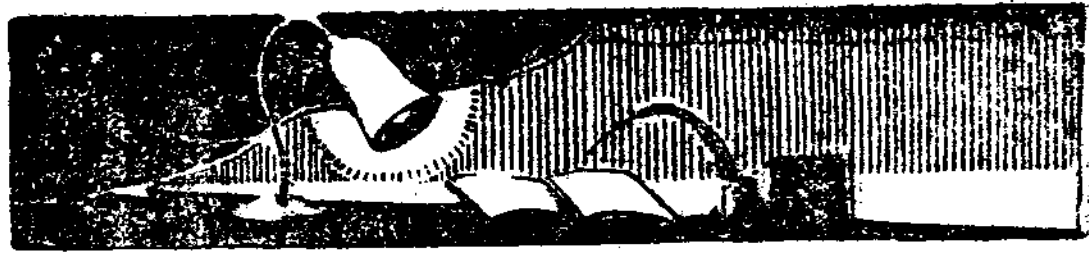


文

則月隨人行。清輝耀目。民國九年。茶陵譚公延闈駐郴。重修是亭。氣象爲之一新。門上橫嵌石匾。署韓文公叉魚亭六大字。並刻石記其事。入亭。韓公神殿在焉。殿前有樓。三面皆窗。建於田上。憑欄而望。禾苗芃芃。青黃成片。湖光水色。亦遠映窗前。樓側有石碑。刻北湖懷古詩。詩極古樸。字亦遒勁。爲清御史陳起詩。撰書寄何子貞者。碑末並有郭嵩燾羅汝懷李元度跋識。按詩籍郴城。清咸同時。爲湖南四才子之一。與魏源湯鵬左宗植齊名。

三溫泉 由叉魚亭經范公祠。行不十里。達溫泉。泉在石山下。以磚砌成三池。彼此相通。深約二尺。上下外池有溝。可以放水外流。水温約攝氏三十度。炎液暖流。不假火力。初從石隙中湧出。清澄澈底。入浴後。色變渾濁。後至者。則啓外池之口以洩之。少頃。水復清潔。仍可就濯。池上有二亭。圍以短牆。高約五尺。牆外行人。不能內窺。上一亭構造尤精。形成六角。中置石棹。瓷橙。色如白玉。光彩奪目。盥洗既畢。登亭少憩。通體爲之涼爽。近泉尙有人家。茅簷草舍。以農爲業。兼售餅餌果品。遊人饑餓。可購之以果腹。此處素不著名。人跡罕到。民國己未。

二七



文

譚公過是不勝低徊。因命鍾公鎮堊建亭。鑿池其間。而溫泉之名。遂大顯於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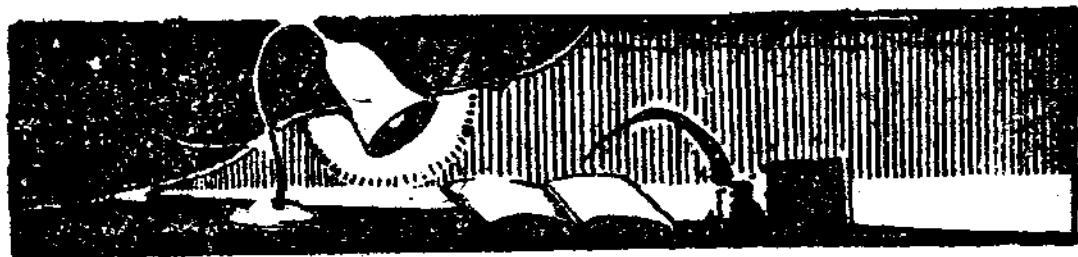
四南塔 縣城之南。層巒疊嶂。其間一岫巍然。形勢峭拔者。曰文明山。由半邊街至山麓。草木蒙茸。羊腸一徑。循途而上。頗費攀躋之力。上有古寺。據山臨谷。松柏環繞。鳥聲上下。風景絕佳。頭門署文明山三字。再進爲廟。上署鐘聲鎮楚。廟分上下二廳。上廳卽神殿。佛像莊嚴。禪室幽靜。殿側有碑。拂拭讀之。知此寺於咸豐二年時。曾被西匪縱火。焚燬殆盡。後始重新建造云。兩邊粉壁題詩多佳者。不能盡錄。僅錄二首於下。

山號文明景最幽。清閒雅韻賽仙樓。青松綠水週三面。紫燕黃鸝鬧兩頭。座擁蓮花僧意靜。瓶飛柳絮佛光流。塵埃不染風常掃。幾陣鐘聲到客舟。天然古剎壯遨遊。獨處奇峯迥不侔。極目州城千萬戶。驚心烽火兩三秋。近臨危塔沖霄立。遙看輕舟逐水流。借問此間鄉父老。古今勝蹟爲誰留。廟後地勢尤高。南塔建其上。七層八面。玲瓏屈曲。插漢凌雲。與東塔成犄角之



葉

勢。仰首視之。冠幾爲之墮。相傳古有大鐘繫頂上。巨風作時。鳴聲大振。聲聞卞  
餘里。南塔鐘聲。爲郴陽八景之一。卽此地也。今塔則猶是。而鐘已不存矣。塔下  
臥殘碑。鐫文明山南塔記。字多磨滅莫辨。惟末署乾隆八年云。塔之北面爲城  
市。萬屋沉沉。鱗次櫛比。市聲沸騰。縷縷炊煙出其上。其東郴江如帶。曲折循河  
街。淩淩北下。西則田土錯雜於岡陵起伏之間。南而萬山。高低爭出。而五蓋則  
壁立千仞。遠相朝拱。舉目四望。千奇百狀。盡入眼底。誠海內之巨觀矣。  
五。東山書院。由河街至江畔。乘渡船。船不取費。登岸後。有石階。循之而升。及  
山巔。東山書院在焉。爲縣人劉幾之少時讀書處。幾之。唐吏部天官也。及解組  
歸。專事修練。後遂與其兄宜哥弟元德於白日羽化仙去。事載九仙傳及碑文。  
自唐以來。郴之名儒。多肄業於此。迨及清末。科舉停止。是院遂亦廢置。苔蘚沒  
徑。蔓草覆階。一若未經人行者。令人感慨係之。四面無井泉。汲水須至嶺下。爲  
是處之大缺點。入門參觀。屋三棟。上棟後。卽東嶺。嶺頭建塔名東塔。較南塔爲  
低。中棟上有毛坪。臥殘碑。乾隆四十一年所刻也。古樹二。相對而立。一柑子樹。



文

一不知其名。下棟門前。梧桐三株。幹直葉茂。紅日斜射。疎影滿地。依樹而立。面市臨江。一水浩渺。陽光照處。風起波動。相激成紋。金光四射。舟船百艘。依埠傍岸。桅檣林立。是時岸上市樓。窗闌門開。黃叟青年。少婦幼女。依欄而眺。態度閒雅。歌聲樂聲歡笑聲。與河千舟上之笛聲漁鼓聲並作。院內寂寞。河市喧闐。僅隔一江。而炎涼迥不侔矣。

六來鶴樓。縣之東城有樓焉。相傳漢蘇耽仙去。化鶴歸來。止於是有少年射以彈中之。鶴始飛去。去時以爪攫板成詩。詩曰。風淅淅兮雨霏霏。城郭是兮人民非。三百甲子當來歸。吾是蘇耽。彈我何爲。事載明何侍郎子春九仙傳。殆與丁令威相類焉。州人奇之。名是樓曰來鶴樓。清舉人首永清。更作來鶴樓賦。極工。載郴誌。按來鶴樓建造極古。自漢迄今。歷朝均有修建。後規模狹小。不過一層。至清同治光緒間。始增爲三層。至民國十一年。縣人吳紹麟再事重修。而雉堞崢嶸。樓閣壯麗。遂成巨觀。

樓建東門城上。背西向東。上懸金字匾。篆書來鶴樓三大字。未置同治五年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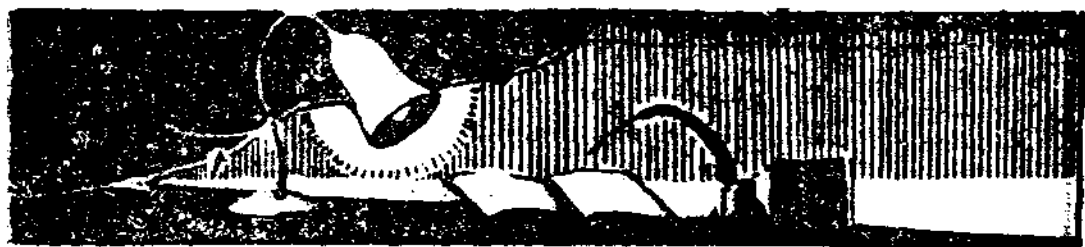


文

柱楊昌江重修。道州何紹基書。筆力遒勁純熟。愈遠愈顯。誠不愧清代著名書家也。下層窗櫺門戶。雕鏤精緻。施以朱漆。斐然可觀。門側石碑。鐫隸書極佳。爲寧鄉周震鱗書。入門上供蘇仙及文昌神位。外用玻璃匣裝盛。一塵不染。下有教室二間。係同善社設之。以訓兒童者。課程以詩文經史爲重。故匾其門曰國文專修館。上二樓爲社員所住。棹几清潔。陳設雅致。堆積佛學經典極多。樓上有木製楹聯。二係魯滌平所撰者。已不記憶。僅記皖壽張韜一聯云。「鶴化歸來。超出塵寰留仙跡。」一樓傳今古。偏存勝景在人間。」再上爲三層。樓板上鋪以粗氈。堂上懸一朱書道字。前掛黃布帳。殆同善所設以神道愚人者歟。四面開窗。可以望遠。風景殊佳。

七。蘇仙橋六角亭。由鶴樓東行。街盡爲蘇仙橋。石磴拱立。高臥洪流。白石爲欄。憑依俯視。水勢浩蕩。滾滾長流。過橋北折。有平原。爲馬濟上將馳馬地。立石題曰著鞭處。並建六角亭於側。上朝鹽局。下臨郴江。黃瓦朱欄。石案木椅。建築陳設。備極精工。入亭休息。水聲喧騰。波光溶漾。風帆岸樹。互相迎送。炎暑爲之





文

全消。

八、蘇嶺危亭。出亭循江行。折而東。至山麓。由此達蘇嶺。可分二道。一大路。一小徑。余初從大路入。雜樹夾道。草木蒙茸。曲折循之而登。及山半。地名羅漢坡。一亭亭。蘇嶺下亭也。題曰「初登仙境。共步雲梯」。有明隆慶二年路碑臥道上。斜出之。至雲中菴。爲蘇仙中寺。寺僧二人。生活極窮。折回原處。復由正路上。至亭。題曰「蓬萊在望。仙闕可攀」。中多沒字碑。僅存幾點字痕。不知何年所刻。貞珉磨滅。山名長留。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良有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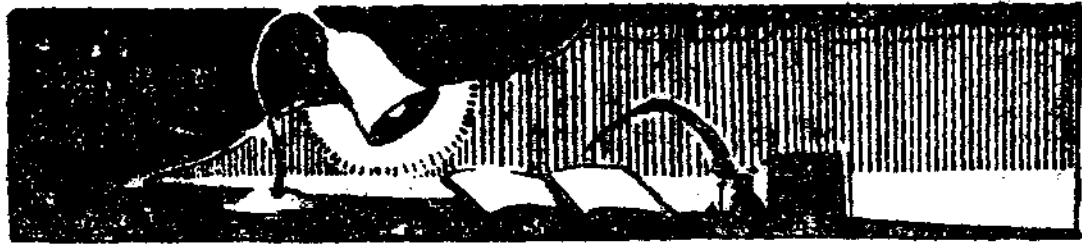
九、蘇嶺雲樹。由上亭再進。途極陡峻。左面皆石壁。多人題刻。而以清知事楊昌江所書「雲飛鶴舞」四字爲佳。石壁上面。峻嶒危厓。有古松千株。微風動之。虬枝鶴骨。偃蹇婆娑。以地勢甚高。白雲時往時來。翹首仰視。風聲樹色。如鳴玉珞。如舞雪花。蘇嶺雲松。爲郴陽八景之一。殆卽此與。

十、蘇仙寺。蘇仙名旣。漢時人也。後化鶴仙去。州人因立祠祀之。歷朝增修。遊客踵至。遂成名刹。寺門作圓形。上署「南天無二」四大字。進門一路白石爲



文

階。兩側樓上有走廊。樓下左右供神像。上題「威鎮洞府靈護仙宮」。再進過  
「超凡勝景」。入正殿。門掛「勅封蘇仙昭德真君」。金字匾。殿有八柱。均懸  
楹聯。書撰絕佳。茲錄一聯於下。「俯視塵寰。江山風月之中。試問誰人能領會。  
」「曠懷仙境。漢唐宋明而後。祇今我輩復登臨。」正殿之上為神殿。局面較  
狹。神像靈赫。香煙繚繞。善男信女之鳴鐘擊鼓。頂禮膜拜者。庭幾為滿。正殿兩  
邊有側門。一署西湖。一署南海。由南海進。有矩形大丹墀。地下苔蘚斑駁。中建  
方形花臺二。各植花木。臺側四圍。更有石臺。上置綠鉢。栽以蘭菊。時值夏季。蘭  
花盛放。簪抽紫玉。花吐黃心。幽香撲鼻。石臺之側為客房。桌椅清潔。陳設頗有  
逸致。過客多茗談於此。留餐亦可咄嗟辦。寺中雇有僕役。招待周到。而山僧所  
獲酬報。亦不菲薄。僧房又在客房之側。窗明几淨。清風徐來。爽快絕倫。兩壁字  
畫。皆名人手筆。几席陳列古玩。亦多係珍品。隨喜其中。令人心曠神怡。有竹刻  
一聯。句頗瀟灑。錄之。「知足是人間樂事。」「得閒卽世上神仙。」由西湖進。  
屋皆新建。棟宇華麗。惟無人居。倍覺清靜寂寞。屋側有曬坪。下臨深谷。千尋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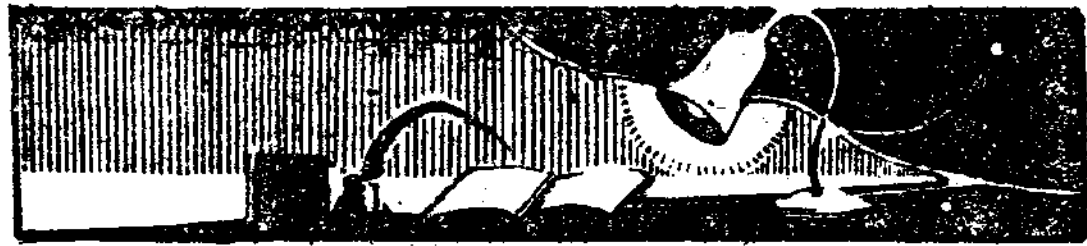
文

切不可俯視。閭閻嶺岫。江河田園。視之亦不明晰。蓋地勢甚高故也。由坪北折。有通巷極長。巷盡爲廟。下一石突出。上刻「沉香石」三字。漢蘇耽白日昇仙處也。石側白石棋盤一方。線路分明。相傳古時有仙常來手談云。語雖荒渺。跡尙存留。吾儕遊客。志存探奇尋勝。亦不必深究事之有無也。

十一、護碑亭 遊畢出寺。循原路下。及嶺半。向小徑進行。達護碑亭。亭內有三絕碑。亭外有小溪一灣。自上下瀉。其聲淙淙然。夾溪多桃樹。若遇暮春三月。桃花片片落下。散作水面文章。是時杜鵑成羣。悲春光之將去。啼聲不住。能令過客興歸與之感。宋時蘇軾秦觀米元章曾遊。是愛其風景。秦填詞。米繕寫。蘇跋其尾。鈎攀入石。以誌鴻爪。書詞均佳。誠不愧三絕之名也。後人恐爲風雨剝蝕。不能傳久。因作此護碑亭以保護之。署其門曰「桃花流水」。歷代騷人遊客之題詠。勒諸碑下者甚多。茲僅錄取一詞一詩云。

郴山爲誰遊。郴江爲誰渡。霧裏杜鵑聲。寄恨知何處。花殘春去矣。望斷數重樹。道光胡萬本題。

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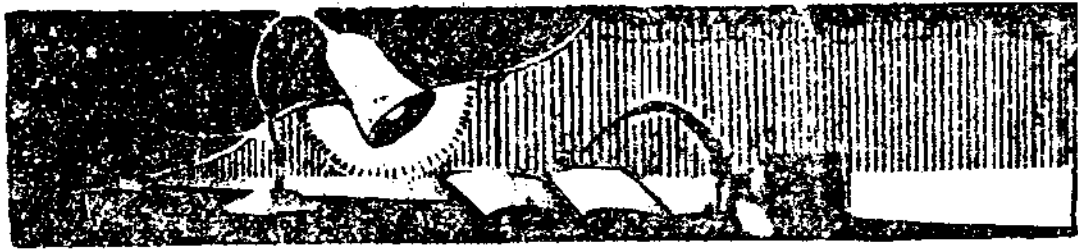


文

入洞覺春莫。殘花餘杜鵑。松聲答流水。鶴影杳諸天。山是神仙古。名因才子傳。君看三絕在。萬古壁籠煙。長沙鄒軫子雄題。

十二、白鹿洞 由護碑亭下爲白鹿洞。漢蘇仙母潘氏浣衣。郴江適有五色苔紋繞指。因取吞之。遂孕而生仙。乃擲此洞中。七日往視。有白鶴翼之。白鹿乳之。復取歸而育之。後人以爲神異。建祠洞前。而名之以白鹿。祠內有神殿。殿後爲洞。幽邃深遠。路極曲折。初入有光。漸進則暗甚。須持燭火。內中乳石雜出。如桃如鋸。如葫蘆。如手足相搏。如牛馬之下飲於溪。形狀奇詭。不一而足。色多黃。間有微赤者。頂上時或溜水。滴滴成聲。如擊敗鼓。愈深愈寒。冷氣侵人肌膚。雖在夏際。非著綿衣不能入。一日之間。而內外寒暑之差有如此。洞口有碑。題刻皆滿。多有字蹟莫辨者。因年遠代久故也。

郴陽山水。其秀不如吳越。然多奇氣。余雖喜遊。猶未能周遊而歷覽也。他姑不論。卽最著名之濂溪池。橘井泉。魚鱗山。諸處。年內亦未一往。誠憾事也。以故不敢憑空虛撰。致失林泉之真面目。他日有緣。當親履其境。據實描寫。發爲文章。



文

俾桑梓山川靈秀。不致終歸湮沒。而郴山之奇特。遂得與吳越山水之秀麗者。並傳於世。則幸矣。民國十六年冬。首聘之記於郴縣永一區鴉市首宅之菊花軒。

附注 是記稿成。並擬攝影。以作證象。不意民國十七年。家遭劫火。損失浩繁。無力舉行。而郴縣名勝。亦間有被燒燬者。向日風景。至是不免減色。邇來時局驟變。轉徙靡常。聘恐是記底稿。將歸遺失。而昔日名勝古跡。又已不完全。將來再事探訪描寫。殊不易。因急錄寄叢刊。以供衆覽。並爲後之考古者有所根據採擇焉。民國十九年夏。首聘之再識。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黨治訓育叢書

編輯者 張廷灝先生  
題字者 于右任先生  
吳稚暉先生  
蔡元培先生  
胡漢民先生  
陳希豪先生  
冷雋先生  
題序者 陳德徵先生  
曹伯權先生

考試制度成立以後：

不明瞭黨義，就無入政界的僥倖，本編所述俱是，……

黨義的精英，足予考

試者不少學力。

就是平常研究黨義的，也應以此書為唯一的巨刊。

本書選材最完全，編制最新穎，系統最清楚，內容最詳細，在黨義書裏面，任何都不能比他偉大，備了這部書，可明瞭黨的組織，使命，步驟，主義的真諦，精奧，訓政的原則，的是民衆必讀的要籍。全二十冊 定價五元

# 黨國要人言論集

海上

局書東大

行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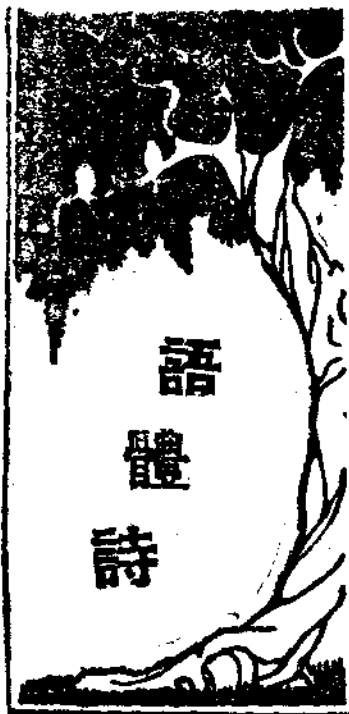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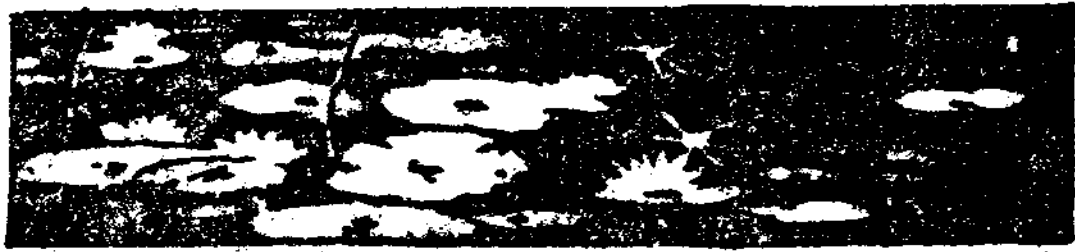
▲是富於研究性的革命書

▲是指導社會民眾的南針

本書用最新穎  
最有系統的編  
法，集各名人  
之諱論，輯成  
專集，以供現  
代社會民衆的  
新需要，

陳公博最近言論集	何應欽最近言論集	繆斌最近言論集	汪精衛最近言論集	吳稚暉最近言論集	戴季陶最近言論集	胡漢民最近言論集	黨國要人最近的幾封信
----------	----------	---------	----------	----------	----------	----------	------------

一册大洋三角	一册大洋二角	一册大洋二角	一册大洋三角	二册大洋五角	三册大洋六角	二册大洋五角	一册大洋三角
--------	--------	--------	--------	--------	--------	--------	--------



□ 給夢裏的女郎 笑 渦

喂！我至尊貴的安琪兒！

你是住在花心還是霧裏！

爲什末我找遍了天地底盡頭，

終尋不到你祕密的蹤跡？

我記得那朦朧的深夜裏，

你翩翩地飛入我孤獨的房裏；

語體詩

你身上白玉蘭花似的香氣呀，  
迷醉了我房裏一切的東西！

我記得你把我抱在懷中，  
像慈母似地把我安慰；

你還擺動你象牙似的一雙手兒，  
趕去我周圍的猙獰的魔鬼！

但那冷酷的夜風呀！

忍心地吹破我無限甜美的夢境；  
而你天嬈的身體和奇異的芬芳，  
便像一顆水泡般在海洋裏頭消失！



現在呀，我將不懷一點驚心和  
失望，

讓我底心靈找遍整箇夢境；  
倘能在露底心裏或虹底盡頭找到你  
呀，  
我便永遠跟你完成我底生命！

喂！我至尊貴的安琪兒呀！

你是住在花心還是霧裏？  
你可能使蝶兒送箇消息來，  
讓我坐著夢底車兒和你相會？  
一八，六，二三，蛙聲裏作。

□夜

笑  
渦

，  
疏疏的樹葉篩碎了潔白的月光  
撒在高的花兒低的小草上面；  
波皺的水兒拉長了清瘦的樹影，  
鑽破了水底魚兒底好夢。

一箇面龐慘白的青年，  
沉重的鞋尖踢著小草輕嫩的嫩腰，  
昏沉沉地踱在這冷清的園裏；  
一箇畸零的少女，  
也懶懶地踏著草兒走著。  
在鮮麗的菊花叢裏，  
他們銀輝的眼波忽然相遇；  
光熱的眼波交互地融化他倆凍著的



心瓶，

他倆底心兒在心瓶裏瘋狂地跳動！

他倆熱烘烘地蜜吻，

他倆密重重地擁抱，

那蓄積了無限時間的柔和的微笑，

便同時蕩漾在他倆憔悴的面上！

一八，一一，五。

□ 小詩

笑 渦

(一)

受盡冷嘲熱罵的人兒，

在死後偶然得到幾滴冷淚，

老實的人們便替他祝福了。

(二)

我要痛哭！

我灌溉了幾杯鮮血呀，

現在卻只得到幾點冰冷的淚珠！

(三)

在暴風雨的晚上，

鉛色天空彷彿寡婦在痛哭，

我只能鑽進笨重的被裏呵！

(四)

弱者底苦笑，

無代價地兌換到冷嘲和熱罵。

(五)

心頭上——有的是閃電，

筆尖上——有的是火花；



詩人蘸著心瓶裏的鮮血，  
在白紙上寫下生命底光芒！

(六)

神祕在墳裏唱著戀歌，  
在絕望的路上散佈希望的種子。

(七)

路側的古碑睡在草裏，  
墓裏的骷髏睡在泥裏——  
好靜寂的一對呀！

(八)

猴子用刺破的手掩著面孔，  
混着血的淚不住地掉在榴蓮上；  
但是，多刺的榴蓮又放出醉人的香

味了！

□ 傷痕

周兆烜

1.

斜陽幽沈在暮靄裏了。

挾着書包；

珊珊地走進幽深的柴門；

慈母正倚門凝望著天邊的雁影，

多病的面龐上，

憔悴而蒼黃！

2.

涼月掛在樹梢頭，

倦鳥歸巢了。

匆忙地踏進家門；



喘急的咳嗽聲，

頻擊著我微弱的心靈！

3.

牆脚下唧唧的蟲聲，

淒絕而幽沈；

秋風吹落了滿地的枯葉，

瑟瑟地怪響著。

久病後的慈母，

無力地微吮著藥汁；

悲哀加增了愁悶；

怎使我不飲泣而涕零！

4.

蟲聲！

詩體詩

雁鳴！

悠悠地沈滅了。

彤雲佈滿著天空，

寒風緊吹著不停；

幽靜的空氣裏，

斷續的語聲中；

顫顫地——

還爲我加衣而勞神！

5.

尖風不住地狂號着，

微雨頻擊著窗前的蕉葉。

淒慘的雨聲裏，

是多麼慘淡而悲酸！

五



沈疴難起，  
怎怨得藥石無靈？

6.

呵！是一箇昏黑的寒夜，  
是一箇微雨的黃昏；

在朔風怒號裏，  
在微雨浙瀝中；

慈母可愛的音容，

悠悠地——消失了。

7.

臨別的囑語，

隨著枯盡的淚水，

斷續地，

送進我微弱的心之深處；

我要哭，

我的淚枯了，

我要嚎，

我的聲嘶了；

我祇緊握着慈母枯瘦的手腕。

久離！

永別！

我將在幻迷的夢境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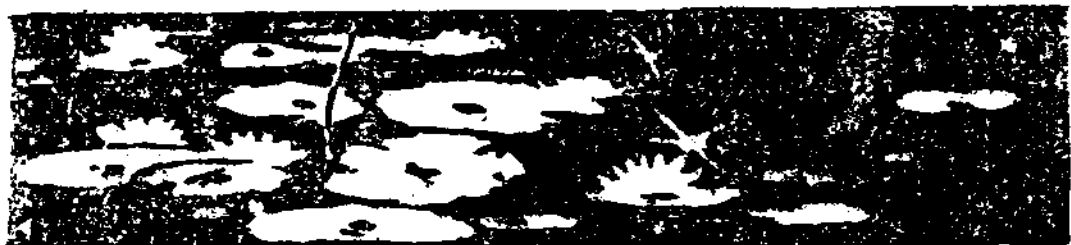
享受慈鄉的溫柔！

八，十七，一九三〇，病中。

□ 致飄泊的〇

陳以德

〇 呵，飄泊的〇呵！



原野的東風，吹倦了大地；  
枝頭的綠意，絲絲地濃密。

C呵，飄泊的C呵！

去年的舊事，

在你那盈盈的腦海中，可會輕輕漾  
起？——

社會伸著巨靈般的手掌，將你猛烈  
推擠，人們張著豺狼般的爪牙，走  
向你來搏噬，——世界之渺小呵，  
螻蟻之難容！

我當時的內心呵，曾爲你迸起了怒  
煙萬縷，

語體詩

憤火熊熊！

烈日在我們的頭上，蛇一般地咬噬

，  
灰塵在我們的眼前，肆意地飛颺；

我們的步兒加緊，我們的心兒震蕩

：

這是你即將別離著我而去開始你的  
飄泊的時光，然而，那時呵，我卻  
和你在路上奔忙，

奔忙著替你張羅明日飄泊的口糧！

「你以後的消息呵，切莫輕易間斷

七



；  
沒有錢來寫信，也得費二分的郵片  
！』

這是我最後諄諄的數語，到現在還  
繚繞縈迴在我的腦畔。

你平常那活潑而多態的面孔呵，當  
時只顯出沈痛的靜寂，眼珠兒也熱  
紅輾轉！

太陽駛走了我們的歲月，  
時間侵蝕著我們的青春！

C呵！你天涯的遊子C呵！  
悲哀伴著的你的飄泊的生涯，已經

又是一年了！  
這一年來你的情形怎樣，我卻遙憶  
地在這裏幻想！

呵，你想念你的親人麼？

——對著沉落的斜陽殞淚！

呵，你想念你的故人麼？

——聽著了鄉音，仔細辨認！

濤音澎湃，驚駭了午夜夢魂，  
細雨瀟瀟，滴碎了愁心片片。

你可憐的C呵！  
這種淒涼的况味，想你都已嘗慣了



吧！

呵，記起你去年的來信——

『飯店裏老闆扔掉了你的行李，幾次逼得你要命。』

還有——

『在S埠一次大病，但是還能夠爭留得如今的一命！』

呵！又記起——

『病後的屍軀，幾乎落海淹死。』

C呵！我們生命的微渺，原是值不得什麼留戀！

語體詩

你看！看那布爾階級軋軋的殺人機

器下面所暴露的是什麼？

你看！看那英關內利斯脫的明晃晃的刀尖上所渲染的是什麼？

C呵！那體體的白骨，那般般的血跡，不都是我們這些人們身體上的產品麼？

C呵，飄泊的C呵！我們都是這些產品的原料呢！

C呵，飄泊而可憐的C呵！

數不盡如水的舊情，不要數了吧！尋不著如煙的舊夢，莫要再尋！

九





珍重地收起了你的眼淚，  
毅然地整理起你的破碎的心情！  
忘記掉豔紅而美麗的過去，拋卻了

灰色而頹廢的呻吟！

痛苦的水漿，陳列盈樽；  
痛苦的人兒呀，盡量傾飲！  
幸福的果兒呵，纍纍枝頭；  
幸福的人兒呵，期待著吧，飲盡了  
此杯，才能享受！

呵，振著你的心兒，切莫顫抖！  
切莫顫抖！

五，十三，一九三〇，安慶一中。

□ 姑娘：你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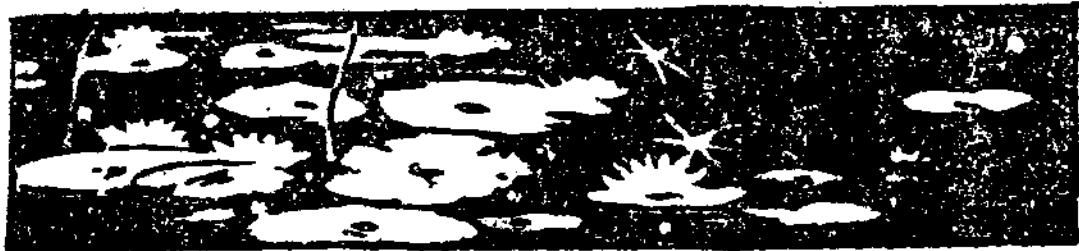
藤樹樸

姑娘：你知道——

雖然是輕悠的微風，  
飛得去枝頭的姣花；  
雖然是狂嘯的暴風，  
還不上原株啣片片。

姑娘：你知道——

雖然是濛濛的細雨，  
打得掉枝頭的姣花；  
雖然是滂沱的盛雨，  
歸不到原株啣片片。



姑娘：你知道——  
雖然是時計的「滴答」與「滴答」，  
送得盡人生之波浪的青春；  
雖然是聲嘶力竭的追喊喲，  
依舊叫不回過去了的時代。

姑娘：你知道——  
縱使是沒命的揮灑同情淚，  
洗不淨被污泥埋葬的花瓣；  
縱使是虔誠一再地追嘆息，  
拉不回無的射放了底金箭。

姑娘：你知道——

語體詩

爲什麼鴛鴦在水底交頸？  
爲什麼蝴蝶在繞花飛舞？  
可以享樂就盡情地享樂，  
那怕一剎那也勝似萬載！

姑娘：你知道——  
爲什麼杜鵑在林深哀春？  
爲什麼孤雁在獨守冷巢？  
光陰如流水東向，不復西回，  
我們青春的消逝，正如這樣。

姑娘：你知道——  
乘而今晶瑩的露珠還伴著芭蕉，

一一



是該怎樣寶貴啊？我們的時代！  
來罷！熱情奔放時就任其奔放，  
我們只須現刻享樂，那願將來！

姑娘：你知道——

這樣才不辜負了自然美妙，  
這樣才不蹉跎了美景良辰；  
這樣我們是得到人生真諦，  
這樣我們方是時代的驕兒。

廿八日寫於胡琴聲中

□ 南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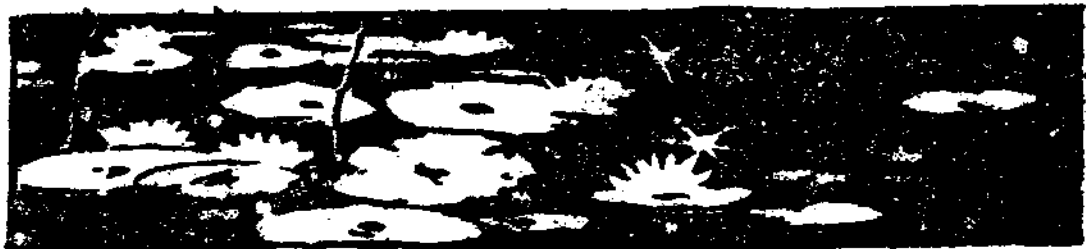
汪蔚雲

我願化作輕細的南風，  
飛入我愛人的香房中；

乘著她酣睡著的時辰，  
送一箇吻上她的紅脣。

當她忽然的驚醒起來，  
揉一揉她惺忪的眼睛；  
我擁抱著她風一樣輕：  
「愛人呀我已歸來——！」

當她微微的啓脣一笑，  
在爲我拂去衣上灰塵；  
並且送給我一雙媚眼，  
喃喃的說她思我正般。



再無什麼話可以說了，  
我們默默的四隻眼睛，  
我們默默的兩顆赤心，  
默默的我倆化成一人。

我願意就這樣的死去，  
我願意就這樣永不醒；  
讓翠綠的松林覆蓋著，  
覆蓋著我安靜的靈魂。

我願化作輕細的南風，  
飛入我愛人的香房中；  
乘著她酣睡著的時辰，

隱隱詩

送一箇吻上她的紅脣。

一九三〇，八，六，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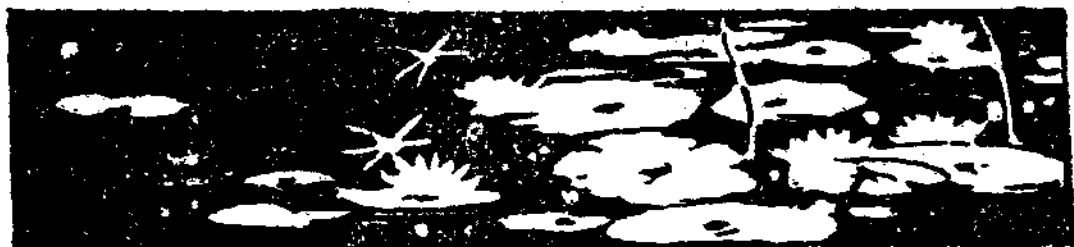
□ 初別

汪蔚雲

九月六日，蕊仙妹赴休邑隆  
埠，入四女中校求學，余送  
至北門外車站而止；車開後  
，余徘徊車站者久之。歸後  
爲作此詩。

我倆同居不過三月便又怱怱離別，  
這悲哀的心兒呀叫我好難排遣；  
縱使滿天的雲會化作暴雨一齊降落  
，  
也洗不掉，洗不掉我心頭的哀鬱！

二三



我在車站徘徊了好久，好久，

那龐大的汽車已載了妳向前路奔去

；

我一箇人只悵悵的，悵悵的站著，

直等到汽車的影兒已消逝在地平綫

下。

記得車快開妳還頻頻的憑窗回首，

悵然的望我以憂鬱的眼睛；

我預備的手帕也忘記了舉起，

那站員的綠旗便已經在空中揮動（

註一）。

可恨呀這冷酷的無情的汽車，

它已攞了妳去撇下我獨箇在流連；

我是恨不得化作一隻燕子呀，

鼓著雙翼向妳飛去：追！追！！追!!!

寂寂的，踽踽的，祇是我一箇人！

歸來的路上再聽不見妳笑語嚶嚶，

妳含著憂愁的兩眼也看不見了；

陽光中寂寂的，踽踽的，祇我一個

人影！

記得今晨霧氣瀰漫在街心，



清冷的巷子裏走著我倆人；  
我頻頻把學校裏情形告訴妳，  
妳呀，只是默默的，默默的不則一  
聲！

而今，我重來此巷中，依舊一樣冷  
靜，

可是妳——妳呀，這時怕已到了簾墩  
(註二)；

我，只一人孤零的，蹣跚的走著！  
這難堪的，難堪的呀，離別底心！

二姑母她也會到車站去送行，

語體詩

她說妳臨上車眼裏孕有兩顆淚；  
哦！妳也是在，也是在惜別吧，  
也是在爲惜別而戚戚的傷心？

我知道臨別不應該依依，  
但我已無法制止我的哀鬱；

我知道我倆不過五月別離，  
但我已不能，不能等待到明日！

我倆同居不過三月便又怱怱離別，  
這悲哀的心兒呀使我好難排遣；

縱使滿天的雲會化作巨雨一齊降落，  
也洗不掉，洗不掉呀，我心頭的哀

一五

鬱！

一九三〇，九月六日午後於徽城

(註一)紅旗為停車之號，

綠旗為開車之號。

(註二)篁墩，距徽城三十

里，為蕪屯公路歇休段之

中心點，今闢為車站，歛

縣車抵此，須換休寧車。

■ 月夜

汪蔚雲

——懷蕊仙——

已是秋夜深深，

月光如此皎明；

樹影散亂中庭，

秋蟲不斷淒鳴。

一六

獨自踽踽徘徊，

踽踽徘徊不定；

我孤寂之心靈，

如秋夜底雁影。

記得前宵靜夜，

月光皎白如銀；

我倆同倚樓欄，

共看月影西沈。

今宵月光如昨，



不見花容月鬢；  
且借月的幽光，  
尋昨宵之夢境。

一九三〇，九月六夜

□ 蘭

黃蕊仙

風送來蘭的香息，  
哦，庭前的蘭花又開了嗎？  
我得披起衣兒，  
賀賀她去！

□ 秋夜小詩

黃蕊仙

愁人聽了怎不淒然呀！  
搖曳著的夜闌之鐘聲，  
浙瀝著的簷前之細雨，

星霞詩。

悲咽著的四野之蟲吟！

□ 寄神州的南哥 王鐵笛

——為日本咖啡店的侍女寫——

淺藍的太空，

飄著薄絹的雲，

夕陽早歸西山，

幾隻雲雀在晚歌，

打破了黃昏；

南哥，

是宇宙的黃昏！

也就是我命運的象徽；

在狂歡極樂的時候，

你也曾低言細語的說：

一七



「歡情的櫻花節，  
悲壯底黃花節，  
我偷偷的度過了」。

不堪重提的往事，

偏偏在復演著！

怎能不使我心葉枯乾呢？

我那一縷將要脫離軀殼的靈魂，

向何處去寄託。

銀皓的月東升，

是南哥之來；

杜鵑狂啼，

是南哥之太息，

□ 故鄉

袁洪昌

磁石般的薰風，

竟把我吸引到久別的故鄉，

但是：依然是蒼蒼的後山，

猗猗的綠竹；

含笑相迎的依舊是白髯飄飄的祖

父，

年邁氣喘的祖母。

推開了苔痕斑駁的大門，

只聽到悽楚的雞聲，

冷清清地見不到一箇熟人；

差不多的房屋呵！



——都被白蟻佔領。

當我拜訪我的後山的當兒，  
撲面的清風傳來了一陣啼聲，  
哦！原來是我幼時唯一的伴侶，  
——已從一條明美的小河中逝去，  
可憫呵！伊只有這一箇孤兒！

回頭想找我的老黃（狗名）

鄰人說已早被宵小傷害而死亡，  
呵！如今一切底一切都使我失望，  
我流淚的故鄉，  
瘡痍滿佈的故鄉，

歸隱詩

我越戀着你越是感傷。

■扁舟渡海歌

浪 萍

在這渺渺茫茫的大海裏，

駕著一葉扁舟，

風吹著船尾，

浪打著船頭，

搖擺得不定，顛簸得不休，

眼看得遙遙的彼岸，好像是神山仙

境，

人世難求。

努力！努力！

張開了帆，拿定了舵，

指定了方針，鎖定了心頭，

一九



向前進，

莫逗留，

張博望浮槎遠到，

哥倫布大陸新猷，

總有箇颺登彼岸，任我遨遊。

一九二九，二，棲霞。

□ 寂寞之歌

黃貴時

寂寞，寂寞，

好似獨臥在海心一樣；

星月交輝，

海波如畫，

問那裏是歸途？

一片黯澹，

一片蒼茫。

寂寞，寂寞，

好似獨立在埃佛勒斯峯際；

冰雪成原，

天風怒激，

問那裏是歸途？

一片雲來，

一片雲去。

□ 元旦

韓倦啾

刺人肌膚的北風，

颼颼地呼叫。

啊！這是歡迎一九三〇年的樂音



還是悲嘆人生易老的哀鳴？

□ 思同學

張嘉渠

三年你我未曾離，  
離時祇是今年春季，  
桃花兒開，  
柳枝兒細，  
你的心呵！已不知誰寄！  
回想從前事正多，  
叫我如何可！  
一切的一切，  
祇有暗中細數。

一九三〇，四，十五，作於一中

詩體詩

□ 心絃

馮秀民

朋友呵！  
把你們所有的一切底貢獻——思想，  
盡量地吐著吧，  
盡力地寫著吧！  
不要辜負了造物者賜給你們的智慧  
呵，  
靈感呵！  
任他吧——  
結著甜香的果也好，  
酸苦的果也別管他去！  
——  
朋友呵！

三一





開了你的心門，

從心房中去捉住思想呵！

二

一隻花蝴蝶在我的窗外只是飛來的

又飛去，

似乎要告訴我許多遠地田園的消息

！

三

柳絮飛了，

散出的——

是無限的神祕！

四

片片的落花，

也是零碎的思想；

詩人呵！

將他一片一片的寫起。

五

聰明的孩子，

要提防的——

是煩悶的魔鬼來了，

將要破壞你永久天真的工程！

六

點起我心靈之燈，

照著自己的前程走去！

七

老年人的嘆息，



青年人的愁苦，  
在想像中，  
都是一樣呵！

八

微波，  
也似詩意嗎？  
風吹不住的蕩漾！

九

生命的道上，  
印著前人走過的足跡，  
朋友呵！  
向前走去吧。

十

煩悶彷彿是一箇蠶，  
把生命之葉——

一口地，

一口地，

貪吃盡了！

十一

詩人寫不出的，

就是詩呵！

說不出的，

就是美呵！

十二

朋友呵！

爲著後來的遺痕，

小心些！

做你現在的工作！

十三

人生彷彿是一組日曆，

一天一天的撕著！

在生命的道上緩緩的過去了；

那生命之花也漸漸的枯落了；

撕到終了，

那最後的一頁！

就是招魂的旗幟！

□ 碎片

(一)

蟋蟀呵！

王怡親

你這樣的狂叫，

原是你在戰勝同類的誇耀，

可是結果的代價，

只不過是博得人們的譁笑。

(二)

枝上的花，

會被狂風妒墜；

花上的蝶，

會被狸奴驚潰。

愛友喲！

我倆這次的蹉跌，

也許是我倆生命過程中，

應該經過的一頁吧！

會機好良之 | 學 文 新 | 究研

大東  
書局  
出版

新文學研究法

戴渭清  
呂雲彪  
編合

大家公認新文學是很有價值的，所以關於新文學的研究書，也一天多似一天，不過那些書本，不是專講白話文，就是專講白話詩，或是白話信札，却沒有一本完完全全有系統書本的本足供研究。本書內容分五大編，計十萬餘言，關於新文學方面，像白話的詩文小說劇本等，統統包括在內，用最新的體裁，記得很透澈，狠有條理，研究新文學的同志們，欲從根本上解決起，那就不得不看這本書了。

▲二冊 二元五角

下列各書。  
能以極新穎  
的學說，極  
正確的觀念  
，示新文學  
的踐經。逐  
漸研究。自  
從從初階以  
迄變化。不  
步之速。不  
待言了。

標準  
國語  
文法

▲周銘三編  
一冊  
▲定價四角

語體  
文法  
表解

▲呂雲彪編  
一冊  
▲定價三角



# 新兒童



分二角一元一 册四十

新手工	新幻術	新博物	新謎語	新游藝	新劇本	新故事	新詩歌
一册	一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大洋八分	大洋八分	一角六分	一角六分	一角六分	一角六分	一角六分	一角六分

行印局書東大海上

□本編根據兒童心理而輯。對於兒童之各種新需要。莫不廣為收羅。分纂為各類整箇讀物。藉以誘發其識字之興趣。無形中可增不少知識。  
 □本編敘述務求簡明。文字務求淺顯。插圖務求醒目。以期自然受兒童之愛讀。自然得逐漸之進步。陶冶性情。啓發智慧。皆必不可少。  
 □為家長者既審知本編之優點。亟宜選購。以予子女之閱讀。課外自修。收效非小。



# 詩

## ● 南山匪猖獗

羅儒飛

南山谷。住農屋。屋裏豢養犬羊牛。屋外田園茶桑木。鑿井而飲耕田食。男讀詩書女紡織。自從古代享太平。夜不關門無慮賊。忽逢今歲匪猖獗。拉生勒贖令人愁。牛羊不敢山中牧。屋外茶桑不敢收。昨見村西拉少婦。今聞隔壁失耕牛。官府遣兵去征勦。兵隱農家索酒漿。明日歸來報官府。一匪徒。今已走他方。」

## ● 哀耀邦

季楚材

夜深踏雪視君疾。丁寧珍重僅三日。惡耗傳來傷我心。奈此返魂竟無術。聞君當我未歸時。幾死復蘇危若斯。每次蘇來必念我。知君與我未分離。我歸與君一作別。君竟長逝。我悲切。我歸遲。遲別。恩。那知從此成永訣。君與我交情最深。君亡。惟我最傷心。子期已失絃。宜斷從此。伯牙不鼓琴。哀哉耀邦。今已



二

矣。每憶離情悲何似。兩訂金蘭已成空。世事難知生與死。客正會同哭。耀功那堪。今正又哭。公年年一度故人哭。每感尤疑夢寐中。痛哭君亡亦自哭。浮生若夢誰能卜。重到君家傷感多。重見君函不忍讀。我亦多病可憐兒。今日悲作哭君辭。但恐明年今日夜。他人也作哭吾詩。

二

● 黃子軍出外露宿作此

劉秉貞

青山皆在目。禾黍映殘陽。古道無人語。孤煙裊裊長。幕帳撼春風。行營氣象雄。羹湯親手作。神聖自勞工。憶憶人影來。低伏莫徘徊。要把偷營客。一一盡俘回。山頂多孤塚。征人塚上眠。雲開天見月。皎皎照流泉。處處草蛙聲。東方天欲明。霧濃嫌袖薄。人倦拭雙睛。

● 二十述懷

周兆烜

回憶垂髫日。韶華感逝波。廿年成一覺。學業悵蹉跎。第一傷心事。慈親色笑違。終天徒抱恨。血淚滿征衣。



親老謀生計。家貧力不支。一燈勤課讀。門戶強撐持。  
阿兄能侍養。於意更云何。不少奇男子。家庭束縛多。  
負笈出門去。歧途孰指迷。蓬萊最高處。聊借一枝棲。

● 醉後放言

周寬

風塵困頓幾青春。七尺昂然志未伸。碌碌此生何足取。詩腸酒膽兩羸人。

● 不寐

周寬

五更殘月冷梧桐。一夢回頭燈尙紅。把酒澆愁愁不去。兩三蘆雁叫秋風。

● 無題

周寬

青溪幾曲柳條條。銀漢紅牆望裏遙。春水桃花千點雨。夕陽庭院一枝蕭。竟同  
明月盈三五。自製新詞和六么。巫峽荒唐何處是。可憐暮暮復朝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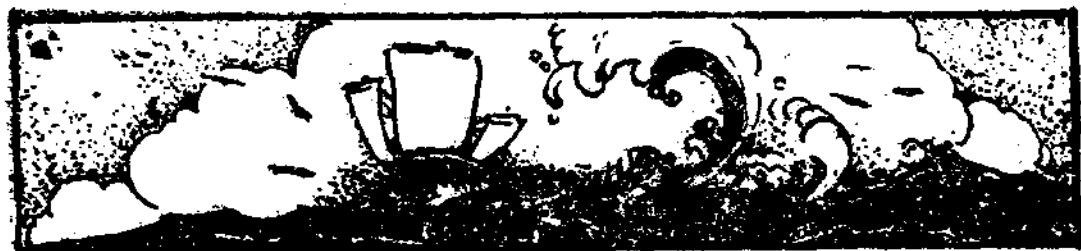
● 秋夜聞笛

周寬

何處一聲笛。吹殘天地秋。玉人不可見。明月滿高樓。

● 己巳揚州除夕書壁

周寬



除夕客揚州。揚州客更愁。江山餘落日。身世等浮鷗。小坐無秦越。酣歌動斗牛。明年又何處。翦燭看吳鉤。

● 遊石陂山返蘇君達三詢會有感否作此答之

徐化塵

萬方多難此登臨。笑對湖風理角巾。水浸短蘆翻綠浪。嵐凝淺翠罩新筠。南山煙作浮雲去。南爲攀山終日燒。磬煙迷天際。西嶺形隨薄瘴淪。多少情懷君莫問。漁舟蕩盡一湖春。

● 春去

徐化塵

大地春殘鶯不覺。小園花落蝶先知。案頭收拾吟春稿。送盡東風不賦詩。

● 昭君詠

徐化塵

環佩虛明月。春風憶帝家。漢宮何處是。幽意託琵琶。

● 春感

徐化塵

春風送暖到窗紗。燕子啣殘小院花。祇爲愁多渾無賴。捲簾看蝶入誰家。

● 贈小影與友人附之以詩

徐化塵



窮途潦倒不堪論。一度深思一斷魂。持此孤鴻憔悴影。好憑驛使寄王孫。

● 自題武裝小影

嚴子香

風雲大陸日紛爭。十載寒窗事筆耕。爲底儒冠遽拋卻。讀書終覺負蒼生。

● 自題獨立小影

嚴子香

大地茫茫一傲吾。屹然而立意何孤。書生本色惟乖僻。敢道言行與俗殊。塵寰何處認前身。一謫人間廿幾春。忽道畫中人是。我雙擎白眼看紅塵。

● 和喻水聲先生自題幽叢小憩圖原韻四律

張伯良

任他滄海復桑田。得遂閒居便是仙。屋築三椽臨曲水。山行一路踏輕煙。興來放艇垂竿釣。醉後拋書當枕眠。月上窗開偏有致。扶疏花影滿牀前。

居鄰泉石繡煙霞。地隔鶯塵靜不譁。釀得山中千日酒。栽成階下四時花。老松籠月宵眠鶴。古木參天暮集鴉。小屋三椽亭一角。幽人歸去夕陽斜。

此間邱壑我心耽。門對清溪水一灣。石鼎煮茶煙繞竹。玉壺沽酒雨來山。忘機小鳥時相狎。出岫閒雲共往還。大好園林春滿貯。禽聲上下語關關。



策杖閒遊西復東。行行身入畫圖中。舉杯邀飲松林月。擊劍歌吟竹徑風。帆掛夕陽歸棹去。門臨流水小橋通。蓬萊自在人間世。珠樹琪花不計叢。

● 秋江晚眺

張伯良

雨過晚初晴。波光如畫真。風蕩濕雲開。夕陽紅徹水。指點煙波外。漁舟唱晚風。鱸魚新釣得。炊火荻蘆中。暮煙水際多。蒼茫波浩蕩。迷離不見船。但聞櫓聲響。渺渺暮江天。歸舟衝浪裂。金風吼荻洲。瑟瑟花翻雪。浩渺波無際。帆飛落照邊。霞烘楓葉岸。紅徹水中天。風急浪花高。怒濤聲漉漉。遠望白蘆洲。征雁紛投宿。

● 秋閨

張伯良

江南黃葉滯歸舟。卸卻殘粧夜倚樓。正是閒愁消不盡。團圓月影上簾鉤。舊恨新愁未肯降。玉樓孤枕對銀缸。啼雞乍破遼西夢。寒葉紛飛又打窗。

● 遊 Loneta 海濱感懷

林菊塵



詩

萬里雲山萬里愁。夕陽芳草空悠悠。遙遙故國知何處。腸斷江干淚暗流。

● 月夜

林菊塵

漏盡更殘夢不侵。無言對影倍傷心。長空萬里月明夜。祇是增人別恨深。

● 夜自京口乘輪渡黃天蕩

朱士林

長風破浪鼓征輪。瞬息江寧景物新。京口濤聲猶在耳。石頭王氣已成塵。六朝金粉餘芳草。半壁河山憶古人。永夜離懷無處著。上元佳節是明晨。

● 上元節自南京至蕪湖舟中口占

朱士林

客游不覺逢佳節。料峭風寒撲面來。極目家山何處是。漫江祇見浪花開。

● 元宵夜蕪湖旅館中作

朱士林

六街燈火澈雲霄。多少名姝笑語嬌。皓月一輪千里共。元宵我作可憐宵。

● 七夕兩雨

朱士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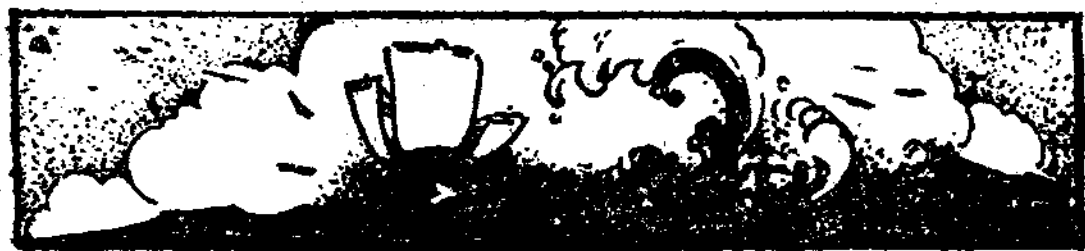
去年對月觀牛女。今夕愁雲四面低。想是相逢都灑淚。故教風雨夜淒淒。

● 閒坐

朱士林

七





詩

不學守錢奴。雖貧自故吾。詩情常勃勃。才力儘區區。恨未生唐宋。親身問杜蘇。清詞兼妙筆。贈我當明珠。

● 霜葉

朱士林

停車林下聽秋風。閱歷人情約略同。一受嚴霜全變色。不因心醉怎顏紅。

● 旅中遇兄

劉子江

相逢秋林下。未語淚如麻。莫謂漂泊苦。如今尙有家。

● 翠湖

徐敏

翠湖隄柳碧毵毵。十畝荷花一鏡涵。流水小橋舟漫渡。衣香扇影夢江南。

● 海心亭

徐敏

一亭峙立湖中央。欄外山光接水光。想得年年端午後。荷花世界柳絲鄉。

● 春宵卽事

羅冰魂

愁傾濁酒落燈花。玉魄初生漾碧紗。蛙鼓鶻聲頻到耳。有誰聽著不思家。

● 寄題王文華河山依舊圖次元韻

黃子瑛



天地縱無乾淨土。山河尚有故鄉春。一彎瘦月懸清影。半艇煙波寄隱身。彭澤賦歸園外柳。輞川吟罷雨中蘋。何時寶帶橋重泛。仔細披圖覓夙因。

● 夏夜

張福瓚

嫋嫋風來爽氣生。夜深猶自弄銀箏。曲終斜倚湖樓望。幾點流螢映水明。沈沈院落夜淒清。獨坐乘涼百感生。底怪蟬聲傳遠樹。更深猶作不平鳴。

● 南鎮嬉春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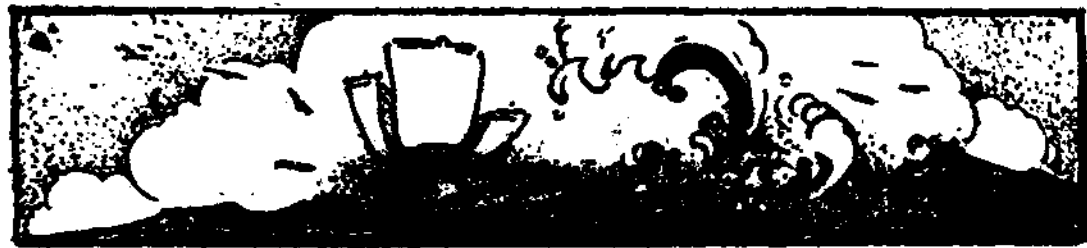
鮑亦鑑

踏春難得乍晴天。杏子花開帶雨鮮。一片好風谿畔過。鏡湖浮出上河船。緬想當年治水功。千秋弁冕仰高風。試看多少尋芳客。拜罷崇陵謁故宮。鎖峯終古矗崔嵬。禮佛參禪此往回。十里羊腸盤曲路。山花故故向人開。桃花如錦柳如絲。寄語東風著意吹。勝地年年留勝迹。何勞疥壁浪題詩。

● 蘭亭

鮑亦鑑

名勝優天下。暫游亦夙因。依然三月禊。無復六朝人。石氣攙花發。山光入澗新。樓臺憑眺處。猶帶永和春。



詩

●雙寶刀歌

金友石

吾友何君家藏寶刀雙鋒挺健利可斷金神物也自言其祖佐洪楊有功翼  
王親賜是刀酒酣出示話及當年興敗潸然淚下爲作歌以記之

何生示我雙寶刀。寒光出匣照鬢毛。自言乃祖傳世物。翼王親賜爲酬勞。乃祖  
當年勇如虎。舉旗斬將饒英武。同心勢復漢山河。戮力還期逐胡虜。中原泰半  
歸洪王。將軍得意氣昂藏。太平粉飾酣歌舞。權把金陵建帝鄉。遽惜洪王無遠  
志。黃龍痛飲成虛事。可憐一旦失金湯。令人長灑英雄淚。吁嗟乎寶刀空自吐  
晶瑩。不見持刀阮步兵。至今每際風雷夜。寶刀猶作不平鳴。嗚呼刀兮刀兮汝  
莫怨。留與他年斬佞臣。

●祇解三首

金友石

祇解風流未解情。玲瓏飛燕掌中輕。匏犀露處花含笑。屈戌開時犬不驚。春去  
餘香癡蝶戀。門前小坐晚風清。生憎阿母頻呼喚。好事將成又未成。

祇解風流未解狂。吃虛心細善提防。怕聞鸚鵡偷傳語。翻恨嫦娥夜有光。好夢



詩

易醒如電影。芳心難捉似迷藏。竭來底事。矜嚴甚。做箇生疏。故試郎。  
祇解風流未解愁。洛川解珮尙含羞。冤禽見說能填海。團扇於今不怕秋。睡起  
惺忪。擡倦眼。人前覩覩祇低頭。蟾宮昨夜清輝滿。怪底珠簾不上鉤。

● 弔奇女子余美顏

金友石

珠江江水毓英奇。巾幗生來性不羈。百萬金錢供浪漫。三千面首混華夷。紅妝  
輕騎行無定。俗禮迂防破亦宜。底事從容輕蹈海。烟波浩渺繫人思。

● 由外歸家夜坐小窗萬感交集書此寄慨

金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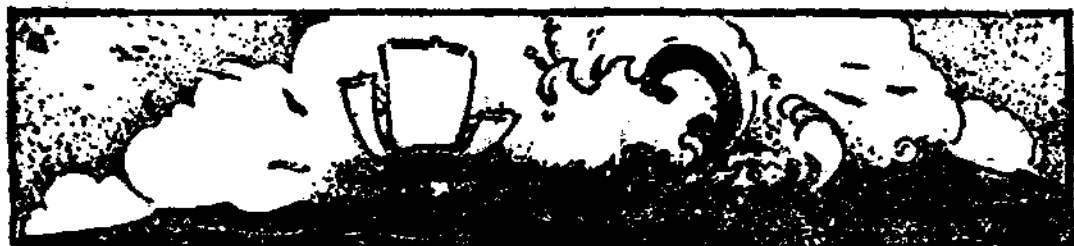
含淚歸來寄慨深。挑燈回憶費沈吟。平生苦爲柔腸累。入世偏多俗慮侵。世路  
由來難涉足。人情如此應灰心。飽經蒼狗浮雲幻。獨坐無言感不禁。

● 秋日漫興

金友石

嶙峋瘦骨立青霄。冶父峯高入望遙。世事滄桑經幾變。此中閒煞爛柯樵。  
遙天遠水翠藍拖。紅蓼丹楓畫意多。如許秋光滋點綴。年年費得幾吟哦。  
貪看暮景每忘歸。淺水紅霞映落暉。兀自臨風尋冷句。蘆花如雪撲人衣。

二



詩

三  
江。斷。火。幾。星。孤。食。指。連。朝。動。也。無。獨。與。盃。州。同。嗜。好。秋。風。不。數。季。鷹。隼。  
最。無。聊。賴。是。秋。宵。坐。擁。縹。緗。伴。寂。寥。一。點。燈。如。紅。豆。子。小。窗。夜。雨。讀。離。騷。

● 弔同學戴君先澈詩

王心瀚

屈指芸窗未及年。生芻一束弔黃泉。連牀風雨今猶昨。落月屋梁欲曉天。  
塗山高時夕陽斜。回首公園樂事賒。此日獨來還獨往。故人不見只咨嗟。  
一生一死最關情。噩耗傳來午夜驚。似此英年遭短折。同門惟我更酸心。

● 覆舟嘆

李嘉信

黃鶴樓頭蛟龍吼。飛廉忍作翻覆手。須臾萬里之長江。清光明鏡復何有。波浪  
層層連天湧。銀濤壁立勢如冢。小舟跳盪忽深埋。檣傾楫摧不旋踵。我立樓頭  
心膽裂。欲往援之不可得。骨化形銷誰復論。舟中人盡飽魚鼈。我聞生死天所  
操。命當橫死誰能逃。垂堂蹈險不知戒。咫尺性命輕鴻毛。

# 歷代文讀本

## 中等學校適用

本編上自周秦·下迄近代·共分七集·每集所選·適合中等學校之程度·其評註之詳·誠有不待講解而有裨于自修者·而我國文學之盛衰·及文體之變遷·亦於此而得窺見一斑焉·

- |       |      |        |      |        |       |
|-------|------|--------|------|--------|-------|
| 評註    | 評註   | 評註     | 評註   | 評註     | 評註    |
| 近代文讀本 | 清文讀本 | 宋元明文讀本 | 唐文讀本 | 南北朝文讀本 | 漢魏文讀本 |
| 一册三角  | 一册四角 | 二册四角   | 二册四角 | 二册四角   | 二册四角  |
|       |      |        |      |        | 評註    |
|       |      |        |      |        | 周秦文讀本 |
|       |      |        |      |        | 一册二角  |

- |         |           |
|---------|-----------|
| 古文筆法百篇  | ▲二册 六角    |
| 近世文選    | ▲四册 一元二角  |
| 國語文選    | ▲六册 二元    |
| 唐宋八家文讀本 | ▲十二册 二元六角 |
| 作文津梁    | ▲六册 一元八角  |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詩詞學

## 唐詩研究

本書擁有唐一代詩家之源流派別。加以具體之研究。末附宋元來名人學唐之言論。詳且盡。足資借鏡。

一册 二角

## 宋詩研究

本書關於南北宋各大詩家之作風派別。及其瓊瑜。俱有窮源竟委之研索。藉啓後學之悟解。附論尤爲精闢。

一册 二角

## 最淺學詩法

本編于入手學詩之法。如何立意。如何成句。如何諧平仄。如何符體格。一一演以最淺文字。稍通文理者自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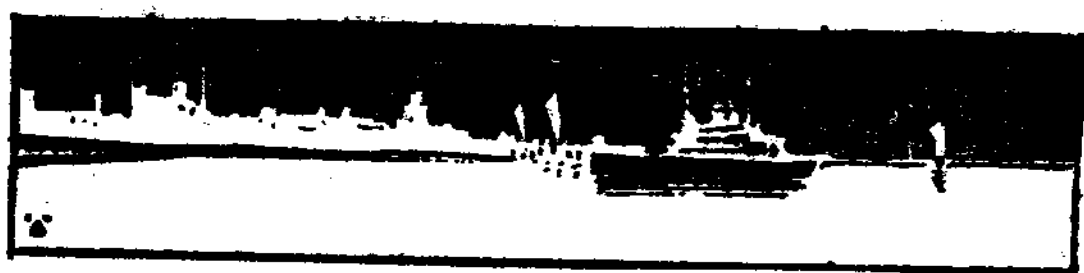
一册 二角五分

## 最淺學詞法

詞之難學。難於前人無教授之法。本編由淺入深。將唐及五代南北宋諸名家不言之妙。一一揭出。以利初學。

一册 大洋四角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小

說

# 被屏棄的花瓣

劉鑄錯

## 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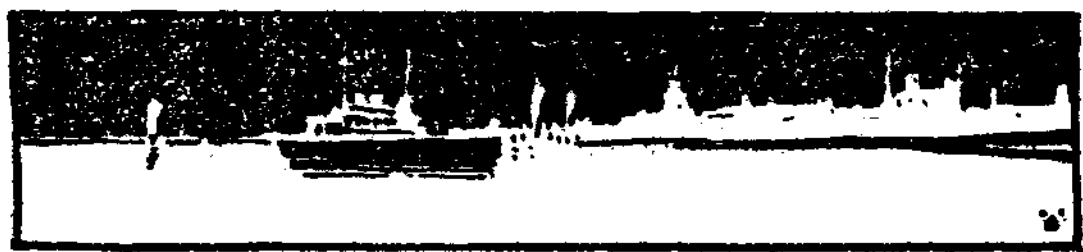
我太多事了。

是放暑假後的第一天下午三點鐘。因為有東西遺忘在校裏跑去尋找，在高一同學寢室後字紙堆中，忽然有幾箇破了的妃色信封在眼裏一閃，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檢起一看，除了信封之外，還有不少的洋紙信牋，上寫著秀美的鋼筆字，分明是箇女子的手筆；分明是誰所受的他愛人的書函。可是已被撕成零碎的紙片了！仔細地將所有同樣的翻出，帶回來，費了幾許光陰將碎紙一一配好，纔能分別出牠的先後，牠的語意。

小說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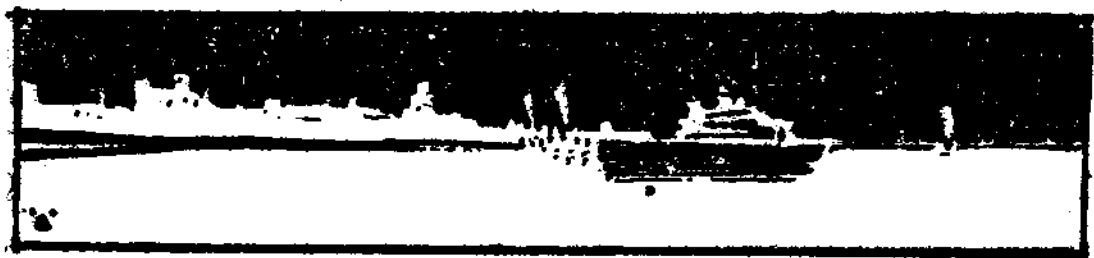
這是一位滿蘊熱情的青年，心裏燃燒著熊熊愛火，寫就贈給她戀人的禮物。字裏行間，差不多都為熱情充塞；這是真的文學！看自然之流露。

聯合成篇後，修改了不少的錯處，而後又分別投寄的先後，使之成帙。中間猶有不接的地方，這是沒有檢到的。我知道其餘尚有多少不對，但我不敢再妄加添改，恐將她的真意汨沒。

這是我無聊的舉動吧？沒意思的書函，有什麼可取？值得張惶地辛苦地替他拼湊發表，然而，我有說：

前十封信，沒有一封不有充分的火燄在燃著；其中更有幾點，確是正當的立論。最後的幾封，又顯現著悲哀與可憐。而且他倆的結果，看來也許已都改變了態度，但情天中已留下他倆的足跡，只在這幾封書中呢！這是值得的，這是很對的，使他倆的遺痕，流於人間，在青年的心中覓取同情。

信中大概是隱名，因為我探聽過高一全級都沒隱棠這箇人。我也不識隱棠為何將這許多信撕碎，更不知隱棠為何又絕了他這可憐的友——他



的愛人——朋友！這些都請向書中探求吧。

我又拿來發表了，沒有得著本人的同意，姑將寫者真名掩沒，這樣也沒多少抱愧和不安呢！

我爲了憐念的意思，題上這：「被屏棄的花瓣。」不十分不配吧？

劉鑄錯。

隱棠：

你太也多心了，爲什麼送這些東西來使我慚愧無地呢？你這樣對我，使我不安，不是要急死我麼！收下吧，怎麼心安？不收吧，又恐有卻美意，再四思索，只好暫且收下，後日再行補報了！謝謝！

昨天聽說你身體有些欠安，現今好了麼？你要好好地保重啊！

今秋你對於求學，作何計劃？以我愚見，還是去求學好。你說如何？我已決定去口口女校讀書，九月十一日動身，現在在積極的預備行裝呢。不多說，祝

你

病退如恆！

秀月八二八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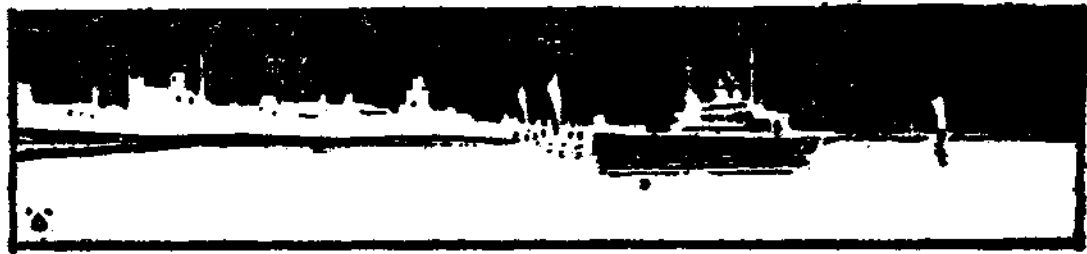
★

★

親愛的棠！

對不起得很，當我回家的時候，恰巧遇著誠善。我膽怯了，我竟爲怕誠善，沒說一聲再會就回去了，想你原諒我吧！今天見你，似有所失，連說話都失了勇氣。棠呀！我見你那般的神氣，和那般懷喪的樣子，真使我難過。只好也抱了冷靜的態度，心中開始不安起來。我的棠呀！我懷著熱烈的心，從西門到東門來晤你，是願意你快樂的，誰知反引起你的難過呢？

回家後，父親已經由雙甸轉來，吃了晚飯，獨自坐著在想念日間的語言，我更想到十一的赴澄，你我談話的機會少了；簡直要沒有，今後只有以筆和紙代替我們的嘴與唇。但是，祇贖了天餘的時日，我終要見你一面呢！我倆一切的話，多說得很明白，也不要求得他們的同意，到你我能自立時再說吧。我



所求於你的只有：穩固不變的心，真實無偽的靈。所恐懼的是見異思遷的心。你請安心吧！我決不負你，一直到那時，目的達到之日止。你後天一定去南京嗎？我總有點不放心，我看還是看松亭的去留，再作計議吧。他去，你就和他同去；他不去，你也不要去吧。因為，你不知裏面的底細，據一班人說是靠不住的。我真有幾分擔心，另外若有相當的事業，還是不去好呀！你……（此處有殘缺）

滿心充塞了離別的悲意，有千萬句言語，再也不能說出，饒恕我吧！明天再和你作最後的晤面。祝你努力！

秀月。

親愛的棠！

我的心跡，已在今天向你表明。我摯愛的棠呀！你只管放大了膽，振起精神，與你的環境決鬥吧。你無論是在家，是在外，是做事，是求學，都要盡心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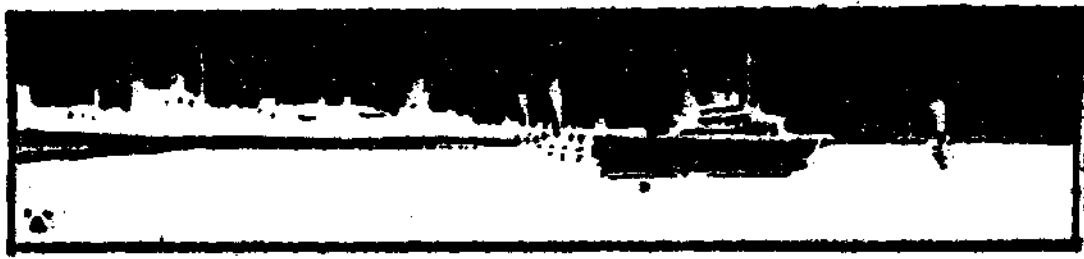
地做去，盼望早達到目的之地，才免你我懷疑之心。到事情實現之日，方足以  
安慰呢。我已下了決心，任憑世人的批評，家庭的阻隔，斷不稍改我的意志，略  
變我的願心。棠呀！你放心吧。後來的美果，只有你收得，別人是不能希冀的。現  
在我們分別了，各奔各的前程，各幹各的應作的事，你要常寫信來，以慰我孤  
苦之心呀。你要曉得，我整箇給了你，只有你才能使我安慰，切莫失信喲！你  
以後雖不能常見，但有照片，也可略解思渴。後會有期，但望你前途珍重！沒價  
值的事情，少做，以免後悔。什麼戲園哪，舞場哪，這些地方要少到，不到更好。這  
是我臨別的叮囑，請切切記好。要說的還很多，可惜已沒多時候了。一點鐘敲  
過，現在睡了。棠呀！明天一早要走呢。再會吧！我的

棠！

秀月。十日晚。

隱棠：

月餘不在家的秀月，對於家鄉一切的狀況，是毫無消息，更不能說知道



了。前天連接如暴刊物，我雖要翻看，但沒有工夫呢。

接到你的來信，你這樣的掛念我，使我終身不能忘記的。同時，我要誠懇的謝謝你。

你現在是閒居還是作事呢？請告訴我。前次我寫信給趙蘭，並請他代我候候你，但不知他遇著你沒有？到現在沒接她的回信，不知是什麼緣故？

功課非常的忙，月考又近了，比較平常更要忙，所以不能多給你信，務必見諒。學校生活大概你也是曉得的，我真累得要命，一天到晚，除睡覺，吃飯外，大都要在教室內守著書本。先生還說讀書的時間少呢！每來復只有禮拜日可以得一點休息，但是平常被書把腦子纏住，禮拜日空閒了，他又胡思亂想的，不知做些什麼好，厭極！

在家時，不覺得有什麼缺少，在這裏要用什麼，偏難找取，真可氣惱。每兩禮拜只可上街一次，在禮拜六下午，時間只許四小時，並且有女僕跟隨。每次出去至少有十多人一齊走，要買點或做點東西送給你，總歸是難能。棠呀！原

宥我喇！

這裏早涼起來，絨絨衫和棉衣正當時呢。到嚴冬時，說不定冷到什麼地步？這裏絨繩很便宜，比較如皋要少一元一磅。我終想親手做件衫送你，且等著吧。

雙十節又過去了，想如皋是很踴躍地在慶祝吧。我可受了不少的苦，我這樣說，你一定要懷疑，且要問我爲了什麼，請你聽講吧：十日早，在城內體育場開會慶祝，來往走了四里多，下午又受先生的支配，到北門外的君山去玩，山上廟裏，有一無梁殿，中國人就是這樣的弱者呀，毫沒決心的聽信。唉！來往又十里，真感著無限疲倦，同學們因次日重陽，多要求繼續放假，校長允許了，我們總很快樂，以爲定有歇息的機會。十一日早晨，忽然校長下命令全體去離校十二里的花山登高。我們步行到山，因爲不識路的原故，多爬了七八箇山頭，幾乎累死。雖然是很平安的回來了，可害得幾天的難過，到今天還很乏倦。腿還酸……（此處有殘缺）……上去，這也是要求放學的懲罰啊。



這學校凡來求學的很難考取，我有五六位舊同學在此……（此處有殘缺）……在校裏有時候想起痛悔我荒廢了幾年光陰，若不然現在要畢業了，真是悔……（此後殘缺不完全）……

★ ★ ★ ★ ★

隱棠弟：

我正在獨坐煩悶的時候，忽然聽到說：『陶秀月的信。』我就知道是你又有信給我了，趕緊跑去……（此處缺）

讀完之後，知道你在財務局工作，甚為快慰；但我的意見，還是望你求學，不能耽誤了你少年的時光呀！隱棠！我在家時，就要勸你，只是沒有機會。我現在寫信勸你，望你不要見怪。我相信這是我分內之事。什麼呢？就是盼望你遠離那些下流人，不要和他們交接，因為他們於你無益而有損，並且怕你要被他們的傳染，你不是小孩子了，不能再……（此處殘缺）一切有害於身體的嗜好，是要戒除的。這是我對你掛心的事，你能諒解而聽我的話麼？請捫心





使我感激不盡呢。

你書中提到許馬二人的話，信是我曾有寫給他們的，難道沒寫給你嗎？不問他們好不好，我總當一樣的以友誼看待。他好，於我既沒甚益處，不好，也不見害我到怎樣。他們永遠是他們，我還是我。這何必掛懷呢？你說：我不能了解人類，這我不服，你撫心自問：是我不能了解呢？還是你自己明白說：我是永久不會改變我的初志，我決努力，非達到目的不休。我做的事，都是光明的，公開的，不怕任何人的批評，不怕任何人的議論；你不明真相，就妄加判斷，這是不合理的。你要曉得，你的姊姊不是一般下賤的女人，雖不固守舊禮教，也不趨合偽自由的潮流，虛浮的愛，是我向來看輕的。現在有班青年男女，往往把神聖的愛污穢了，將牠的真意誤會。唉！可憐一般偽自由非真愛下的犧牲的志弱者呀！我害怕，我爲我的將來，常抱著謹慎與戰兢，要免後悔之日，所以我無論對於何人，都是清白的，小心的，沒有可指責的餘地。棠！你相信麼？我也不要別人稱讚，只求對自己的良心過得去。人本來是識面不識心的，在這樣狀

態下的社會，不能叫我大膽的直走。這些不是實話嗎？我因此生了一種藐視的思想，覺得世間是空虛的，人都是不可靠的，但是，棠……（此處有殘缺）

松亭病好些了吧？望念得很。


前信說禮拜五上街去買東西的，誰知天不隨人意，偏叫我生起病來，不但沒出去，連牀都沒下呢！一直睡到今天，才覺好些，棠呀！你能想像出我病臥的痛苦麼？過去的情景，一件件在我臥牀生病時洄起，在腦中沸騰，想來想去，真使我心裏難過，難過到極點，又想早離開塵世，這苦惱的大地，多痛心呀！

此時雖然起牀了，還是勉強，洗臉時，拿鏡子一照呀！瘦了這多喲？二天內只喝了三碗粥，今早單喝白水，一切的飯和菜，看見就頭痛。同學吃飯去了，我一人坐在院中石頭上發呆。現在才給你勉力寫信，寫到許多了，結束吧！請原宥我無力心跳，手痛，怎好呢？我的隱棠！

秀月於口口禮拜日。

★  
★  
★  
★  
★

隱棠弟：



昨天又接來函，追問我爲何不回你信，這真叫我莫明其妙了。我向來不是慢性的人，若有信來，除爲特別的原故，我決不遲延不答，使別人心急的。我也希望人也是這樣對我。我給人家的信，有時若過期人家仍無回信，那麼我決不再作第二封信去責問，我總疑惑他另有別故。我自己回人家的信，總是在收到後第二天就回覆。可是這次的兩封信，我都收到，並也立即回覆了，爲何你收不到呢？這真是疑問了。是郵局失落呢？還是你家另有人收去？請去問你哥松亭可曾收到我的信，他的信和你的信是一齊發出的呢。

這次你又寄信到校裏來，真害人不淺。你要曉得，寫到校裏，便不能說什麼顏君，因爲校規的嚴厲，信都是私發的，爲顏君的話，真把我急死，記過是逃不了的，這次！你做事還是這般草率嗎？

你近來想必平安，前幾天生著的大病，（已在那兩封內說過）現在雖然好點，雖然仍舊上課，但是咳嗽非常利害的時候，簡直連肺葉都要震破，咽喉又乾燥作痛，飲食不欲下嚥，身體軟弱，夜間常是失眠，也會在醫院看了幾

次，但是毫無用處，不知幾時才痊愈呢？

「榮！我有事請求你，請先告訴我可否。如可，我便告求你，否則作罷。」

昨天上街買東西，正走時，忽然一輛腳踏車直向我身衝來，將我的馬甲撕破，你看氣不氣，我也不便和他爭吵，只請警察教訓他去了。

又咳嗽起來，使我不能再寫，就此輟筆吧。敬祝

康健！

秀月。

★

★

★

★

★

親愛的隱棠：

你所望念的我，現在已起牀了，請不要遠念吧。你也平安嗎？

昨天接到你的信，說要給我買馬甲料，我看你倒不必如此，你的愛我，不一定要在物質上講求。我所望於你的，是你誠實的心，和你的智識加增，作一個健全的好國民；為國家為社會未來幸福的開導者；並不要你什麼餽送。況馬甲我已有幾件，而且馬甲的時運快完了，請不要買吧。等我有需要的時候，

再向你訴求。

你的來信，封封都要我表示態度。我也曾經考慮過，你所謂的態度，是否就是問我對你究竟怎樣嗎？我想：態度二字的表徵，是由於行爲，不是在筆墨上足以寫出的，我也不好怎樣說。總之，你的愛我，我知道是出於至誠，這是我絕對相信的，也不要再四多說。就是你從前的罵我，也不過是出於嫉妬，或是他人的驅使，仔細想來，這大概總是愛的變態吧！你說這話對不對？和你的心意相同吧！老久我就知道你在愛我，但爲了禮教的束縛，不能領受你的愛，現在呢，我已離開是非地，又見你依然在愛我，又屢次將書報寄給我，唔！我再不能向你轉臉了，因此又引起我們書信來往；前信多少我已向你盡情的訴說，要知我對你完全是純白的心！是無偽的愛！是天性中流露出來的靈！決非一班肉慾者，所能料想到的；實已超越人們的心理。隱棠！你知道我的心麼？

請不要把我給你的信給人看，免得在我回家的時候，空氣緊張起來，使我倆心中不安。

你已向我要過兩次照片，但我現在不能給你，不是不肯給，實在因為沒有照的原故。從家裏帶來的，又多被同學要去了，又不是最近的，也沒甚意思，刻下因身體不好，不願去拍，請再候數日吧。

聖誕節快到了，請替我買賀片十張，不要最好的，只須在三四分錢一張的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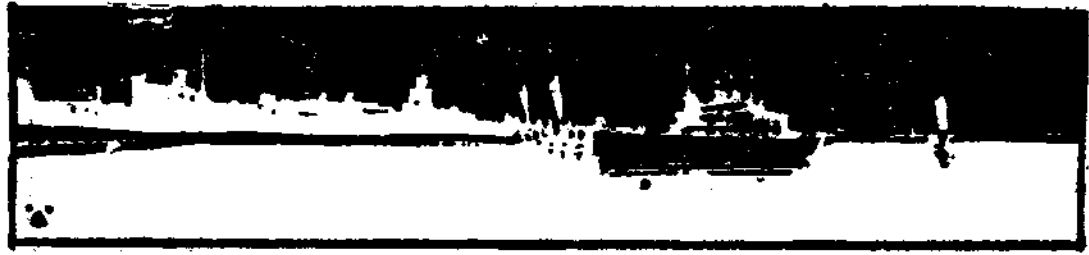
隱棠！課鈴在響了，不能續寫，再談！

秀月。

棠弟：

前寄一函，不知收到否？心甚念念。上禮拜日收到你的來信，說已為我買了一件衣料，真把我急得要死，棠！你何必呢？你叫我告訴你寄到那裏，你看我好怎樣說，還是不要寄來吧。再有四箇禮拜，就可回來了，給我買的賀年片，就請你快點寄來吧。時候不多了，急等著用呢！

聖誕節一過，我們期待著的年假要來了，時光真是可怪呢！在沒要緊的



時候，去得特別的快，在有著等待的天日，就覺牠去得太慢。聖誕節怎還不來呢？笑話，我在和小孩子一樣的無聊啊。

不多說，祝你

康健！

秀月。

以上有缺信，到寒假還有許多時日，不至不寫；以下的應是來春寫的。

\* \* \* \* \*

親愛的棠！

你我又五六天沒在一起遊玩了，城牆和公園，也少了你我的足跡，天空中也沒有你我談話的聲浪。我們雖不能天天在一起，但是，我的身體遠離你，心卻是跟隨著你。我走路，我讀書，我睡覺，我起身，我立，我坐，沒一時會忘掉你，不知你也在思念我嗎？多久想寫信給你，不知你會否離開如皋。我因渴想你的心過於懇切，就拿筆寫起，等接到你的信時再寄我的棠呀！你還和我一樣的



心意和我一樣的思潮嗎？我希望是這樣，我願不至落空不至到失禮的地位。我的意中人哪！十三的那天，我因不忍和你離別，就再三陪你在西門盤旋，直到戒嚴以後，才慢慢回去。我還立在門口等你漸漸走遠，看不見你，才推門進去。回到自己的房裏，把行裝整理好了，父母弟妹都已在夢裏尋覓歡欣去。那時我真沒懸望的可能，捨不得別你，便又寫了一信交給麗華妹，並附著一張小照，以作你念我時的安慰。第二天早上，時鐘沒到六點，我就起牀，行李捲好，早飯也沒吃，就出門向東門跑去。一方面是去拿我的鞋子，一面還想見我的愛人一面。但是，到底失望了！我把事情做完，來到你的門前，門還關閉著，叫麗華喊了幾聲，過了一刻，裏面仍然無聲，我不能再等了，和你別了吧！很快的跑到家裏，誰知父母弟妹早到車站去，我只好又趕到車站，已九點鐘。汽車預備好，我們上車，心裏又難過起來。我向四面觀望，心裏生著一種感想，因這感想又引起了我的悲嘆，我想到這次的離如，倘若我家搬到雙甸，還不知那天能再到如皋，說不定這是末次的離如呢？將來達到我倆的志願，還有再住如皋



的可能。否則！

十二時到天生港，下午二時登大德江輪，晚九時半到澄。十一時到朱芳樹家（朱君乃誠善的好友）。第二天到校，又送誠善到首都去。我在十七日，已開始上課了。這幾天我只等你的來信，好安慰我不定的心情。

我們春假有十天，我想要父親來信，在春假時出校幾天，不知能辦到否？

顏若蘭仍在本校求學，我問她許多話，她都不肯說。她問我們有沒有見面，我說沒有。我到你家去過兩次，都沒有會著你，但遇到松亭的，並說松亭把她寫給你的信，給我看了。她非常作急。我還說你寄了一張相片給她，問她收到沒有？他說沒有，上面寫些什麼，我說沒寫什麼，祇寫著名姓。她更作急了。她說：若沒有名字，還好，有名字時叫別人收去，才不便呢。她要寫信問你，究竟有沒有寄來，我說：你已和我同日動身到南京去。她說：做什麼？我說：去投志願軍呢。她說：志願軍嗎？秦幼琴也要去呢。我說：好呀！他們在一處，你寫封信去介紹吧！她不說了，只是笑箇不住。

放學後，她回去了，這兩天又沒有來，不知爲了什麼。前幾天寫了封信給何梅，託他領導你，並勸他些話，不知他怎樣答覆我呢？

我們的算術先生又病起來，算術課缺，閒時很多。我的話已說得不少，且停止吧。等接到你的信再寫。  
秀月。二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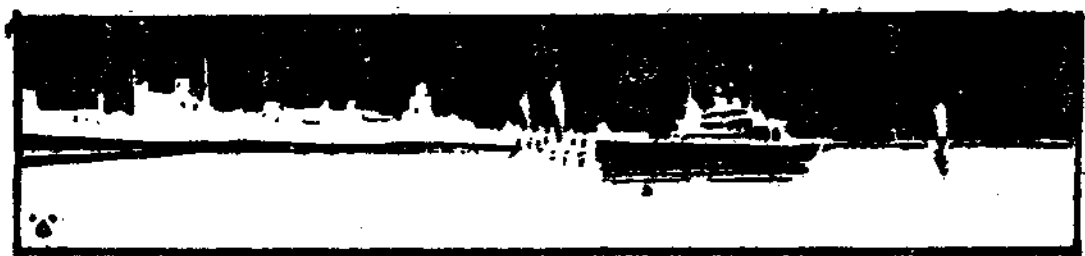
★ ★ ★ ★ ★

親愛的！我這幾天非常的憂悶，沒有一時一刻放心，你到南京路途上的危險。我寫了信給何梅和麗華，打聽你的消息，到今早還沒得到確信，我的心真煩擾到極點，你到底在何處安身呢？

今午得你的來信，我是怎樣的欣悅喲！

你仍在家，並未遠行，我更放了心。棠呀！你早一日來信，我也少擔一日的  
心思，你爲何到今天才來信呢？

你我既有志願在先，言語表明在後，就請你不必把我當做外人吧。無論



何事，儘可直接認真的說出，若有拘束的時候，就不是完全出於「愛」了！親愛的！我不願你這樣，我願你以純潔的愛愛我，以作你我美滿結果的先兆。我心是固定的，我的話決不更變，是以整箇的心愛你，毫無隱瞞，我親愛的！你相信嗎？我們前途是光明的，只要你努力，要打破前路的障礙，衝出四圍的魔陣，我永遠跟隨你，看哪！我赤裸裸的心跡，都供獻在你的面前了，可是你呢？

你說要讀書，我非常的高興，望你不要再三心兩意了吧，就立定志向，還是往學問的路上走去。不要貪玩，快把書籍溫習好，以備應試吧！千切不要以吃苦而灰心，更莫為年齡的幼小而懈怠，總要一心向學，作成你立腳的本能。下學期如考取高中，中學畢業不過二十二歲，若有志走去，也有進大學的可能。大學也不過四年到六年。到大學畢業時，一切就可以如願呢。我常常為你禱祝，上帝要賜給你的光明呢！務必認真，務必認真！

日間早起，夜晚早息，因為讀書的良辰，沒有比早上更好的，夜晚決不是辦事的時候呀。小說書，頂好不要看，以免讀書不專。只有三樣是考時要緊的，



國算，英文，國文要請人指教，不能死讀書籍，算術要仔細從頭學到尾，代數也要緊，看人家學校教到那裏，學到那裏。英文只要把文法學好，別的不甚要緊，請定心用功，書我這裏很多，若要用的時候，請告訴我寄給你。我的愛人哪！你是聰明人，你自己知道如何辦，也用不著我亂說。

我現在咳嗽較前好些，請不要掛懷。

功課並不忙，儘有空閒給你寫信，陳先生還沒好，且暫歇下，續後再寫。敬獻給我的愛弟。

你親愛的姊姊 秀月

至親的棠：

前信已答，想必早已收到，我赤裸裸的心跡，都在那信上表白了，你能儘量領會嗎？你以為我的話怎樣？我希望你是和我同情的。

你說：你在家煩悶，我愛！我在此不和你同樣煩悶嗎？家居生活的無聊，我深知曉，但是不必煩惱，不必心焦，寂靜的生活，決不是永久的，終有歡樂的一



日。我愛！你努力前進，放寬了心，不必猶疑。那歡喜的日子在等候著我們呢！

前次來信說，在家溫理舊書，預備下學期投考高二，我那時的滿意，沒有人能思索。我只有向上帝禱祝，不使你心改易，不使你志變遷，願你定心盡力求學吧。年紀尚幼，不遲呢！切不要把你的青春耽誤。學為立身之本，這話說得不錯，你若有了普通智識，無論何事都能應付。你說：中學畢業沒有什麼了不得，這是。但不一定學校出身，必在教育界服務，你看不是有多少學校出身的在做著其他的大事嗎？難道只有暮氣沈沈的教育界可安身嗎？中等智識是不可少的，你先有了中學程度，進大學到那時也容易。現在唯一的願望，就是要你定心求學，別無他事，你要憐念你姊姊的苦衷呀！努力！

松，爾的聯姻已在目前，我也想不出道賀的方法，我想買一隻銀盾，但已不及了，最大的攔阻，是不能出校，什麼都不成，就是出入便利，在澄江這樣小地方，也沒有可買的東西，親愛的！這事又不得不煩勞你了。請替我買一隻鏡架，寫上幾箇字，現成的也好，祇有這樣了，別的是很難達到的，我愛！你知道該





你的兩封信，我都隨時答覆了，但還沒見到你的回信，我心焦非常，昨天是禮拜日下午沒事，在這空閒時，使我生了無限的苦惱，眼也陪著流了淚。我自己也不明白其所以。我真感覺得作客異地的困苦，每每遇到一件不如意的事，就有說不出來的難過。我愛的棠啊！你切不要以為出外是容易而快樂的，我真羨慕你的地位是何等自由，何等的快活，任何力都不能壓迫你，再大的潮流不能沖動你。我想：你如在天國一樣，你還說寂寞嗎，我心裏難耐，一切事務都無心去理，只有拿筆來少消我心頭之悶。有一首新詩，是昨天隨口而出的，且寫給你看，也是我心絃上所振的幽聲——

春天又來了……校園徘徊，侶伴何在？離家遠遙！便魚雁難到……牽寸心縈繞！春光好，春日耀……誰知我心煩惱……故鄉消息如何？近來寥寥……（此詩缺處很多，但我不願刪去，有的我都留下。）

我心裏愈煩，愈覺得校中寂寞，愈想到在家的快樂。你我同遊的適暢，雖不像別人去找那情海的 Sweet，也不尋那錯誤的娛樂，但按著我們純正



的心，神聖的愛，彼此談論有價值的事，倒還覺得比什麼都好呢？你呢？想你在正  
在家參加松，蘭，新婚的筵樂中，所……（此處殘缺）

你說正在家溫習功課，我是極力讚揚著，祝頌著，企望你努力，不要一暴  
十寒啊！

我給你的兩封信，諒你已經收到，但不知為何不給我回音，你前次的來  
信，應是在收信以前寫的，我不知你對於我的信，是有為難之處嗎？抑或另有  
別故呢？請即告我，以明真相。我最喜人坦率無偽，凡事要說得透澈明白，究有  
何為難？不妨直說，以免誤會。我的心是明顯的，我的話想不是無意識的，我……

近日功課很忙，尤其是算術，現在要準備第一次月考呢。

忙裏偷閒的寫了這信給你，靜等你的回音，我是在怎樣盼望呢？祝你

康健！

秀月三月十日

\* \* \* \* \*

親愛的棠！

我昨天下午才給你一信，以為你沒給我回信。誰知？昨晚由雷音傳來的惡信，我聽見這事，幾乎使我暈絕，更是使我痛心，使我斷腸；我的靈魂也因此事要驚散了。我的棠！你的信寄到那裏，誰知偏為雷音的父親看見而燒燬了。我自恨薄福，不能看到你的信。今天特快信告你，下次的信不能再寄去。附上另外一箇通信處，請寫信寄來，從速給我的回音。並將上次那封信上的話，重寫上，因為我很要見你那封信上（被焚的信）答我的話呢。我日夜在掛念著，只要看見你的回覆，難道因這次的錯誤，就使我不得你的心嗎！

春假已在目前，蘇州我不去了，倘若假日多，我要回來一趟，但聽說只有四五日呢。

我只願暑假快到，你我可再敘舊情，並願我家不搬，免你我分拆。在此只剩了三月的光景，三月光陰消磨後，便是可欣的假日。我得脫開口口的轄制，再也不要進這校門了。

麗華妹妹有沒有收到我的信？他若要寫信來給我，就請你替他寫一信面，或放在你信內給我，他年小貪玩，望你指責她，不讓她逃學，你要盡你為哥哥的本分呀！

不多說，再談！願康健抱著你。

你的秀月十一日。

\* \* \* \* \*

隱棠弟：

連寄了幾封信，怎全沒有得著你的回音，我知你正在用功，我很歡喜。假使你很快的從學校中出來，你我的事就能現實了，棠弟！你要努力呀，請不要變，一直到暑假。

春假的短促，使我失卻回家與你晤面的機會，這也是沒法呢，就詛呢也沒用。我今後只皈依自然，完全抱持鎮靜的態度，在等，在等著上帝賜與我的時機。

雖然五天的春假，是如何地的難過呢？從早到晚，只等你的回信，我也去



看了幾次信箱，但終是沒有呢！棠弟呀……

（這封信只贖了一頁，其他沒有找著啣結的，語意不完全。）

★ ★ ★ ★ ★

足有一箇月沒接你的來信了。我每天只抱著你的照片呆看，有時想到傷心時，竟也會流淚。棠弟！你知你姊姊的所苦嗎？你要寄信給我啊……（此處有殘缺，）

……他們新婚後……（殘缺很多）我們不能達到嗎？上帝！上帝！請不要懲我們……（此處殘缺）

這幾夜失眠，輾轉牀褥多麼難過啊？棠弟！完全在思念你呀！請給我回信呢，就說一句也好：『親愛的姊姊！棠平安的，請放心吧。』我也就心滿了，棠弟！寫吧，就這樣，只要是你的手筆，便是我所要見的福音呢！請快點，不是你在病了嗎？我在怎樣的等候呢？獻給我最愛的棠！

★ ★ ★ ★ ★

秀月

隱棠：

一次一次的來信，你總接著吧？爲什麼總不見你的來信呢？是失落了嗎？這次我掛號寄來。

你不給我信，是嫌惡我嗎？爲什麼我真猜不出。哦！你是爲我寫信給馬等幾箇人嗎？棠！你太心窄了，純潔的愛，不爲一切參和的。你也不致疑心於此呀，但是，爲什麼？隱棠！請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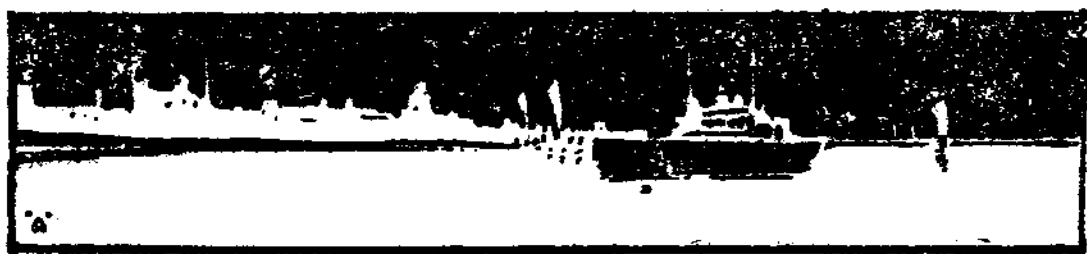
……（中缺一段）……

月餘不接你的信，唉！這是如何可痛的事呢？你要寫信給我呀。我始終如一，永遠不變，我只期待著你的手諭，就是罵我也好。女人就是這樣的弱者，棠！你不幸有我這樣一箇擾你的姊姊。但是，你要原宥呀！我是怎樣在急待呢？別無所求，請即覆我，祝你安緒如常！

秀月。

——終——

此稿在五月內投到。細味函中語氣，纏綿哀豔，似非向壁構造。編者因爲




欲根究事實起見，多方探詢，費時甚久，始據如皋某君告我，略得梗概。某君謂隱棠秀月，雖係假名，確有其人。隱棠且係一血性男子，前年在某校肄業時，加入某黨，工作非常努力，後識秀月，鴻雁時通，兩情脈脈，遂如蠶自縛，深陷苦海，屢受其同黨警誡誹笑，自忖不能兩全，始毅然斬斷情絲，對於秀月之函，置之不覆，以冷其心，不謂秀月責難之書，更如雪片而至，語多悽惻，讀之淚下，隱棠深恐不能自拔，於是悄然脫離學校而去，不知所往。其後秀月聞之，幾致自殺云。傳聞如是，未知確否？

編者附誌

## □ 到 鄉

沈光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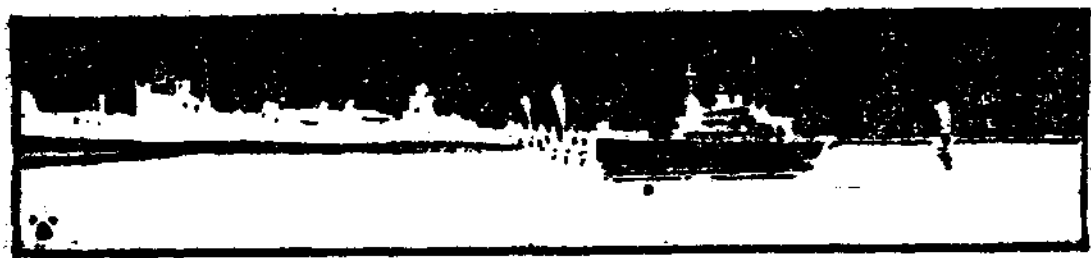
匡先生在晨光熹微裏，恩恩地行了。舟子在前面挑著極簡單的行李，輕快地走著，雖然早晨天氣不十分熱，醬赤的背心上，還時時滲出細微的汗粒。他隨著舟子，走東轉西，心裏好似失了什麼似的，老是沒有主意。大地上瀰漫著晨霧，稍遠的景物，便模糊得剩些輪廓，一如他生活的象徵。他倆彎過樹林，



穿過村落，便有一二頭村犬，發狂似的嗥著。在他腦筋中，如怨如憤的想：「人窮了，狗也嗷嗷不休的來欺侮；可惡，拜金主義的狗！」轉上大道時，巍峨的禮拜堂，便安靜地站在面前，爲了時局不靖的緣故，舟才靠在這裏。

船上的設備，非常簡陋，沒有篷艙，也沒有坐位。除了中間放著一箇小竹椅外，還有一把粗大的瓦茶壺，貯著一壺濃黑的隔夜茶。是年久失修的緣故吧，艙內滲進的水漬很多，使人不能兩足安然垂下，不得不閣在船舷上。還有泥草和人糞的臭味，時時襲入鼻管，令人作嘔。他有些憤憤，自言自語的說：「他媽的！簡直是囚犯生活！」待轉想到昨天哀求鄉董轉輾設法到這船的情形，便又立刻心平氣靖了。

船上除了匡和舟子外，還有一箇十二三歲的女孩，衣服不很整潔，枯槁的黃髮，挽成小小的辮髻，坐在船頭划槳。匡眼看著曲折的波紋，迅捷地流去；水面的浮藻，輕輕地掠過。聽得欸乃的櫓聲，遠近的蟬聲，好像爲他唱離別之歌。隨波逐浪的船兒，把他顛簸得什麼似的，他茫然了，默默地想起家事。



「祖母已年逾七十了，母親也五十多歲了，都老了，在理不應該再要他們操心了。芸妹今年十八歲，嫁期也不遠，只有震弟老是不知不覺，嬉皮涎臉，整天價玩笑——小孩子們總是天真爛漫，最是快活，只是父親死了！唉，父親於前年死了！」

他受到經濟上的壓迫，聯想到他父親，不禁深深地感喟。接著劃了一根火柴，燃著一枝紙煙，望著那圈圈上升的煙紋，繼續地想。

「今天合家的人，爲了我出門的緣故，黎明大都起牀了。妻子更起來的早，爲的是預備早餐，整理行裝。唉！她真辛苦極了！昨晚不是他最後的睡嗎？整天的操作以外，還要料理瑜兒琳兒的尿屎，留意他們睡覺，吃飯，穿衣等事。這回琳兒病了一箇多月，她不知道費了多少精力心血，才得痊癒。祖母還絮絮叨叨說她不留意，不愛護，她自己也認錯，不該使兒輩病了。唉！母愛纔是偉大，纔是真摯。」

他感覺到什麼似的，把煙灰彈了一彈，接著拈在嘴上，斜仰的鼻孔內，頓



時現出兩道灰白的煙鬚來。

「十八塊錢一月，就得冒險去幹，到這落寞的地方，去過那淒涼生路。兵大爺的光顧，他們（指教育當局）是不管的，經費無著，他們可以搪塞的；要是你稍差一點兒，他們就會擺架子說官話了。他媽的！誰願意幹！」他快快然了，但接著便有強烈的反問：「不幹又將怎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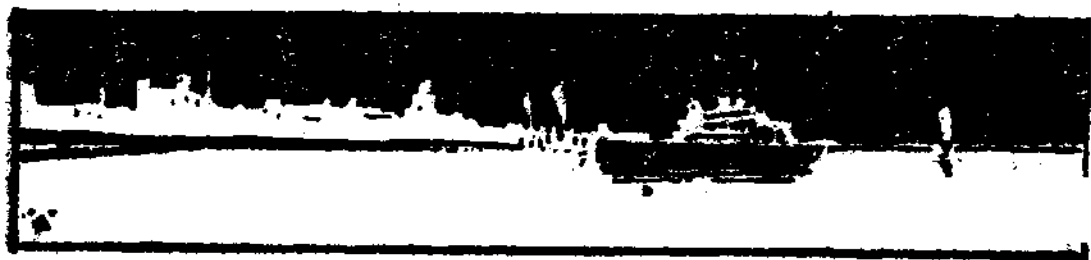
禮拜堂的鐘聲，遠遠地隨風傳來；兩岸的蟬聲，叫得更熱鬧。他似有所思，回首問舟子：

「有多少路了？」

「才六里呢，先生。」舟子隨便地回答。

他默計二十里遠的路程，還不到三分之一，真覺氣悶極了。伸了伸腰，旋用匙開了提箱，取出一本魯迅的彷徨，隨意翻閱，藉以解悶。

這時太陽驅散了濃霧，現出威嚴的面龐來，射著強烈的光芒，籠罩著地球上的一切。船經過村子，小橋，廟宇，樹林，緩緩地前進。舟子頭上，覺得有點熱。



烘烘，耐不住，便在船梢裏取出一頂箬笠戴上，隨即唱著響亮的村歌，發舒他久困的精神——

山歌好唱口難開，

櫻桃好吃樹難栽，

白米飯好吃田難種，

鮮魚好吃網難擡。

「阿水叔你好快活呢！」一箇十五六歲的牧童，牽著牛，赤著腳，頭戴破草帽，向舟子招呼。

「隨便唱唱，木金弟，你在這兒牽牛。」舟子答。

「半點鐘前，包家橋過著大兵呢！這裏紛擾的了不得。」牧童故作驚惶的神氣說。

「什麼？包家橋是離此二里的包家橋？」舟子靠了船兒，驚愕地問。

「當然是離此二里的包家橋。拉夫踏船，打雞殺鴨，還把東巷村張阿金的老婆打壞在那裏呢！」牧童肯定地說。

「現在怎麼樣了？」

「現在聽說開到T城去了，沒有什麼事。不過，阿水叔你還得留意這些大兵，一批，二批，三批……的開拔，不知幾時開拔淨盡，這裏不知被他們擾得怎樣哩！」牧童牽了牛，緩緩地走了。

「往南村必須要經過這地吧？」看彷徨的K，不由得這樣問。

「當然要經過這地。否則走大江，大江更靠不住。先生，怎麼辦呢？」舟子帶著哀憐的神情。

「……………」

「先生，」舟子繼續地說：「我們小人家，全靠這船兒。農忙時下肥料，載貨物，平時上城下鄉，都需用牠。雖是破陋得不成樣兒，要是被兵大爺硬踏了去，先生固然要損失，小人全家的生活，又將怎樣呢！」說得又伶俐，又懇摯。

「除了叫這女孩子上岸，探聽虛實，再作進行外，沒有旁的辦法。」K聽了舟子絮叨的申說，有些憤憤了。

暫時雖然沒有什麼動靜，但各人心中，甚至每箇細胞裏，都擠滿了驚惶

的成分，神色不無有點兩樣。現在總算平安地過去了！不禁私自慶幸，說聲「萬幸！」

★ ★ ★ ★ ★

學校係新創，開學已一箇多月了。陸續來的學生，總計不到二十箇。雖都拖鼻涕，亂辮髻，瘡癩滿頭，髒得不成樣兒，但K並不因此而灰心，還能夠安然地從事。他覺得一月來的辦學成績還不差：第一是校舍的佈置。這裏是三官堂，前後共計兩埭。三官老爺等偶像，統被移置於前埭，後埭開了幾箇窗（與其說窗無寧說洞）改作教室。裏邊除了兩方黑板外，還安置著二十餘副雙人桌椅，四周雖也懸著中山像，黨國旗一類東西，但因光綫黯淡，幾乎辨不清楚，只見滿室凌亂的紙條而已。此外佛具儲藏室，改作寢室，與休息室，天井指定為操場，總算草草地佈完竣。第二是學生程度的編配。學生以前曾經讀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幼學、三字經、百家姓等，有的讀了半部，有的讀了三百頁，程度參差不齊，編成一二三四五級。每級學生之少，程度之低，真是無出

其右，有時不禁啞然自笑。

學校東旁是一箇村落，村落裏有二處茶館，是村民聚集的地方。照例到了下午一點鐘左右，村民紛紛地到此消遣——飲酒、打牌、喝茶、閒談。老板是富有經驗的人，招待顧客，十分周到，尤其是村長里正，不敢一絲怠慢。這裏也有幾箇小販，販賣香煙、糕餅之類，博些微利，生意倒也不壞。所以一到下午，頗有些熙攘之概。

在日中時分，老板按了往日的經驗，捧著樹柴，蹣跚地踱進茶館。身體是胖胖的，嘴唇上留著一些稀疏的花白鬚鬚，雖是五十多歲的人，看去好像不過四十來歲。這是終日游閒，不須勞心勞力的效果。他引起火把，頓生一縷油煙，往上直衝，繞梁盤柱，經了風力散佈，瀰漫滿室，使人哽咽，然而不久便恢復原狀了。他把地掃了以後，便捧著煙筒，蒲盧盧地響起來，等候光臨的顧客。

「老先生，來的這麼早，」他開始找到顧客了，是一位弓背緩步的塾師。  
「沒事就來得早一點，——現在不比以前了，閒散得多。」塾師感想到



自端午節私塾被勒令停閉後，生活閒散，便似怨似閒的答著。

「本來像您老先生，也夠得休養了。今年六十多吧？好在<sub>不</sub>靠這點點束脩。」老板手提鉛壺，順意補入這些。同時茶壺動動地響起來。

「束脩！」塾師鄙夷地說：「靠這點束脩，喝風喝水！六十二歲的人了，本不願意幹這些拖鼻涕可厭的小孩子。」把頭移轉方向，好似避掉可厭的障礙物。

「笑話！」癩痢阿二口含著黃煙筒，踱進來插口說：「有本領的老先生，倒不能教書，佛像倒可隨意移動；造字的孔夫子怕也要打倒了吧！」順風使篷地指著那學校，露出焦黃的牙齒。

「反了，世界是反了！聽說連大學中庸三字經千字文都不許讀了。」老板盡其平日印像中所有的書名背出，帶著微喟的神氣。

人愈來愈多了，和往日一樣，濟濟一堂。打牌的打牌，喝酒的喝酒，抽煙的抽煙，閒談的閒談。小販急於授香煙，遞瓜子，倒酒，沖茶，忙得不亦樂乎。確是洋

洋大觀，極盡熱鬧。

「洋學堂如辦得與，我至死也不信的事。」木匠阿六手摸著中風，突然地說。

「不過管管兒童腳頭罷了，誰真心願意去讀書。」對面紅鼻頭阿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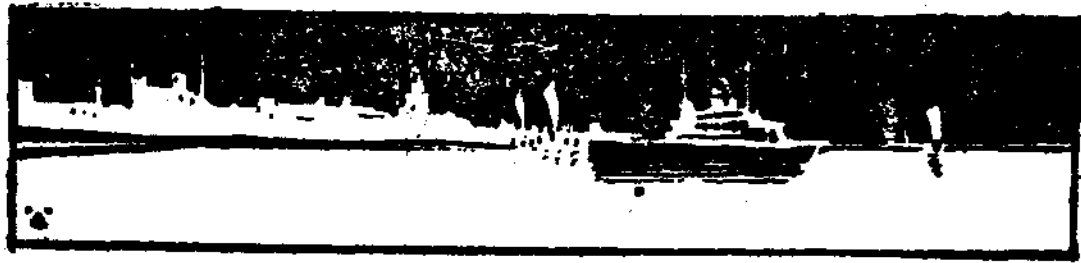
「不識字好吃飯，不識人才難吃飯呢！」在旁看牌的阿火插口說。

「那也不然，識了字總便宜點，否則便給人家說「目不識丁」「開眼瞎子」。」木匠阿六不滿意阿火的言論這樣說。「不過洋學堂我總不喜歡。」

「要教書便得造學堂，把我們的三官堂佔據算怎樣！」坐在對桌喝酒的張香官說，眼睛水汪汪地。

「張涇林阿松的兒子前天死了，怕不是三官老爺作祟吧！」另一箇說。

「獨養子呢！聽說開學校便起病，許了心愿也不行，前天死了，可惜！」紅鼻頭阿金拿到鐵證似的，有勁地說。



「我們的阿三因進了學校以後，也時常生病，貼鄰姜阿二的愛弟，發痧子，小性命幾乎不保，想起來也是這箇原因。」阿火順手牽羊似的攻訐。

「他媽的！搗毀了這勞什子！叫他這忘八蛋，滾蛋！」張香官醉得站不住了。

這時弓背的塾師，聽得紛擾，緩步走來說：

「你們不要胡鬧，鬧出事來，要吃官司呢！」似勸解，似恐嚇，衆人都瞪住了。

「總之教的書本，確是不行，什麼「貓狗豬羊」的呢麼呵！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算是洋派吧！」塾師繼續地說。

「就是從古以來，也只有蠻夷化於華夏，未聞華夏化於蠻夷者也。哈哈！」帶著讀古文的調兒，頭搖擺著。

衆人覺得有點深奧，含糊應對著。只記得「書本不行，」是天經地義，確切不移的了。



「月初這裏捉賭這件事，大概也是這箇忘八蛋掉的槍花！」善弄是非的阿火又插口，帶些憤憤。

「那有什麼辦法呢！只有我們的小孩子，不去請教！消極的抵抗，看他怎樣難我們！」木匠阿六從容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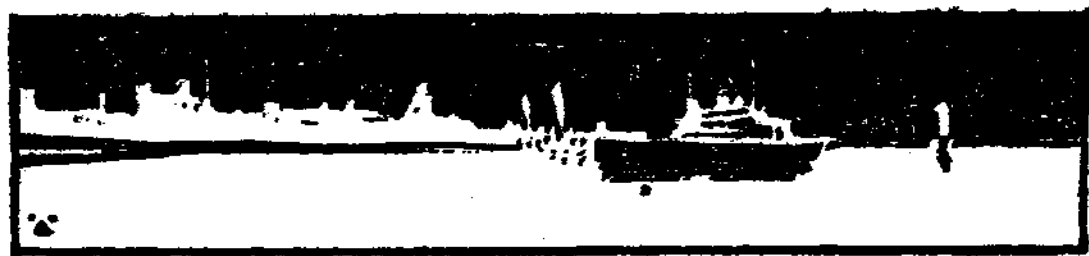
大家覺得他極有理由，確是妙法，不禁齊聲地：

「哈哈哈哈哈！」裏面含著欽佩，照辦的意思。

這裏直等到歐陽子所謂「夕陽在山」「人影散亂」的時候，才漸歸於靜寂。

\* \* \* \* \*

幾日來學生突然地少了。那天天空中滿佈著黑雲，風呼呼地吹著，接著便有絲絲的雨條，愈下愈大，最後是傾盆大雨了。路頓然滑濘起來，行人在路上走的時候，黃泥漿直濺到膝灣上邊捲起的袴管。午後雖是放晴，路依舊滑濘得不堪。到校學生，只有二位，而且都是校董先生有關係的人，一是兒子，一



是外甥爲了情面關係，纔來求學。教育委員，今天突然地來視察了。見了這一對學生，立刻皺眉說：

「學生數怎麼出席得這樣少？」

「是下雨路溼的緣故吧，平時還好。」有些不自然的答著。

K帶著倉皇的神色，演戲般的上課以後，立刻走來招待。教育委員已提了公事皮包，想恩恩的行了。他順手翻閱些表格，並且帶責備教導的口氣說：「學生數未免太少，總得想法聯絡家庭，才不致虛糜公帑！」身體已到校門口了。

他悵望著教委，走進船艙，欵乃一聲開船以後，才惘然地回進校內。反背著手，蹣跚地走著。

「十八塊錢一月，還打九扣；下月份薪水說不定要拖欠。飯金六元，書籍用品，代墊四元，來校船金一元，後天錢老夫子兒子喜事，又必須送禮，至少一元。還……」他回顧生活艱窘，不禁噓了一口長氣。

「信」校董先生家裏雇用的長工阿根把信遞上。「這是長春堂藥材店老板寄給我的，說是先生的家信。」手裏提了籃兒，恩恩的走了。

他撕開信封，抽出信箋——

惠兒知悉：

一月來想身體安健。祖母近得不治之症，需用浩繁，渴望兒歸，料理一切。暑期琳兒病費，亦須結束。中秋在卽，深望籌借三四十元帶家，至囑！

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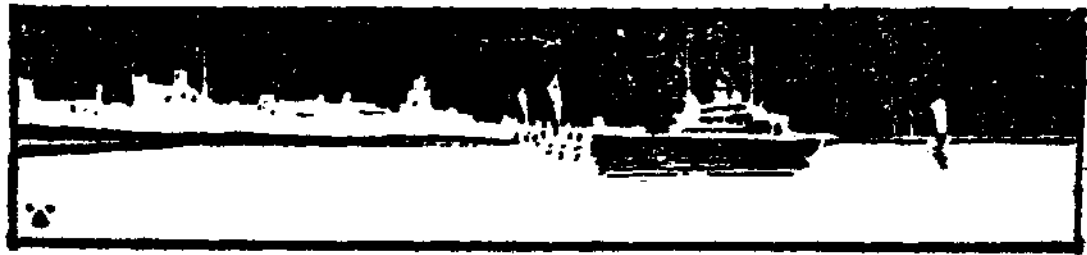
他悵望著天空的流雲，若有所失地呆住了。

一九三〇夏完稿於濠溪

## 破廟裏的賭徒

漫·雄·

歸林獨遲的飛鳥，也有點倦了，集在竹梢上一陣陣的噪著；人們也從田畝裏，荷著犁鋤，唱著田歌，踽踽然踏著夕陽的微光歸去。



晚風含笑，送來媽媽喚他的聲音：


「金勝！——金勝！——……」他岸岸地由古廟的賭窟中，啣著一口紙煙，赤著膊，四顧晚風前的參天古柏，不住搖頭頓足，隨著吐出的白煙而咕嚕著說：

「悔不該不聽老四說，把一件愛國布的衫，也給了那王八！」自己向頭上打了一掌，又說：「悔不該……」不住的說，不住的打，不住的頓足搖頭，慢慢行到媽媽面前，媽媽還是扶著竹杖立在門外的竹陰下喚：

「金勝！——金勝！——……」有點嘶竭了，金勝才憤憤的走到瞎眼的媽媽的耳邊，洪鐘般的說：「喚什麼？」她也不怒，很溫柔的說：

「金勝呀！爸爸小媳婦工作回來，已很倦很想睡覺，所以他們先吃了，還留有半鍋飯，幾碟小菜，娘候你呢！」

他一聲不響，跑入廚房，打開鍋把熱烘烘的菜飯，端在門檻上，就著新月的微光，獨自一箇人很嚼。



媽媽好容易摸索得一隻碗，盛了一碗殘飯，蹲在門邊，咳嗽不停的咽著。他吃飽了餓肚，餐具不收拾，連沐浴都懶，倒頭便睡，鼻息鼾鼾；媽媽還是絮絮叨叨：「兒呀！……肉呀！……金勝呀！……」的教訓著；父親偶然在夢中說：「金勝回來了沒有？」小媳婦的牀上也有時輾轉反側之聲，唧唧的響著，他是死豬般睡著，再也不做什麼。

第二天一早，他便把父親穿著而夜裏脫下的舊衣偷了；並摸索了母親枕下，逐歲積來賣棗子的幾吊老錢，又跑到那小邨上的破廟中去了。

老頭子起來，找不得衫穿，便好歹尋件破衣，教瞎眼的婆子亂綴一綴，掛在肩上，以禦曉野的輕寒。

\* \* \* \* \*

近來他們園裏的棗子，漸漸的熟了。金勝也有好些日子不會回來——大概近來得點勝利——媽媽是晚晚倚著竹杖喚他，媳婦雖行動如常，但總有些不安的現象，老頭子也曾幾次到古廟找過；但也沒有見著他的影子。



棗子由白而黃，而間著斑斑的紅疤，映著日光，鮮美得很。老頭子將破布縫成一箇袋，又找箇破籃，每日把已熟的棗子，挑入村市中去賣。

及至滿枝已熟，老婆子便移張小板凳，在樹陰下守著，一面把手中的一根竹枝，擡在籬笆上，沙沙地響；一面口中喃喃的罵：

「瘟鳥兒！死鳥兒！小偷兒！……小猴兒！不要欺我眼睛，便來偷我的棗兒吃！仔細，我抓著剝你的皮！」鳥兒偏欺她，在樹唱著調兒，啄她的棗子，有時還啄下一兩箇，打在她的白髮上，把她「金勝回來……」打醒，她沒有法子，只好照老調罵：

「瘟鳥兒！……仔細我……手裏的竹枝！」風吹樹響，婆子也是這般罵：

「小猴子！偷兒！……在娘胎便是偷兒了！老娘眼雖瞎，耳是不聾的！」

小孩子也誠然可惡，欺她老而無力，有時公然在她的面前作賊。

她直罵到媳婦們回來，她才扶著杖到門外喚一通金勝。

忽然「喚什麼」又發自她的耳邊了——可喜金勝回來。

金勝跨入柴門，鮮美的棗子已照他的眼，一陣陣棗子香直沁肺腑。

這晚夜，老頭兒似聞園裏的樹葉響。

早上媳婦入園裏摘蔬菜，看見地上滿是樹枝，樹葉，一擡頭，呀！滿樹便似霜後的枯枝！棗沒有了！

老頭子倆，有點悲傷；金勝的牀寂然。

楊日基試作於廣西省立二中

## □ 旅店之夜

高雪六

在崎嶇而蜿蜒的大別山脈上，山路是這樣的難走：不同形體的砂石，在鋪著高低不同的山路。忽的一座山峯，阻攔了人們的去向；但你一轉灣，山的背面，又展開來有的委曲而蜿蜒的羊腸小道，驅使著人們顛踣流離的向前奔走！

夕陽已經西下，山居的幾家人家的屋頂上，升起了一縷縷的炊煙，由凝



聚而分散，而消失在黃昏的暮色裏，了無可見。他很急忙的便同小鳥投林的一般，提著他整日勞動而疲乏的腿，走上了一家小小的旅店。

他放下行李，脫下草鞋，揩了面，洗了他泥污的腳後，胡亂的吃了些飯，然後他便在放在地上的一張破蓆上，酣然的睡了。

夜的濃陰變成了雨點，瀟瀟的打在山石上作響。他從睡夢中醒來，一燈如豆的昏沉，照見了四壁斑駁不完的牆皮，照見了薰黑而放光彩的老屋的上蓋，照見了杉木的窗格在向他眨著鬼眼，他不禁的起了一陣寒慄！但不久，他的意識驅走了恐懼，而且很迅速的使他想到了他的外祖母的身上了。

我的外祖母呵！他不自覺的落了幾點清淚。但他依舊在想：我的慈祥的外祖母！你會想到你去世的四年後，你的心愛的孩子流落在一個山村僻野間的小小的旅店裏在悲傷嗎？並且這件大錯，又是你作了下來。但是我不能怨你，不能怨慈祥的你！你會把我從你愛女死後八天的地方——我的家中——抱往你的家中育養，你會把我從四十九天的嬰孩養起，成長到二十多



歲的男子；你會爲我受了一切人間所不能擔受的艱難困苦，而在你年老的時節，我只能把你的愛，你慈祥的愛，深深的藏在我的心田裏，我又何能去怨你呢？而且你的當時，以爲我已經十六歲了，無父無母；而你老嫗的侵襲，又是保持不定早晚不死，你是怎樣的擔心你的愛女的後根滅絕！你是怎樣的擔心你隻手養成的胎孩成人後沒有能力娶妻子！你又有什麼方法抑制你自己不去急速的替我訂婚呢？我不能怨你，不能怨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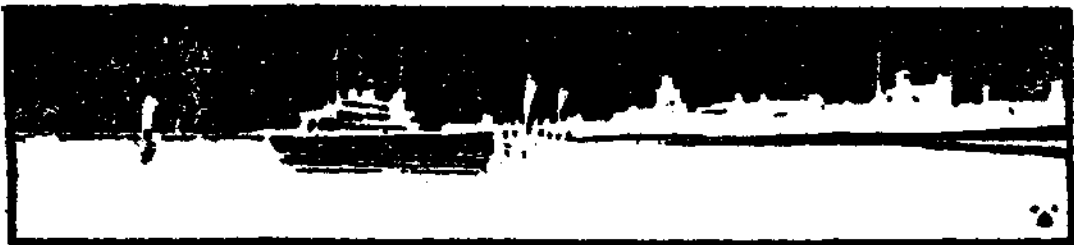
他這樣的想後，很急速的便使他想到了他所極其痛惡的她的身上了。

你呵，下賤的你！你或許會想到我在恐嚇你吧？錯了，錯了，你下賤的女人！任憑你守候一天，兩天，以至無窮的天日，總不會如你意想所到的我躲在一箇近城的地方，觀望你另嫁與否的風頭；而現在我已遠在數百里之外了，而且我將要遠遠的去在你所不可知的地方過我永久而永久的飄流的生活了。雖然你在忌恨我，痛罵我，詛咒我的沒良心，但我總不算虧負了你……於是更使他沉沒在回憶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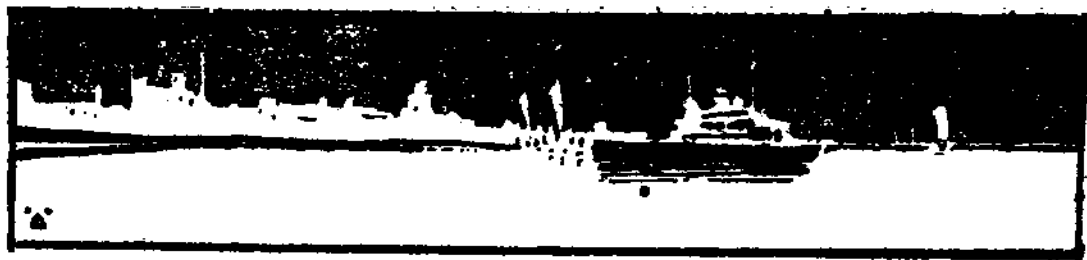
一天的午後，他捧著網滿紅絲而疼痛的眼，兀自的睡在家中——他從小寄活的外家中靜養，他的小友C君一進門便說：『景哥，她也越發張狂了！沒給人的處女，會像婆子般的在街上和人取笑。』他是怎樣的燃燒著他的內心的忿火；但同時他是怎樣的壓抑著這火的燃燒的烈焰不至馬上沖出，而被他的小友發現而愈加難堪。最後，他的小友走了，他是怎樣的用著他戰抖的心，戰抖而哀憐的聲音，去向他的舅父舅母之前，（他的外祖母已死）商求和她離婚的條件；但他的舅父，只不過對他輕蔑的一笑。他的舅母，也不過痛罵幾句他的小友不該從中搬弄事非，和勸他幾句不必聽信外間謠傳，硬算了事。而他呢，也因受不過他眼疾疼痛的折磨，而終於屈服在牀褥呻吟之間。

又是一天午飯的時刻，他的表兄帶著很忿厲的神色，訴說他在街上聽見關於她的傳聞的消息：『兵爺是怎樣的難惹；但她偏肯接近他們，惹得他們成羣結隊的擠上了她的門前院裏，行瘋作樂！』他又是怎樣的燃燒著他



的內心無名之火，而在他的表兄訴說之後，但他的舅父舅母，依然是若無所聞的在津津的咀嚼著他們所愛吃的粉香的大麪豆。

又是一天，他的同學，怎樣的向他說她因為失了一隻貓子而像王婆罵雞似的罵了大半日。又是一天，她的房客，怎樣的向他訴說她和她的寡母一般的毒辣，幾乎使他們氣都呼不出。又是一天，他的知己的朋友，怎樣的說她在一箇冷清清清的深夜的時分和一箇男子……呵呵，他還能忍耐得住嗎？他還能忍耐得住嗎？他中心的烈火，直沖上了他的頭頂上來，他彷彿闖進一箇狹小的院落，闖進一箇狹小的屋裏，他的面前：一盞高檯的燈！一張黑漆漆的小方形的桌，一張牀，一張牀的牀帳，一箇男子和一箇女人呵！呵！這女人便是她呵！他拿起了一把鋼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殺了她！殺了她相近的男子！殺了新從門外進來窺探的她的寡母！她們的血，濺污了他的全體……呵！呵！他的面色慘白呵！呵！他的渾身發抖呵！呵！他忘了時間，忘了空間，忘了一切的一切，忘了他身在一箇旅店之中了！



夜風呼呼的在吹，雨瀟瀟的在下，次日的早晨，他呻吟著在病。

一九三〇，七，一二，寫於古慎。

## 聯想

張昌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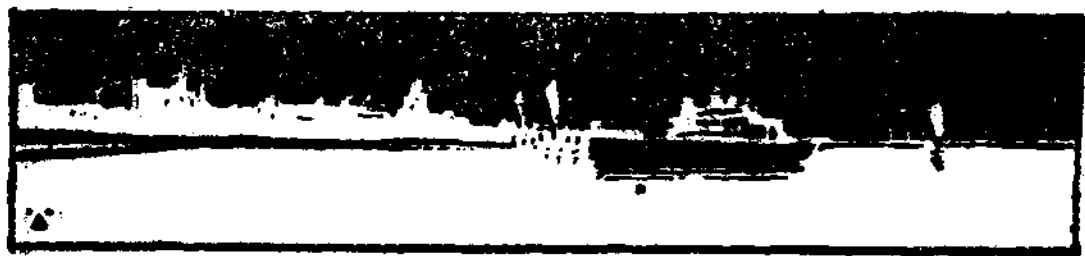
我坐在一塊半風化的青石上，背倚著那一條已經受過好多年風雪侵蝕的破木欄的半邊，斜刺裏穿過一抹血紅的落日，照在那西邊的一堵高聳的剛修過的城牆上。我只等候我的哥哥的到來，因為他要同我一同到蘇州去。

那腳步的聲音有幾次經過我面前，可是總望不到我的哥哥。那邊有接連著很多的步履聲，看起來像有四人走過來，我哥哥大約是這四人中的一箇吧？那裏曉得竟使我完全失望，四人完全是女學生，一人好像是我看見過的，可是想不起來了。我哥哥為什麼還不來呢！或者他一直到輪埠了嗎？他明明是叫我在這裏等候他的，他一定為著別的意外的事耽擱了，決計不會一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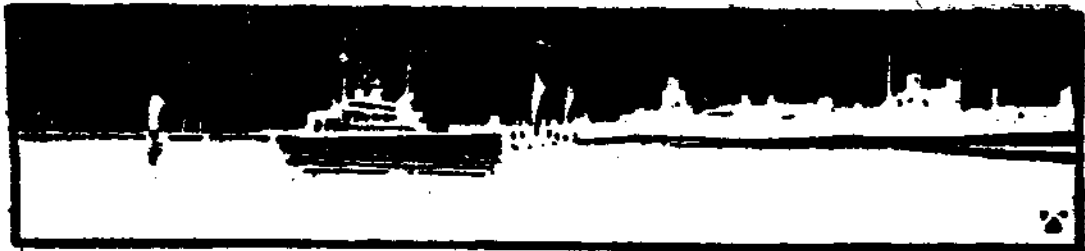
到輪埠的，或者他忘了我在這裏等候他嗎？他這樣的一箇知慧靈明的少年，不會忘記的，決計不會。即使他一直到了輪埠，這裏是他到輪埠的必經之路，我總得瞧見他的。或者他已經過去了，我不留心，沒有看見他嗎？這不會的，所經過這裏的不過八箇人，我都細細留神看過。最後的四箇是女學生，最初三箇是巡警，第四箇我不會細看，不要就是哥哥過去了麼？不對啊！第四箇是箇分開八字式鬚鬚的紳士，他一定沒有過去，決計是耽擱著，因著別種事的緣故。

那汽笛的聲音，可是到蘇州去的輪船開了麼？早著咧！還有一點鐘纔開，這是從蘇州來的杭班時候雖早，他若再不來時，恐怕也要來不及罷！天快黑了，那真是有些可怕。巡警走過時，不疑心我是箇竊賊麼……那天柳家的被竊真是駭人聽聞啊！什麼皮箱裏的綢衣哩，洋箱裏的支票哩，銀錢哩，一共有幾千塊錢。這賊後來仍被捉住，帶去……一箇人爲什麼要做賊呢？無論如何總是迫於貧困極點的环境……福龍真不上進，這一學期裏，把家裏的一隻藤籃，賣給校役福林，一本地圖，又賣給了同學，同鄉會裏的會費又不肯交，還



要竊校裏的文格，真是……我哥哥不去了吧？我回頭去找一趟罷！要是他從別一條路趕出來，不見了我，又是怎樣呢？輪船還有半點鐘便要開了。

太陽已經完全看不見了，只剩一些兒紅光，籠罩在遠處的一帶不齊的屋頂上。在那裏還有三隻狗，倘祥在這微弱的太陽餘光照著的草地上，看不十分真切，好像一隻是花白的，二隻是黃的，烏鴉都噪著回巢去了。吓！路燈也亮了，像這樣的燈光，冷慘得使人發慄。人們的心也像這電燈光一般麼？這是很難解決的問題，大都數是很像的。我等著我的哥哥，真等得有些不耐煩了；但是沒有妥善的方法，可以不受這煩悶的况味。人生一切總不過如此，煩悶在現在時候，最明顯最容易感到些罷了。遠遠地看見一家煙囪裏升出一縷縷的煙，有時盤成了好幾箇圓圈，漸升漸高漸大漸淡到破裂。看著牠一箇箇的圓圈，繼續不斷的從這煙囪裏發出來，卻一箇箇終歸於盡，漸升漸高漸大漸淡到破裂。咳！人生也是這麼一回事罷！從母親生產出來以後，漸少，壯，老，衰，死，不還是一樣的嗎？——爲什麼我哥哥還不來呢？……這一縷縷的煙，只願



牽連著的上升，忽然一陣風來，把牠完全衝散了。人生決計和這煙一般無二的，這世界本來是空虛的啊！那一樣可以說是世界上的固定物，永久存在這地球上呢？人和宇宙是偶然的會合，人和人更加是明白顯著，是偶然的會合，人和萬物那更不必說了……瞧著！瞧著！這遠處來的燈光，恐怕是我的哥哥來了，一定是了。在這冷清的我的休息處的四面，都是十分可怕：那兒是田畝，那兒是高聳的城牆，前面是運河，後面是希人的村舍。夜愈黑了，一切更看不清楚了，愈顯出一盞冷慘的路燈光，更慘白了；腦筋裏的思索，和眼前的景色，一樣的模糊昏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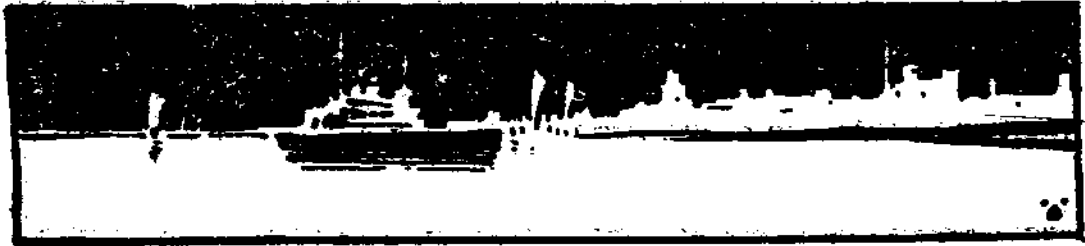
遠遠地有腳步聲，傳進我的耳管，近了，漸近了，霎時的經過我面前。是我哥哥麼？又使我十二分的失望，那裏是我的哥哥呢，只不過是我腦府裏的一霎時引我煩悶的惡魔罷了。在這一霎的時候，被經過的腳步聲，衝破了這靜謐的空氣，一回兒又還復原狀。我哥哥今天不去了麼？他今天不動身，那不是累了嗎？突然的在眼前起了一箇影像，這是誰呢？！記起了，她是根珍的娘



子麼？不是已經被娶去做養媳了麼？方纔走過的那箇女學生，不是怪面熟嗎？那準是她了。想不到一年多不見，竟長大了這許多，比以前更美麗了。在一年以前，我不是正和她一同在蘆墟小學畢業出來麼？當這薰蒸的暑氣，佈滿了人間，大家很快活的行畢業式，及北伐勝利大會。在這將別的時候，我卻常常同她在她的家裏的藤椅上，並坐著談天，說笑。明月也曾照過我和她二箇人的雙影，和柔的清風曾把那一絲絲的楊柳，勻勻的撲上我和她的臉上。在這時候，我一心在貪戀著她咧！現在呢？根珍已經娶了她去做養媳了，對於我是沒有關係的了。這一件事，我想想又要好笑了，她是箇沒主意的女子，不反抗，願犧牲的弱者，隨便聽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嫁給根珍了。其實呢，她是受了舊禮教的束縛，不能反抗啊！可憐！沒有什麼可憐，人生總是這麼一回偶然會合的事罷了。雖這樣，但我卻失去了一箇知心的朋友了，在她的心裏，不知還有我的影像麼……

四圍的景象，都被黑暗包圍在中間，一些也瞧不出來；頭上面的那盞冷





慘的路燈，也彷彿似我的心般盪漾著。我哥哥怎麼還不來呢？……我立起來沿著木欄走了幾趟，仍坐著，又回復以前的思索，覺著她和我同坐在她家的藤椅上，喁喁地談著心，覺著我和她又是在池畔攜著手，月光如水般瀉在我倆的身上，柳條如線般拂在我倆的臉上。一切的一切，正似電影般在腦海中一幕一幕的映著，忽鳴鳴的汽笛聲，把我聯想的觀念打斷，方纔覺得在我身旁的不是根珍的娘子，而是我的哥哥；我所坐著的，不是她家的藤椅，而是船艙中的板榻；并且船已鼓著輪在蠕蠕地動了，我不知在什麼時候已跟著我的哥哥到了我倆所要乘的船上了。

## 歸來

汪蔚雲

從天寧寺的劇場中出來，疲倦襲著了我慵懶的身體，我頭昏腦悶地，移動了兩隻麻痺的腿，在迷離的月色下慢慢地走。

道旁站滿了高的，低的，大的，小的各種各樣的樹，雖沒有風，而花草香，一



陣一陣的不停的襲來；我的鼻子受了這濃烈的芬芳底刺激，也竟從迷惘的境地中清醒過來了。

把電筒捏亮，照了照，始知道這兒乃是萬壽宮。

「萬壽宮，哦！你前朝的魔窟呵！當初你是何等的尊榮，何等的寶貴？文武官員見了你誰敢不下馬，不下轎？百姓見了你又誰敢不肅然起敬呢？到如今，噢，噢，你往日的尊榮，寶貴，已經成了歷史上的陳跡，已經成了一箇金色的夢。到如今，噢，噢，在你的占領內只有滿地的馬矢，滿院的野草，滿壁的蛛絲，滿屋的灰塵！噢，噢，灰積塵封中的萬壽宮喇！在這淒涼的月色下，在這冷落的春夜裏，你感覺到寂寞不呢？你感覺到孤獨不呢？」

「你不幸的黃色的建築呵，又誰叫你為魔王佔據了呢？繁華的春夢已成了過眼的煙雲，以後茫茫的歲月，祇孤獨和寂寞有你的分！但是，如今，雖則居在你當中的魔鬼已經『打倒』了，而這世界，這人間，誰處又不橫行著新生的魔鬼的踪跡呢？噢，噢，這世界是已經變成了魔鬼們的世界，這世界是

已經歸於魔鬼們主宰著了……」

正在呆想的當兒，一箇極熟的聲音從後面送來，一隻手也拍上我右邊的肩頭。

——V！你也回來了嗎？

我回過頭來，H君從我肩上抽回了他的手，微笑著招呼了我一聲。H君今晚大概有什麼意外的「佳遇」吧，看他那笑吟吟的樣子，正是他心裏愉快到十分的象徵。

——哦！回來了！有什麼意外的奇遇嗎？

——H君笑著，和我並排地走過萬壽宮，向九管走去。

——當然啦！可是你猜猜是誰？

——是賣弄風騷的×××小老板娘嗎？

——什麼話！像她那樣的人我理也懶理她！

——那麼是無線電專家葉文英嗎？





——也不是。

且君故意的對我賣關子。

——那麼，我猜不到了，還是請你說吧！

——我告訴你吧，是王小娟呢！

說到這裏，我們已走到朱家巷口，我正預備向且君詢問經過的詳細情形，且君卻對我點了點頭，一箇人向朱家巷裏走去了。

——明天見！

且君的影子隨著這「明天見」三箇字漸漸的消逝在居家巷和大街銜接的轉灣處了，他一箇人才提起腳向九管走去。這時路上的歸來者漸漸多起來了，一大羣一大羣的時常從我身旁擦了過去。朦朧的月亮，照在長長的巷子中，雜沓的人影，一箇一箇，一羣一羣地在月光底下慢慢的走去。在這一夜深，假使不是因為演劇的關係，有誰箇會來在這淒冷的小巷裏躑躅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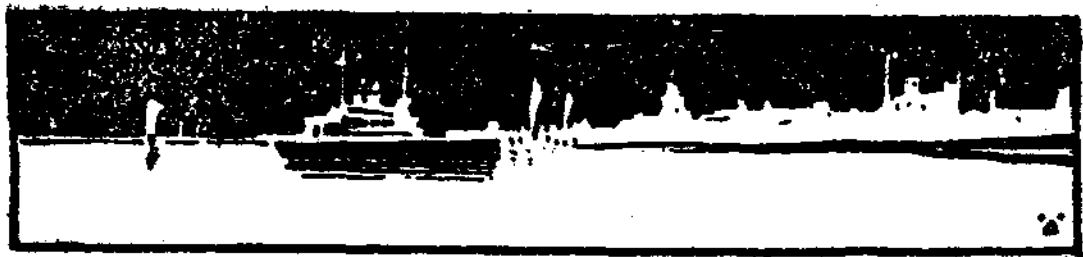
一面躑躅著，一面剛才且君的話便在我的腦裏攪擾起來。「我告訴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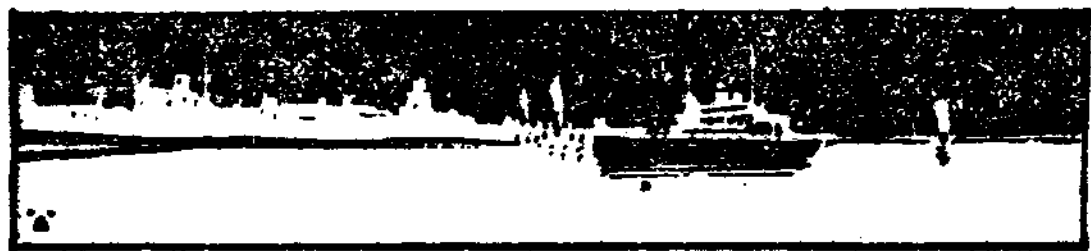
吧！是王小娟呢！」說這句話時的容色是多麼的得意呀！王小娟，誰不知道她是全城一箇美麗的女人呢？給王小娟看中了，你說是不是一件值得得意的事體呢？且君明明知道這是一件得意的事，且君又明明知道自己是一箇孤單的失意人，然而且君卻故意的要把這些得意的事在自己面前誇耀。好像說：「我已經有了漂亮的戀愛對象了，你呢，你是沒有一箇人兒會看得起你呀，你是沒有一箇女人會把愛情給你呀！哦！哦！這是多麼的難堪，多麼的使自己難堪呀？」

——且——你何必這樣的便人家難堪呢？

我真有點恨起且君來了。

前面的一羣歸來者中，走著一箇男人和四箇女人。上前的一箇手中抱著小孩子的大約是媳婦吧，她的丈夫在她前面提了一箇燈籠在引著路。當中的兩箇少女，不知是妹妹呢還是親戚，在一邊走一邊談笑著。後面的一箇





年老的大約是母親了。

我看了這歸去的歡樂底一家，自家不覺傷感起來！我站在道旁，一而對著印在地上的自家底銀灰的伶仃的瘦影，一而想起剛才H君的說話和眼前這「歡樂的一家」的影子，我真悲哀得差不多要下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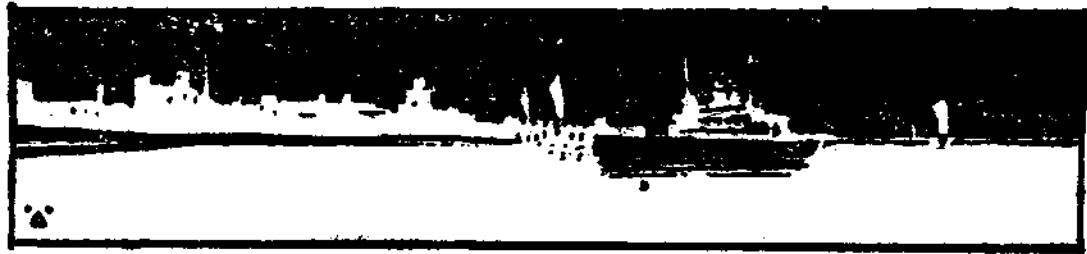
「哦！哦！你這銀灰色的瘦影！在這世上，你大約是不會有歡樂的日子了，你大約是不會有享受幸福的日子了。你的黃金時代早已隨了你的童年生活告終，如今甚麼都沒有，甚麼都沒有，有的只是孤塚裏的幾塊枯骨了。你的歡樂，你的幸福，都已變成了這幾塊枯朽的骨骼了！你要想這幾塊枯骨能夠重新長出肉來，能夠復活起來嗎？哦！哦！你將永遠只有悲傷，你將永遠只有失望！失望！」

「你這銀灰色的瘦影！你生來便是一條苦命，你生來便注定要吃盡人生的苦汁的。你在你母親的腹中已經吃了不少苦的藥汁了，你生下地以後，更處處遭著悲慘，處處遭著欺凌，處處遭著虐待，處處遭著苦惱！這還不算，



在十二歲的時候，你唯一愛你的母親也被上帝奪了去，不容再活在愛的海洋裏，可憐的孩子，你！你以前不知道孤兒兩箇字是包含著什麼意義，到這時候，你才深深地嘗受到孤兒的悲哀；你以前不知道悲哀兩箇字是怎樣寫法，到這時候，你才深深地體味到悲哀的滋味！哦！你伶仃的人兒呀！從十二歲以後，你便墮下悲哀的海底，你便永世也不能超脫的了；深深的悲哀之海是壓在你的頭上，深深地悲哀之海是繞在你的四圍，像一座城牆，像一面巨鏡，永永地，永永地！

「你，銀灰色的瘦影！到如今，你在這地球上飄流，飄流，居然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這二十年的歷史，翻出來每頁上都只印著『悲哀』和『痛苦』四箇大字，這二十年的歷史，翻出來每頁都只有枯澀的灰敗的顏色，絕對找不出一絲粉紅的薔薇的香味來！哦！這二十年的歷史，是悲哀的，痛苦的，灰色的，憂鬱的歷史！哦！難道自家在過去二十年努力追求的結果，只有這些悲哀，痛苦，灰色，憂鬱，而沒有一絲的歡樂和幸福嗎？哦！空虛的二十年，



空虛的二十年！自家這二十年的生命完全是在空虛中，無聊中度過去了！

「這幾年來，你銀灰色的影兒，你更是跟著我在飄流中度過了去。你時而W埠，時而K村，時而J城，時而E鎮。你輾轉著只是在這些地方奔來奔去。甚麼是家？甚麼是鄉？你簡直從來沒有夢想到過！你好像一匹孤雁，你永久在空中飛翔，這茫茫的大地，你總找不出可以供你棲止的一枝！你好像一隻孤舟，你永久在廣大的海洋中飄流，這茫茫的波濤中，你總找不到可以供你駐泊的孤島！『何處是我的歸宿？』你的歸宿只有死，只有到死呀，你才能終結你的悲哀，你才能終止你的飄流……」

「現在，春天又將過去了。在這垂暮的春光中，你已經是二十歲，你已經是二十歲了呀！在旁人像你這樣的年紀，有的正在享福，有的正在奮鬥，正在幹著大功大業。而你，你，你呢？你的幸福在那裏？你的歡樂在那裏？你的大功大業又在那裏？哦！你虛度了你的韶齡，你孤負了你的青春！你祇配永永地受著世人的嘲弄！你祇配永永的在這地球上飄零！你祇配永永地在這人生



途上喝著苦汁啣！」

我幽幽的想著，想著；我的清淚就不覺一顆顆的掉下來了。我看著前面，那歡樂的一家早已去得遠遠的了；且君，恐怕這時也許在王小娟家的門口徘徊吧？這時歸來的行人一箇也沒有了，巷子裏又清冷又荒寂，祇我一箇人乘著朦朧的月色，在向黝黑的前路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去。

轉過了幾條小巷，我的身體就擺在大街上了。

大街上一樣的清冷，一樣的荒寂；店家和人家的大門都關得緊緊的，只有幾盞街燈暗淡的從後面照在街面上，把自己的影子照得異常修長，橫在街石上像一條長蛇似的一動也不動。

我這樣的站了一刻，又挪起了兩隻腿往前走。日裏熱鬧得擁擠不開的街市，此時冷靜異常，除了幾箇歸來者的足音才才的響起來又漸漸的低下去外，竟聽不到一些旁的聲息。



走到稅務上頂，出乎意料之外竟還有一家小館店在賣著餃子。我這時肚裏有點飢餓起來，便跑進館店裏去。

——喂，堂官，你們這裏有酒沒有？

——我得給你到對面去沽。

——那麼，沖四兩蘇燒來吧！

——先生！還要旁的東西不要。

——做三十隻餃子。

堂官答應了一聲，拿了錢去沽酒去了，我一箇人坐在小館店中，雖則小館店中的客並不只我一箇人，但是，與只有我一箇人有什麼分別呢？我一箇人孤零零的坐著，一面胡思亂想起來，一面就把眼睛望向外頭去。這時街上的歸來者又漸漸地加多起來了，一羣一羣的從我眼前走過，他們從我身前走過的時候，都對我注視了兩眼，彷彿嘲笑我是一箇可憐的孤零者似的。我真恨不得指著他們罵幾句，痛快的罵幾句，但我終於忍著我快要爆發的怒

火，垂頭喪氣的把頭旋向裏面去。因為我知道他們這班昏慣的人，不是罵幾句可以變好的。

酒來了，我於是一箇人開懷的痛飲起來。一杯一杯的把那些黃色的液體灌進喉嚨口去，我的胸頭覺得漸漸的熱起來了，彷彿有一股火，在那兒燃燒著；我的腦筋覺得漸漸的昏眩起來了，一朵一朵的火花在我的眼前飛進著。血流在我的血管裏奔湧，黃色的液體在我的血管裏奔湧，我的心在這樣奔湧的血流中跳躍著，我的心在這樣奔湧的黃色的液體中跳躍著，哦，哦，我的心是要跳出喉嚨口來了。

我把餃子吃完，會了帳，走出館店門口時，已有點薄醉了，勉強掙扎著身體，在街頭站了一會。這時，街上又寂靜起來；祇街角邊黑暗裏站著一箇白衣的女郎，蓬鬆的短髮下露出一對亮灼灼的眼睛，屢屢回過頭來看，帶著幾分焦急的樣子，好像在等著一箇什麼人似的。

適當地回轉頭來的時候，我癡癡的朝她望了一眼，她很不好意思的重



行回轉頭去。我再望她，她便不理我了。我不覺憤恨了起來：

「哦！妳們這班女性，妳們這班專門誘惑男子的女性！妳們何嘗懂得什麼是愛情？妳們何嘗懂得什麼是真正的愛情？妳們不過是在大龍洋邊上打斛斗的『拜金主義者』罷了。妳們不過是在追求肉的滿足底『享樂主義者』罷了！妳們的心，是鍍過了黃金；妳們的身體，是肉慾的剩餘！妳們只是黃金的奴隸，妳們只是肉慾的剩餘！妳們的愛情，是早已死得干干淨淨了，妳們是愛情的盜賊！哦！妳們這些虛偽的，虛偽的女人！妳們該被侮辱！妳們該被壓迫！妳們這些獻媚於貴家公子的狐狸精！妳們這些受富家少爺玩弄著的娼妓！」

我憤憤的擡起頭來，那女郎對我望了一眼，好似詫異著我為什麼儘對她看著不走似的；然而等我的眼光逼上她的臉孔的時候，她卻又把頭兒扭過去了。哦！好虛偽的女性！

我剛要提起步兒來向著歸路的時候，一箇穿著玉藍色大綢長衫戴著

克羅克眼睛的青年不不的走來，那白衣女郎一見了他的時候，滿臉堆著媚笑的迎了上去，那青年握了她的手，一道兒向另一條街走去了。

——親愛的，累妳久等了。響亮的聲音，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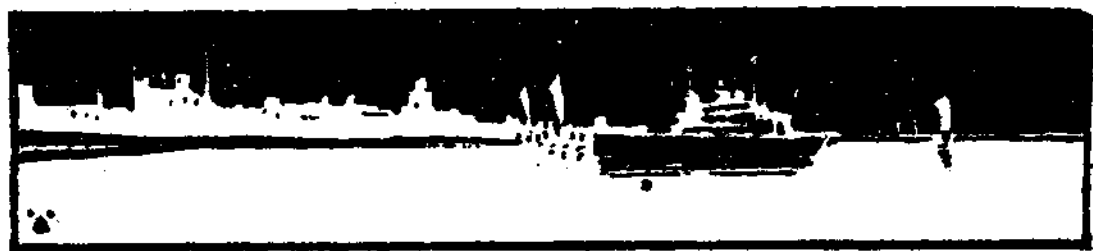
——你怎麼耽擱許久……有些埋怨的樣子，那女的。

——因為……男的疾忙對女的解釋。

……

我追上去聽時只聽了這句話，以後，語聲便低了，好像他們已經覺得後面有人跟着的樣子，我不好意思再追上去了，祇得一箇人退了回頭，回到街口，我轉過身一看，青年和女郎的影子已完全在黑暗裏消逝了。我一箇人在街口站了一會，一陣冷風直向面上刮來，我打了一箇寒噤，有點酒醒了，心裏覺得異常空虛，空虛裏又似乎含蘊了一些酸楚。

「哦！罵什麼女性，罵什麼娼妓！你自己呵，你自己才真慚愧！你自己才真可羞！你自己怎麼永遠得不着一箇女人憐愛？你自己怎麼永遠只是像一匹



孤雁似的飄流着哦！你這被棄於愛神的人兒，你這刻毒的自私自利的男子！你因為自己得不到一箇女人的憐愛，便嘲罵起女性，詛咒起女性來了嗎？你這卑污的，可鄙的男子呵，你平日還自負是一箇革命者，你平日還發出一番同情於女性的言論哦！你原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原來還抱着別種的野心哦！你真是一箇，你真是一箇假仁假義者！

回到寓裏，叫開了門，一聲不響，一口氣跑上樓，跑進自家的住室內，就倒在鋪上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噢！噢！我，我好像宇宙中的一箇贅疣！我好像人類中的一箇贅疣！宇宙不需要我，人世不需要我，社會不需要我，家庭不需要我，朋友不需要我，一切都不需要我，甚麼都不需要我！我是一箇毫無用處的廢物，我是一箇被社會被國家被一切所棄的人！」

「母親！妳爲什麼要生下我這箇無用之材呢？妳生下了我爲什麼又

早早的丟下我而長逝了呢？母親呀！你知道你的兒子現在是度着甚麼樣的生活呢？哦！你的兒子是被世間，被一切的人在欺凌着，在排棄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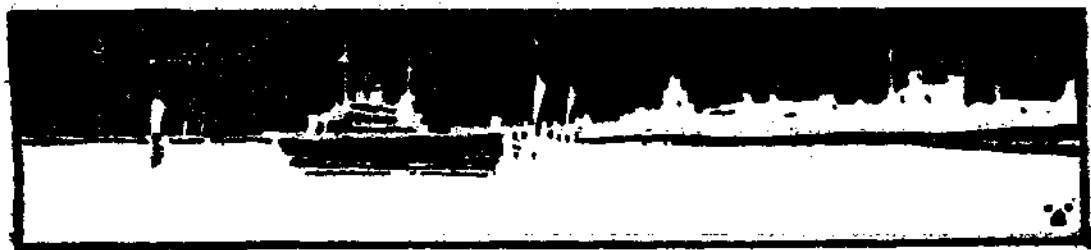
電燈突然的烏了三下，隨即，漸漸的變紅，變紫，變烏，而終於熄滅了下去。室中變得昏暗，一切都被黑夜吞噬下去了，但V，他只一箇人伏在被頭上流着淚……

一九二九，五月廿四日作

## 一個奇人（英國巴喀同原著）

夫丁譯

人們到了一箇時期，便不再抱怨人生的單調乏味了；我的年齡，可以說已經進了這箇時期。我有三箇好友，都在一年上死了。因為我對於死亡有了這樣較密切的認識，所以使我想到了青春不過是一種追憶。一切瑣屑細事，都在我生活史上，留著些痕跡。我記得很清楚，在十一月裏下牛毛雨的一天，露珊玲穆德萊寄給我一封信——她父親是我八年前的好友——當我拆開




來看的時候，覺得我的生活史，又起小變化了。

信裏面說，她將要離開（一）松木塞省的故居，因為她兄弟茄克，要她一同住到英國北部去。我還記得，曾經和老穆德萊，在他故居內玩過幾星期的哩。

她的信上說：『最好你見了信，立刻到我這裏來。屋子雖是快要搬空了，但是我一定可以給你預備著舒服的牀，和煖熱的火，我在整理我父親的信件的時候，偶然發見了一隻小匣子，我狠不願自己去查看；倘使你不能來，那麼我可以帶到倫敦來給你。但是最好你能來，來了還可以在我們園子裏找幾株好花種回去；我狠喜歡牠們在你的園子裏開著美麗的花朵。』

我打了一箇回電，把應用的東西，都放在行篋裏面，到巴定頓車站，買一張吸煙車的票子。坐在車裏，拿一本哈代的小說看着，車開到了西鄉的境上，我便伸首窗外，看那些四散零落的住宅。有幾所我是認得的，不過這種愉快的認識，多少帶些潛伏的悲哀，於是我追念亡友們的心念，也更深了一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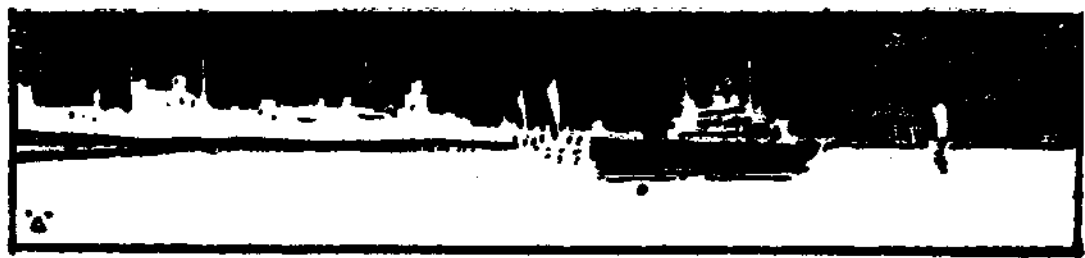




雖說穆德萊比我大不到十二歲，但是我看他好像不止那些年齡。他在我腦海裏，留著一箇印象，一見了他，便知道他的一生，是被戀愛的苦悶和光榮所分裂掉了。他的腦力，發達得狠平均，舉止是輕快而和藹，但是在他閒坐休憩的時候，臉上常常現出一種最深刻的悲哀。

他從來沒有和我談過他少年時的事跡。我曾經聽見他女兒露娜玲說過，她父親在少年的時候，到南海（二）去過一次，賺了些錢；後來又經營開往中國和暹羅的商船生意，也賺了許多錢。依我想來，他到了英國，結了婚，從事耕種的時候，已有三十一歲了。他一生的後半部，我是很熟悉的，他也常常和我談起；我知道他在近二十年裏面，沒有受過重大的災厄，即使他夫人死了，——那時露娜玲還不過十二歲——他也不覺得感傷，因為他倆的結合，是盲目而謬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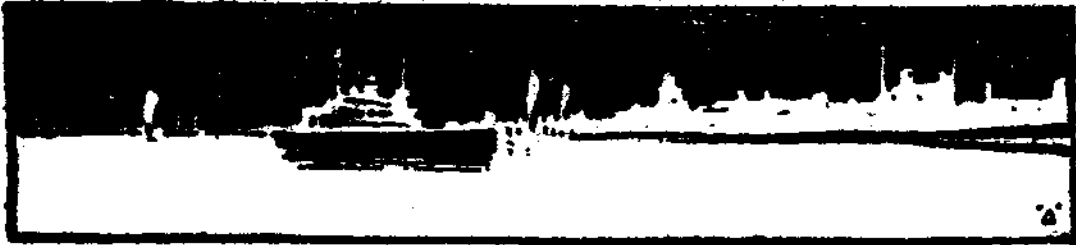
所以我想露娜玲所說的小匣子裏面也許藏著他少年時代熱情狂的記載——他意中人給他的情書，其中有二三封，露娜玲說她已經讀過了。但



是她的父親，表示十分敬意，所以便不願意讀下去了。

在猶維爾地方換了車，下午四點鐘便到了離穆德萊故居三里遠的一箇小鎮上，年輕的李雷——園丁——已經在那裏候我了。他說汽車壞了，正在修理，只得駕一輛單馬雙輪車來接我，再說露娜玲小姐很是抱歉，在這種雨天，用沒有篷蓋的車子接客人。但是露娜玲小姐叫他帶來一件雨衣，給我禦雨。在我眼中看來，這件雨衣，也有些悲哀的氣象。

車子出了小巷，在故居前面的草地上行著，那時黑暗籠罩了萬物，幾點燈火，在屋子裏的直楞窗子內搖擺著。露娜玲趕著來迎接我。她那種歡迎的態度，真是又熱烈，又可愛。同時我也覺得無窮的悲哀，已經增進了她的靜穆的美態。我們走過客廳，廳上堆滿了包裝好的東西。進了音樂室，桌子上已經排著雪亮的茶具，一隻波斯種的貓，伏在橘紅色的爐火光線裏面，享受溫暖的幸福。屋子裏除了露娜玲以外，還有一箇戴眼鏡的女郎，坐在小洋琴旁邊，膝上堆了許多藍色的布料，低著頭不住地縫著。



吃過了晚飯，露娜玲便把那小匣子給我看。她低聲說：『裏面有兩封信，我已經看過了，其餘還沒有看過，我想你看了，一定猜得出信上講的是誰。幸虧牠在紙包上寫了幾句，要不然早給我撕掉了。我常常喜歡撕掉沒有用的紙片。』她說完了，還微微地笑著，曉得我喜歡吸煙，又恐我自己沒有帶來，所以便給了我一應。

我的手指，觸到紙包上，便想起了包裝這些信件的人的手，不由得起了畏敬長者的戰慄，幸而有二箇女子伴著我；她們縫的時候，低聲的講著話，所以我覺得不怕什麼；要是我一箇人對付這件事，說不定有些膽怯的。


李卻、穆德萊在一張藍色的紙條上寫著『包內信件，非待其主人翁去世之後，不准自由開拆。』一起先我想他所說的主人翁，也許是他自己；但是看了露娜玲看過的兩封信，又得了一箇新結論，信上面說：『啊！你是多麼美啊！在這毫無生氣，如古代（三）安東尼和薩波那樣的時代裏，只有你是最美的人了！見了你，我纔知道世界的粗陋，你好似另一箇星球裏的神仙，迷失了路



途，偶然走到這世上來，在你的故鄉，愛情是萬物之源。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愛你，我也不能充分的愛你，上帝啊！我只能認識你，像你故鄉的人認識你一樣。

在第二頁上，我又發現了下面幾句：「我們是太親密了！太親密了！我願意犧牲一切，來看你現在的面貌，恢復到和從前的面貌一樣。你有（四）格雷馨（Greens）雕像那麼的秀美；你有（五）喬琴畫像那麼的熱情；你有佛教聖人那樣的高志——這些優點，現在都消失了；你也離我而去了，不再到這世上來了！」

我把信箋仍舊摺好，放在身旁的椅子上。信上的字跡，好似二三年前寫的，所以他所說的主人翁，恐怕還沒有去世；這些信也許是他寫給他意中人的。我把其餘的信拿起，想一口氣讀完牠，找出那箇意中人究竟是誰。但是看到下面幾句，又墜入五里霧中去了：「我很快樂，因為我們可不再會面！你也瞧不見我現在是什麼樣，這是我所慶幸的。你是多麼靈敏活潑，不似我這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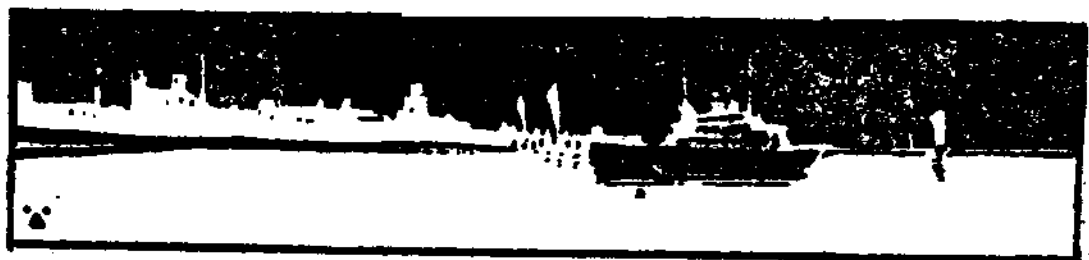


蠢笨；你是秀弱而敏捷，我呢！好像是古代悲哀之神的木刻像，毫無生氣，縐皮的臉兒，蓬鬆的鬍子，我希望我成一箇畫家，現在我卻是一箇農夫，默默無聞；并且所住的地方，又是你所鄙棄地說牠毫無靈性的英國。你要笑我麼？不！決不！我知道你是很溫柔的，你是溫柔得和女子一樣。——真的，你的美態，也真像女子。——」

「你還記得在仰光的戀愛事兒麼？那女孩子真呆，以後我們提也不提到她。現在這時候，我家裏的人都睡了。我獨自對著你的像片出神，過去的悲哀，又制伏了我。咳！青春如鮮花，花瓣碎了，便一無可愛之處，青春過去了，活在世上也沒有意義。我又想起了你，爲了一箇有宗教狂的人，弄得多麼狼狽——你好似一隻深的杯子，盛滿了萬神們所飲的酒！」

「今天晚上，仲夏夜的星，已經高掛天空，使我想起了那可記念的一夜，你在情愛的怒濤裏，拼命地游出來。——」

「我很希望你能常常立在我手邊，和我子女們一般。今天下午露娜玲



在園子裏打網球，她的舉動的姿態，和她的眼睛，卻很像你。我想她也一定愛你。但是，你已死了，死了！死了！

看到這裏，我還是莫名其妙，究竟這些熱烈的悲悼，是對誰發的呢？所以我又不知不覺地回想已往的事了。要不是露娜玲走來問我，她想玩弄樂器，可有妨礙我思想的地方，我還不會驚醒。其實她也無須來問我，她早知道我是喜歡聽音樂的，這也不過是一種禮貌而已。在我拿起信紙看的時候，她便彈著一支伊利沙伯時候歌曲的開簾。音調真是甜美，那堅實無生氣的牆壁，也似乎很渴望地聽著。

我的視線，又落在了一張富士紙的下端，上面寫著：「假使我這祕密，給我那般溫文有禮的朋友們知道了，他們要作什麼感想呢？這毫無疑義，一定想我是瘋了——至少是麻木了。也許我誠如他們所說的一樣，更有一般具有特別頭腦的人，說我一些不瘋——但是我也明白得很，他們一定要這是一樁笑話。咳！他們那能看到我的內心呢！」在末一頁紙上，又有這幾句：「甜美

的青春啊！我想起了你往昔的風姿，好似有一把小刀，刺破了我的心靈。這是多麼獸，我已經把你的像片包起來了，以後決不再來拆看——李卻穆德萊記。

我拆開那包裹的時候，又想到當時穆德萊既然要把他的悲哀，永久的封藏起來，他爲什麼不把像片燒掉了呢？再後打開紙包一看，卻是一箇小孩子的像片，他的美態，確是靈活而發自內心的，不似人間所有。一張仙子似的臉兒，既沒有過份的女態，也沒有過分的女丈夫氣概。倘使給喜歡輕易下斷的人看了，一定要說，這是一箇女子呀！真的，他的眼睛和嘴部，都有女子的媚態，並且帶著些富於憐憫心的意味。這箇孩子，一定受過世人的呪詛，或是祝福。他對於世俗的愛和怒，具有特別的感覺性；只須看了一眼，便知道他有一種流利通達的智慧。因爲他有這種智慧，所以一般鄙夷他的人，也另眼相待了。

可憐的穆德萊，這便是你所封鎖著的祕密嗎？你是在自己愛戀自己呀！

咳！可憐的（六）娜茜塞絲呀！——你用動人的熱情，愛慕你的青春！你是很對的——老友，有些人也許要笑你，但是你知道我決不笑你的。這孩子的美態和青春的迷媚，確已到了極點；你在慨嘆你失去的青春的時候，一定在同時要悲悼著世界所失去的可愛。

過了一天，我把信都燒了，單留著像片，把牠給了露娜玲。天也晴了，我便  
在園子裏掘了幾株花種，預備帶回去。這些花種，恐怕還是我那老友在春天種下的呢！

（完）十九·八·二十六· 譯畢

本篇原名 *A queer fellow*，著者英國 Clifford Pax，我是從 *O'buens' The Best English Short Stories of 1923* 一書中譯出的。作者是有名的小說家，至於這篇的好壞，無須我來多話，讀者自能賞鑒的——

譯者附識

註：

（二）松木塞（Bonnet）在英國西南部。



(二) 南海 (South sea) 在英國 Portsmouth 的南面。

(三) 安東尼 (Antonius) 是古羅馬凱撒時人，薩波 (Sappho) 是紀元前六一——五九二年的希臘女詩人。

(四) 格雷馨 (Grecoian) 是建築雕刻藝術方式的一種，為希臘時代一部人民所發明，和中世紀的高突式 (Gothic) 東方的阿剌伯式，在藝術史上，都占重要地位。

(五) 喬琴 (Giorgione) 名畫家。

(六) 娜茜塞絲 (Narcissus) 古代神話中河伯塞飛色司的兒子，有美貌，有一箇水仙名叫回聲 (Echo) 的，愛上了他，但是他一些不愛那水仙，於是愛神維納絲罰他常常對泉水看自己的影子，他愛那水中人影的美貌，想到水裏去抱住他，便淹死在水裏。此處借用來描寫自己愛自己的狂熱。

# 心的慘泣

曹雪松作

一册 實洋四角

自然！曹先生是一箇富于情感的人。所以他的描寫力。也極力注重在情字上面。尤其是醒後這一篇。那桿筆飛舞騰躍。真箇變化莫測。結束一段。把過去的印象。統統反映出來。熱烈的頓時幻成靜寂而慘厲了。他真情的流露。也從這裏瞧出。

上海  
大東書局  
行印

# 昨

# 宵

這部也是寫情的作品。共有十三種短篇。峭潔得狠。如『鄉愁』『不如歸去』『給』『廬山九上』『中秋』等。都是名雋非凡。讀過一篇。彷彿有不少的回味。在腦海裏蕩漾着的是短篇中的傑作。青年們不可不細心去領略一下。  
枯萍作 一册二角五分

# 我的一生

一册

實洋四角

這部書是一箇俄國農婦的口述。經過大文豪托爾斯泰改作。所以文筆委肆。耐人咀嚼。內容所述。是前俄婚姻的不自由。悍姑的陰險。農民的苦況。監獄的黑暗。醫院的腐敗。宗教的潛勢力等。都是親身的經歷。寫得一字一血。十分慘刻。

繼蘇俄大學日記而起之名著

# 大學生日記

瑞典紙印

七十五頁

實價五角

這是一箇大學生描寫他們大學生生活的一箇片段，其中有可以陶醉人心靈的事實，有可以羈迷人意志的筆墨，比較起蘇俄的大學生日記來，那吸引讀者的魔力，或者還要高深一些。

現代大學生的生活是怎麼樣的，這是一箇人人所欲問的問題？但是讀過了我們的大學生日記，這問題就可不必再問了。

一般大學生，果然非得讀這本大學生日記來對照對照自己不可，便是中學生小學生，卻也不可不讀讀這本大學生日記，來做做參考呢！

上海東壁書店出版

特約 郵批發及 上海及各省大東書局

凡購下此  
證向上海  
四馬路大  
東書局購  
大學生日  
記每冊祇  
收洋四角  
五分外埠  
郵費一分

優待證



## 童話

### ◆ 阿嬌

杜幼樵

家人溺愛，一直駛著順風船，便覺得世上無往而不是他的威權的李先生的獨生子四歲阿嬌，興怱怱的跑向自家的花園中去；在他那嫩小的心中蓄含而蠢動的，是一種奇怪而可笑的命令思想。

像他這樣急怱怱跑去的神氣，很像是園中有什麼好果子成熟了，急忙去摘，遲了恐怕別人偷摘去似的。

在他心中蠢動著的，雖然說是一種奇怪而可笑的命令思想，但他自己看來，卻實在是平常無奇而且理所當然的。



宣  
讀

一向打奴罵婢，驕氣從未挫折過的阿嬌，他心中所想到事情沒有一件不做到，所需要的東西沒有一件不辦到的；何況他現在心中所想的，早就在他勢力範圍之內呢。

這一箇奇怪而可笑的命令思想，就是據我看來，也不能算是奇怪可笑。在他，一直駛順風船，呼奴使婢，任意胡爲，沒有箇敢不依順那嬌養的獨生子，——無知無識的孩子，怎麼可說是奇怪可笑哩。世間那有受主人所豢養的奴僕，不給主人叱罵，不爲主人服役嗎！

雖然是早秋時分，但因爲大風大雨了幾天，除了日中稍有一二絲溫暖之外，早晨與傍晚，卻是涼氣侵人。

以先從未見過花園，只於前數天才頭次來園中耍過一回的阿嬌，獨自跑入園裏，在一條曲折花徑中，帶跳帶走的一直向荷池那塊兒奔去。

這一條花徑，向來卻少人行；這幾天因爲新雨，更加清靜。路的兩旁，除了花草以外，只有些飛舞的粉蝶蜜蜂，和一些不知名字的昆蟲。前幾天落雨時，

七



道路上是十分泥濘，難於行路；今天卻很好，雖然路上也還稍為有點潮濕。

他雖然急悠悠的走著，心裏卻在那兒想道：「那荷池裏的蓮蓬，多麼甜蜜可口呵，今天我再去吃些。池旁水中，那天不是看見有箇人在那裏嗎？我令他替我摘些好了。」

荷池中，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新浴著甘雨，亭亭直立，好像最新式女人手中所執的小傘，又像舞女的舞裙。葉子本密密層層互相挨著，微風吹過，便宛然有一道道凝碧的波痕，那葉浪之中，零星地點綴著些白花紅花，和那如蜂巢般的綠色蓮蓬。顆顆蓮子望去有如粒粒綠珠，令人饒涎欲滴。葉子底下是澄清的流水，好像是一面大明鏡；紅花綠蓮，映在裏面，更美麗而風致了。

他帶想帶走，已跑到荷池旁，探頭一望，那人正在他面前水中，好像早知他來，預先在這裏伺候似的。

於是他擺出小主人的身分，指著池中粗聲命令水中那人道：「去！快到



寶  
話

那兒替我多摘些蓮蓬來。」

這真出乎阿嬌的意料之外，因為他往常使用奴僕時，只須吩咐一句，沒有不立刻去做，稍為敢違背的。現在這水中人，卻與別箇奴婢不同了，不但去摘，反白了眼，板了臉向著他，似乎說道：「你配呼喝使用我嗎？」

你想，這是多麼一件難堪的事呵！一直駛順風船，呼喝奴婢慣的阿嬌，今日卻看這水中人的顏色。於是他不覺大聲怒道：「好大膽的賊胚！你受我家養，住在我家池中，我不能使用你嗎？好！等我叫家人來，敲你！攆你！」

真正奇怪的很，那水中人不但怕，反也怒容滿面，睜大眼睛惡狠狠的對着，表示倔強的態度。

阿嬌真氣極了，胸中抱著復仇雪恥的大志願跑回來將身兒投入了李太太的懷中，帶哭的說出上面情形。

李先生在旁邊聽見了，不覺很慈愛的走來，用手撫著他的小頭笑著說道：「好孩子，現在你得了箇很好的教訓了。以後你再使用奴僕，態度須放和

四



童  
話

平些，不可隨意虐待了。至於你剛才所遇的水中人，乃是你的影子，不是箇真人呵！你想你的影子，尙且不受你的辱，何況是別人呢！

李太太親了親他蘋果般的面頰對他說道：「好孩子，你爸爸所說的話，你明白了嗎？你從此不但對於奴僕，就是任何人面前，也皆要溫和有禮呵。」



五



---

## 風雨之夜

---

陳白塵作 一册五角

陳先生的筆，的是不凡，他描寫“默”，和“一夜”，已充分流露他的緊張底熱情，但寫到“真的自殺”，“報仇”，“孤寂的樓上”，三篇。作風又變了。惡社會慘酷的印象，飛閃到一般人衆的眼前深深地印住。

---

## 平淡的事

---

彭家煌作 一册五角

這部書把現社會的醜態，罪惡，很痛苦地宣布一下。把人們未了解社會的醜態，罪惡以前；而認他是幾輩不過平淡的事，更不可不看這部書，而得到一箇正確的認識。反擊式的描寫，是作者特長。

# 戰爭

與

軍備

的  
研究  
究

大戰後

## 歐陸軍務之一瞥

余乃仁著 本書係著者旅歐時調查所得的結果。大部分關於全歐的軍事秘密，內容以法、德、意、俄、四國為本位，分述其軍事機關、軍隊組織和編制、軍事教育、實力統計、軍政費年額等，精詳完備，足為國防上唯一之借鏡。肄業軍校者，不可不讀。 一冊 九角

## 戰後世界各國之軍備

劉蔭堂著 本書根據大戰後各國之情形而作，縱的方面，以英美法意等二十餘國為主；橫的方面，以陸海空三軍之實力及擴充為要綱。運筆簡練，足供研究。 一冊 六角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中學以學適的經濟 等上校用經學材

侯厚培先生近著：

## 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

本書根據學理和事實的結構。敘述精詳。為近代經濟書中所僅見。全書分八章。『第一章人口之變遷』凡土地的面積。人口的統計。人口的密度和移動等。逐層有詳細的分解。『第二章農業之情形』關於農田的面積。農家的戶數。農田制度的變遷等。都有整箇的羅輯。『第三章機械工業之進步』。如工業發展的起源。棉織。毛織。麵粉。鋼鐵。水泥。以及其他各種化學工業的遞演情形。是經濟史上。一箇大關鍵。『第四章貨幣制度之改良』。『第五章近代銀行之制度』。『第六章國際貿易之發展』。『第七章近代交通之進步』。『第八章中國近代之勞動運動』。各箇均有分析的敘述。把經濟的樞紐和一切發展力的變化改良。宜露無遺。讀了可明白現代中國的經濟大勢。專攻經濟學的。也以此書為最好參考。

▲道林紙印 一百八十餘頁 一厚冊  
▲定價一元 (九折) 郵費二分半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游  
藝

## 游藝



### 紙牌描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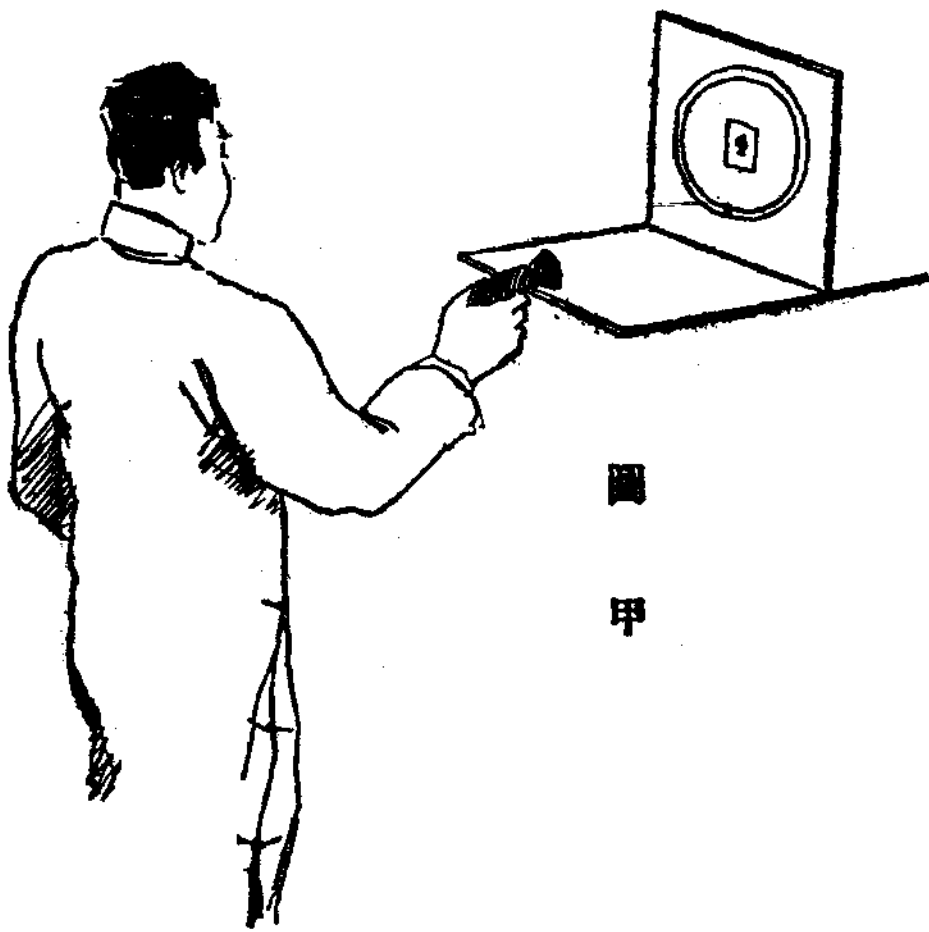
陶柳生

(表演) 桌子上立著一塊白漆紅圈紅心的目標板。演者一手拿了一枝喇叭形槍頭的手槍，一手拿了一張紅雞心的撲克牌，他叫觀眾把這牌撕成粉碎，把粉碎的牌再還給他，演者便把撕碎的牌，納入喇叭形的槍口裏。他便把手槍描準目標板。只聽見手槍一聲響，那撕碎的牌已整箇地完好，打在目標板的紅心中間。

(過門) 這手槍前端所以要做成喇叭形的。就是因為喇叭裏面是黑色，並且有夾層可以把撕碎的牌藏在夾層裏去。至於牌的怎樣能整箇完好



打在目標板上，實在是這目標板下面做有一箇機關。當沒有放槍時候，有一張雞心撲克牌連在一根鐵絲上，壓好在桌上，這是觀衆決不能看見的。如果鐵絲不壓住，鐵絲便受彈簧作用，彈了起來，彈到目標板去，把牌站起。



圖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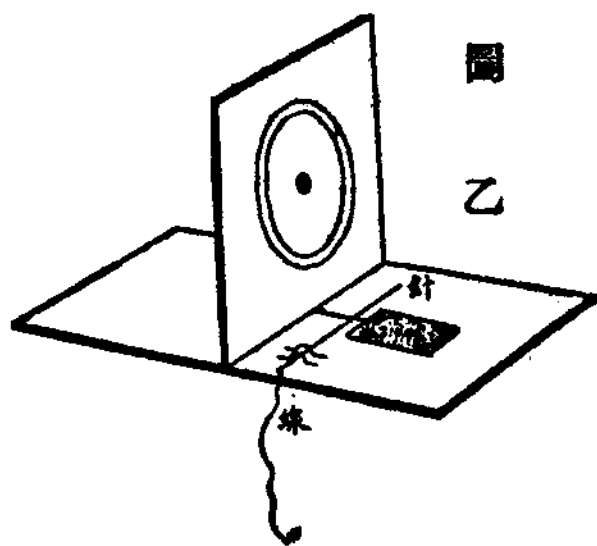


游  
圖

拉這線一拉，線的末端，連繫在一  
梗鐵針（這鐵針穿過釘在桌上  
的兩個小鈎，壓住那撲克牌的鐵  
絲，）這鐵針便拉出鈎子，那撲克  
牌的鐵絲便受彈簧作用跳起來，  
把那撲克牌的正面真站在目標  
板的紅心中央。（圖乙）

### 空筒產鴿

（表演） 茶几上，放一隻無底方筒。方筒裏毫無東西。茶几的上下四周也  
沒有祕密。演者把兩手臂上的袖子捲起，表明白袖子中毫無有藏著東西。  
同時空手摸到方筒裏，立刻抽出一張大國旗，忽而又抽出許多綢手巾，最  
後又拉出二隻活白鴿，活潑潑地拍著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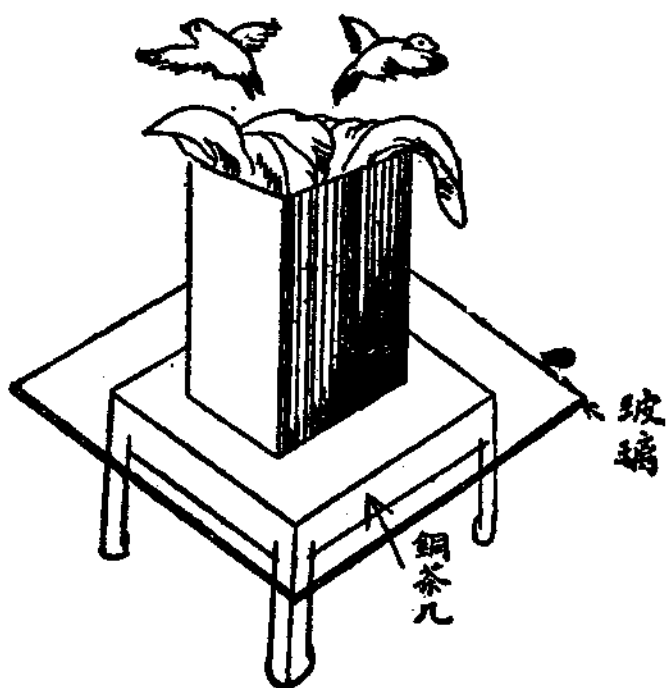
陶●柳●生●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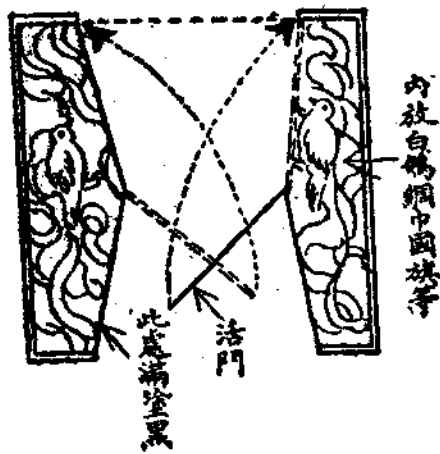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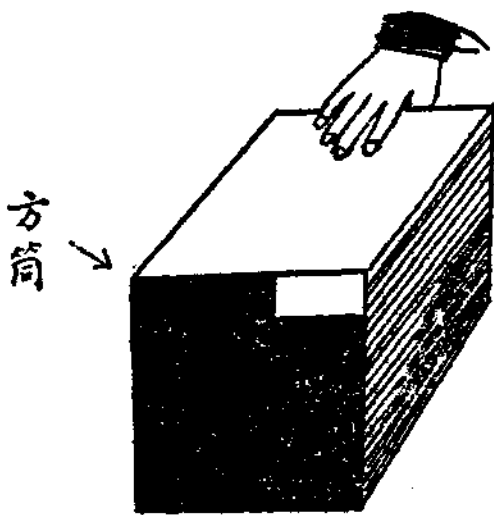
(過門) 這方筒是四面有夾層的。夾層中間可以藏白鴿國旗綢巾等物。這四面夾層是做成三角形的，用黑漆塗黑。這是利用四周黑色，不容易辨別出三角形，又利用四面三角形中間夾成的空洞，仍是方的，所以在遠面看去彷彿與外面方空洞一般無異。不過演者須留意，給大衆看時，夾層的活門須要握住，不可令牠落下。





游  
藝

### 三點變二點



陶·柳·生·

(表演) 演者在一副撲克牌裏，抽出一張三金鋼鑽的黑色牌。這牌用右手大拇指和次指夾住，演者對大眾說「這是三點的，大家看好。」於是他把右手慢慢的轉了一轉，那張三點的，登時變成二點了。他把這牌給大眾拿去細看，問那一箇尋得出裏面機關？

(過門) 預先在另外一張牌上剪下一顆黑色的金鋼鑽，大小與此牌的相同。於是把這紙上剪下的金鋼鑽用膠水黏在一條頭髮上，把頭髮繞成

五



一箇圈，圈在撲克牌上，所以遠看是三點。在右手旋轉的時候，那中指便把頭髮拉斷，把頭髮上的金鋼鑽棄去，於是立刻把牌傳到左手，用左手拿牌給大眾看。牌上卻毫無祕密的確是二點。

### 香煙忽來忽去

陶柳生

（表演） 演者口裏啣一香煙咀，這香煙咀上裝有一枝燃著的香煙。演者把手指包住咀前的香煙，俟手指離開煙嘴，香煙已不見了。把手伸張給大眾看，手裏毫無祕密；再把手指包住煙咀前端，手指張開，煙咀上又已裝好原有的香煙了。

（過門） 這煙咀中有一箇活絡的杯子，可以帶了香煙縮進去，可以帶了香煙伸出來。只消演者在煙咀末梢，用氣一吸，香煙便縮進煙咀中。用氣一吹，香煙便又伸出煙咀前端了。



▲中等學校適用：

## 研究邊防問題的兩大專集

### 滿蒙問題

華企雲編 書分地理，經濟，外交三編。第一編說明滿州蒙古之形勢大要，第二編說明滿蒙之農礦，森林，貨幣，水產，交通，畜牧各章，第三編說明中日俄三角外交之關鍵。運筆清暢，有單刀直入之妙。一冊 一元

### 西藏問題

華企雲編 本書以地理，政治，外交三部，作整體西藏之解剖。第一編注重西藏本身之發展，第二編注意西藏對華之關係，第三編注重西藏對外之關係。筆墨提綱挈領，文學充分興奮，研究者不可不備。一冊 六角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民族運動與

## 殖民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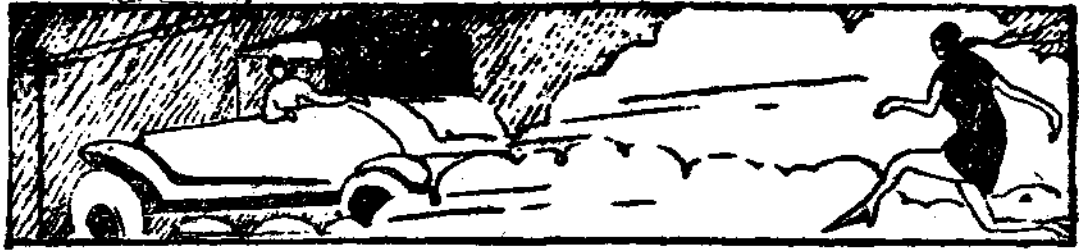
### ◆近代弱小民族 被壓迫史及獨立運動史

胡石明編 本書宣示各箇弱小民族被壓迫的真相，和獨立運動的經過。如亞洲的印度，朝鮮，臺灣，安南，菲律賓，阿剌伯，敘利亞，荷屬東印度；非洲的東非洲，南非洲，摩洛哥，埃及；歐洲的愛爾蘭等，均不厭求詳，分別敘述。為研究近代弱小民族史的唯一巨著，關心世界大勢者不可不備。一冊五角

### 帝國主義殖民政策概要

胡石明編 本書以明白曉暢之語體文，敘述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之概略，取材精要，編制醒目，對於殖民政策之由來，目的，內容，以及實行政策的略史，重要地名等，皆備述無遺，足供一學期二又二分之一學分的講授。一冊 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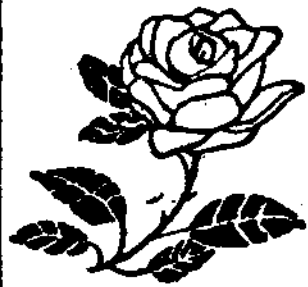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雜  
組

雜

組



冷  
話

隨筆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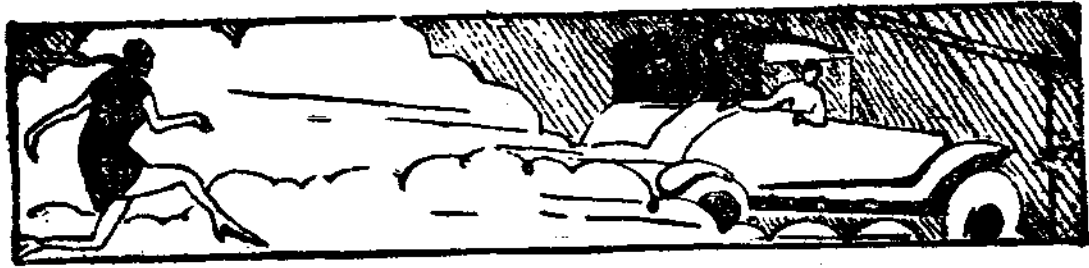
發傳單的冷冷地把傳單撒給人，到會的冷冷地接受傳單。這種無可奈何的表現如果可以秤的話，太平洋的水也許沒有它那末重。

(二)

孝子當作木偶，祭堂當作戲臺，——族人們高興地演他們底木人戲。

(三)

笑  
渦



在時髦的學生心裏，上課鐘是哀慘的葬鐘，下課鐘是愛人嬌嫩的呼聲。

(四)

開會以後：手腫了，聲暗了，繁碎的掌聲和著我心底跳動。

(五)

照壞了的照片，把一部分人生從模糊中反映出來。

(六)

一會兒明一會兒暗的陽光裏，攝影師和被攝者都得到了厭倦。

(七)

神偶然吃了人們底祭品，他面前的祭壇上便永沒有一點牲物了。

(八)

廁所裏有不少的詩人和畫家，正同田園裏有許多農人一樣。

(九)

神不把公理賜給弱者，只把公理兌給鐵和血底支票所有者。



雜  
俎

(十)

中國人底懷疑是用人與人之間的，用在科學上和其他上的是他們中間的呆子！

(十一)

臺上的熱烈地在講演，臺下的也熱烈地各自開小會議。

(十二)

不教育孩子的人們，他們做夢也想不到他們寵愛的孩子是未來的「槍斃候補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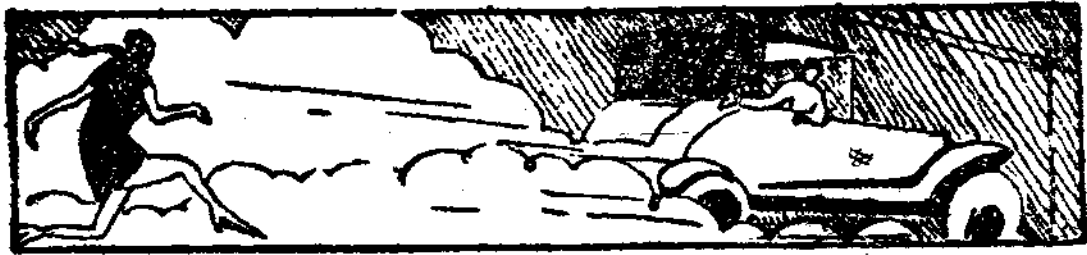
(十三)

想吃心園裏的果兒的人，沒有栽培果樹的決心，只好眼巴巴地流下快要溜出嘴唇的饑涎。

(十四)

在高貴的醫生心裏，金錢便是最好的良藥。

三



(十五)

他們擁抱著金錢和虛榮去找愛神底宮殿；但是，愛神底宮門緊緊地鎖著，現出滾蛋兩箇字

(十六)

拋金錢給貧人的富人，他底價值是比不上把同情給窮人的窮人。

(十七)

今天在×××開廳，明天在××酒館請客，後天某先生便成爲部長了。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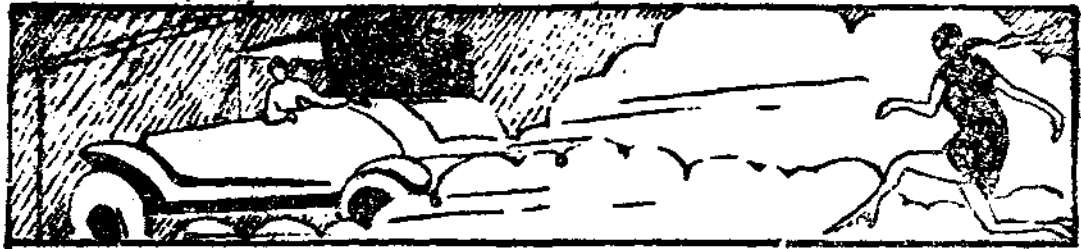
生命史上的題辭，不是奮鬥便是順受。

(十九)

舊瓶雖然可以裝上新酒，但瓶兒永不能因爲換了酒便變新呵！

(二十七)

有兩位先生因爲讓路而碰頭，因爲碰頭而打架，給人救開以後：



「我是文明人！甲先生說。」

「我也是文明人！乙先生說。」

### 零零碎碎

劉。緯。

假期中的一箇學生，自修課程剛定好，開學通知書來了。學校若是後臺，社會是舞臺了。

某中學的學生很討厭他們的藝術教員，原因：他不「美」。

五月九日我們閉著校門開了一箇紀念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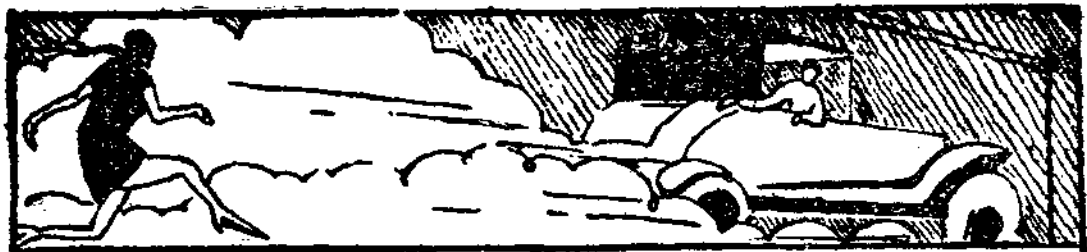
有新知識的人說：「水煙袋太不講衛生，不如吸紙煙的好。」

一箇取四五十名的師範大學投考者一千餘名；一箇取六十名的女子中學投考者十二名，現正續招。

B——他不喜歡女子讀書，卻怪他的女人不識字。

國文教員說：「現下最流行的文學，是愛的文學——描寫戀愛的文學……」





談到自己的學校時，都一齊說：「管他媽的！停辦也好！」

開學之前，同學見了，必定蹙著眉互問：「你幾時去？」

太陽到了西屋脊下，又是往街上走一趟的時候了。

只管竭力造「女學生」，多多益善，以應男學生及「革命同志」的需要。

「越有智識的人，越會做壞事。」這句話不是有智識的人說的嗎？

幾位「女學生」(?)一見我們幾箇「男子」在朝她們寫生，羞得趕快回頭走了。

雜貨店老板對顧客說：「我一月花一塊多錢定這報紙幹麼？就是爲的這箇用處啊！」顧客拿著一包東西走了。

「在這箇學校裏畢業，可以謀到什麼事呢？」一箇學生的母親問。

我看他們老是嘻嘻的笑著，爲什麼老愛在文字上嗚嗚的哭呢？

某校的「高材生」於暑假中著了一部中國名人傳，定價若干，還沒付印。我猜想一定可以與廿四史並美！



「革命文學者革命文學也。」某革命文學家這樣說。

如果能夠，我將把全人類的陳腐腦汁一錢不要的送給古董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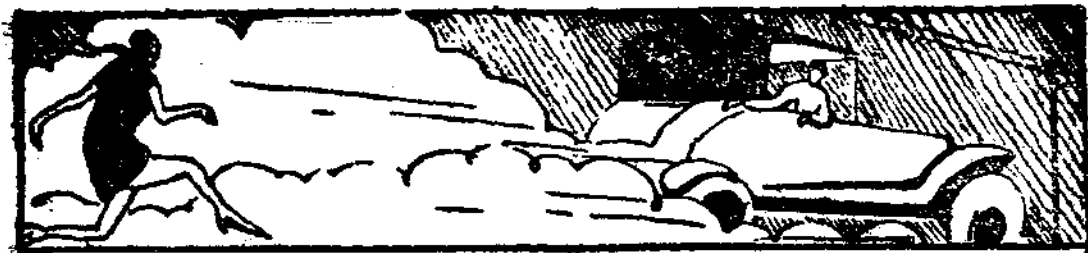
朋友，還談什麼青年的煩悶，煩悶的青年呢哈！只要有了吃飯的地方便不煩悶了，懂麼？

庚午荷月午時一刻半小便於第四廁所（年譜的材料呀！假使我是名人的話）

倘若他拿著一本書來找你，不是想叫你知道「他也看了這本書」一定是想問「你看了這本書沒有」

某博士演講中國人的「六大劣根性」：「淡漠，不實行，愛虛榮……」洋洋數千言，一陣拍掌聲，他很意氣的走下臺來。

一位軍官對他的士兵訓話：「從前是軍隊壓迫老百姓，現在是軍民合作了，比方從前軍需品都是壓榨老百姓的血汗而得，現在就不必了，用具，房舍，都和老百姓共用……」



一箇兵懷著一封家信跳城牆，原因是告假不准和城門盤查很嚴。

一隻狗在沙灘上掘死尸吃——小南門那些沒主的狗因這才不致餓死！

他看見醫生來了，趕快把腹上的瘡用被子掩起來說：「請不必施行手術，病早已好了！」說完，假裝著愉快的微笑。

孟蘭勝會籌備委員。

聽見打門的聲音，心裏想：「郵差？」開門一看，又是換門牌的。

他媽和他女人又因為小孩病的事吵起來了。

一種礦物——金屬，牠能使人類互相爭鬪，欺詐，仇視，然而並沒有誰說牠壞，想到要驅除牠。

B只是在要賤或收租的時候才出門走走，說這是「運動」，「活動血脈」，「鍛煉身體」。

在這箇可怕的暗夜裏，連星光的閃耀也被疑為魔鬼在眨眼！作善事須要比作壞事更大的膽。



誰叫你苦悶的？誰叫你不學會不要臉的行徑？

一幢房屋快倒了，屋主躺在牀上說：「屋快倒了，要修理了……」然而他只是躺著望那些磚瓦和器具，及那些笨豬似的匠人。

名字是嚼不碎的，也不會被殺頭的，所以只管去罵人或被罵吧！  
天又沉下了臉，像又想難為我們什麼似的。

「失敗」是包括在「沉寂」裏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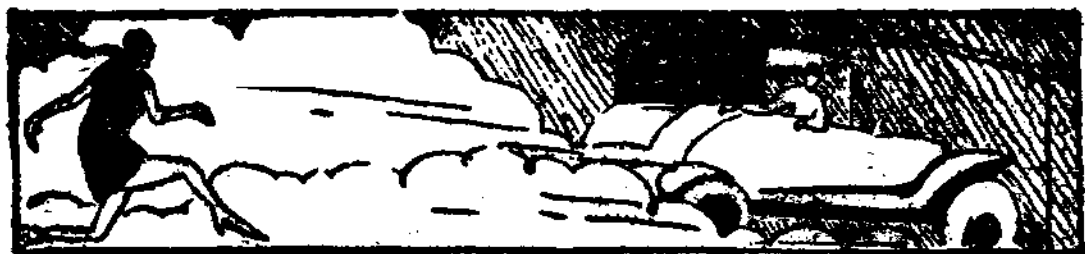
一箇自稱「沉靜」「冷淡」的人，他一天到晚打牌，吸紙煙，飲酒，搖頭嘆氣，說是「太煩悶了」要「求取一點刺激」。

一箇演石頭記劇本的七歲小女孩——她充黛玉的腳色。

流血之類的紀念日，除了小娃子的糕被小狗偷去以外，沒有看見別的人在哭，他們笑還忙不過來呢！

他想叫人家知道他，見人便說：「我△△△△……」

假使每一箇人，各盡力把自己的衣食住弄得很好，勤而且儉；那末，革命成功？



「怎麼還不太平呢？天天打什麼呢？各佔各自的不好麼？」——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

這些麻雀老是喳喳的，總叫不出什麼來，然而聾子卻在那兒嚷：「好美妙的音樂呀！」

一箇中學生天天咕嚕著：「我愛你……結婚……愛……」

春雨是醉人而又迷人而又厭人的——和女人，騷浪的女人一樣。

悶沉沉的小小的水滴輕輕地灑向人世……春天就是這樣麼？那末，我渴望到「夏天，」有猛雨的夏天！

「百聞不如一見，」還不如「百見不如一做！」

## 空 話

隨感錄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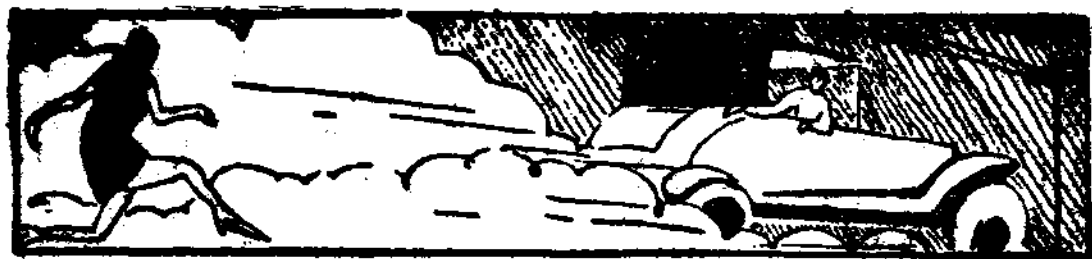
王懷謙



從一付面孔裏，最容易得著人生的觀察，無論牠在表現著什麼。在婦女的微笑面上，呈現著虛榮的幻形；在兒童嬉喜的臉上，表演著活潑的天真；在軍人的威嚴面上，隱映著肅殺的戾氣；在債權者刻薄的臉上，流露著吃人的兇氣。這許多鬼臉上所表演的劇，雖有的能使人愉快歡忻，然大半都使人厭惡煩悶。因為童年的心，在臉上表演著的劇，——無論是喜劇或悲劇，都能夠引起無限的同情；而失掉了童心的人，他面上的劇，是很難使人歡喜的，就是同為虛偽的侵襲，蒙蔽了一切的天真，所以他演的劇，卻不是從他心底深處發洩出來，因此在這張鬼臉上，最難決定他的人生觀，可是終究還被人觀察出來的。

(二)

『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這是多麼感慨動人的詩句呵！在這兒童長大與親友凋零的時期，是多麼令人回憶和興嘆呵！我不願見兒童們長大，我也不願見親友凋零，爲了避免那受創的心靈再受著回憶和興嘆的刺激。可是我自己的長大和凋零，終須親逢其境的，這是多麼壞的事。所以我



感覺到每一分的長大裏，帶進了許多的悲哀分子，這許多的悲哀分子，促進那長大的加速，這種加速的結果就造成那凋零的結局。這結局是非常的神祕，神祕的意味，究竟怎樣，誰也說不出，只是那「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寥寥的兩句，卻把它形容盡了。唉！這是多麼神祕呀！我真不願長大，我更不願凋零！

## (三)

靜默是現今一般人所不喜的舉動，然在這虛偽的世界裏，是必須存在的。因為現在的人，都是做著虛偽的夢，你如果一不小心便要受著「禍從口出」的意外，這是何等的危險！但是一般人那裏肯顧到這些，祇求滿足一時的快意，一開口就似黃河決口，一瀉千里，毫沒有一些顧忌。要知道靜默的人，並不是不喜說話，實在他所欲言的話，太多了，竟使他不知從那裏說起才好，所以不得不靜默一下，慎思慎思。在這裏我敢說凡是靜默的人，都是富於思想的，而多說話的人，未必有豐富的想像，因為在靜默的一刹那，他的腦海裏，起了



無限的波濤，熱血的沸騰，更是增加牠的速度，這時他的心裏，不知說了多少話了。可是那無知的人——多說話的人，——自己沒有豐富的思想，反要厭惡這靜默，真是可笑，其實他外表的胡說，未必是他內心的共鳴，他的內心卻寂靜如死呢！

(四)

不知怎的無論誰在馬路上走過，看見了七尺桐棺，心裏便凜然生畏，其實爲什麼恐怖，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這種無意識的舉動是常常碰到的，不足爲奇。可是桐棺是人們最後的歸宿所嗎？我不恐怖，當我想到人生消滅的時，但我要厭惡，厭惡這桐棺的形式是多麼難看而不舒服呀！爲什麼人生消滅後要歸宿到這醜陋而卑瑣的匣子裏呢！那匣子是安樂窩麼？也許會是的，在庸人的目光裏，可是我總不敢認這匣子是安樂的歸宿所，我也不願有歸宿所，因爲歸宿是愚人的安慰，而不是不朽人的寄託。

(五)





笑是多麼能感動人呵！牠能使人精神快慰，這是愛人的微笑；牠也能使人憤火中燒，這是惡臉的冷笑。愛人的微笑，雖能與人以無限的溫存，但這溫存或許是虛偽的，浸在這虛偽的微笑裏，只能消磨人的志氣，不能使人一些興奮；那惡臉的冷笑，雖令人受到難堪，可是在這難堪的冷笑裏，會使人鼓勵他的勇氣，去向事業上奮鬥。

## (六)

淚是最寶貴的東西，能垂淚的人，都是真實的熱情的表現。慈母的流淚，愛人的啜泣和孤兒的痛哭，都是高超的有價值的，而不是虛偽的卑瑣的；但是那矯揉造作沒有淚珠的哭聲，是最討厭的。現在的世界是這樣的混濁，難以找出幾點真誠的淚珠來，這是誰的咎過呢？當然是人們自己的虛偽無恥，纔造成這沒淚珠的世界。在這危險的境地裏，我願把真誠的呼聲，喚起一般熱血已涼的人們，共傾出他的情感，瀉出他的淚珠來，洗滌這世界的汗濁，而造成光明的樂土！



雜  
俎

(七)

我既不認識她，爲什麼把她放在心上？她既不知道我，爲什麼把我映在目中？她究有什麼可愛，能值得懷念？我究有什麼好處，夠值得她青睞？彼此既無往來，何必爭在獻媚！這樣無意識的盲目舉動，便產生了意外的煩惱和悲哀！

## 舊 話

### 北平的七夕

張笑俠

「七夕」又叫「乞巧節」。荆楚歲時記上說：「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紉，天帝怒，責令歸河東，惟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

天啓宮詞注云：「七月七日午間曝盞水於日中生膜，投針則浮，看水底鍼影，有成雲龍花草形者爲得巧；若如椎如軸者爲拙徵。」又荆楚歲時記云：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鍼，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蟬子（即蜘蛛）網於瓜上。

一五



則以爲得巧。」又陔餘叢考云：「乞巧不獨七夕也。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卜以乞巧。下黃私記：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值此，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是正月及八九月，皆乞巧矣。」又東京歲時記有乞巧棚一則：言七夕家家錦綵，結爲乞巧棚。又東京夢華錄有乞巧樓一則：言唐時京師七夕，貴家多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

以上數則全是散見於各書的，關於七夕的記載。記得白居易的長恨歌裏邊有兩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這是說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至於他與她在長生殿，當日的夜半，所說的是什麼，我就不得而知了。因爲我沒有在旁邊。

據天文家云：牽牛星又名「河鼓星」，又名「黃姑星」，俗叫「扁擔星」，位在天河側，與織女星相對。

晉書天文志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東，有星



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史記云：織女，天女孫也。後漢書天文志云：織女天之真女。這是關於牛女二星的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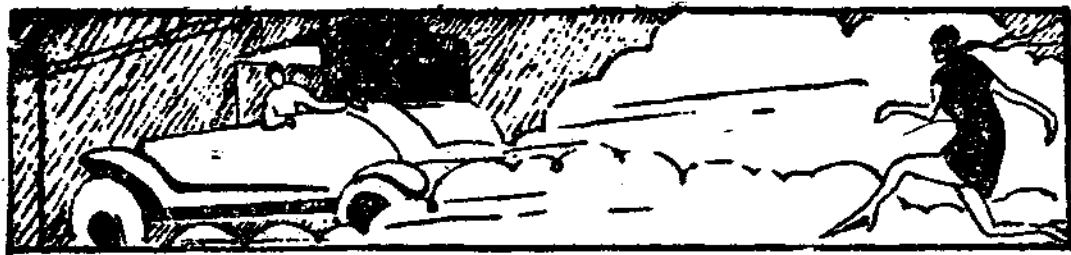
北平的風俗，在前人的著作中，雖然記載著，到了此日：婦女陳瓜果於庭中，乞巧，但是這種事多出自富人家，似我一出娘胎即受窮的人，簡直的說：不但沒有幹過這箇事，而且還沒有見過。

七夕之日，北平的各戲園子，十家要有五對全都演「天河配」，他們唱的戲情，可就與荆楚歲時記所載不同了，大約與下列的一箇笑話差不多，茲錄之以供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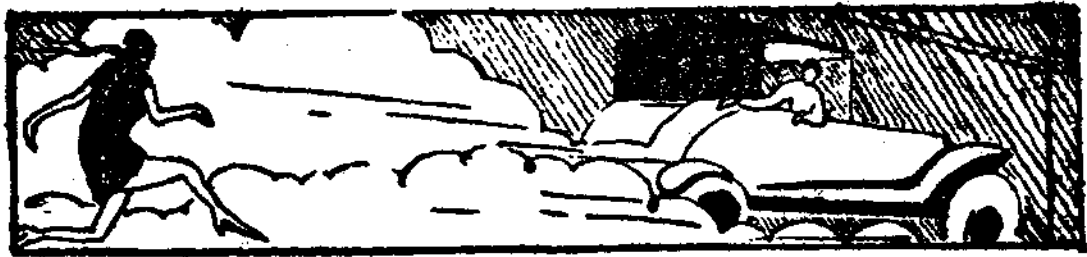
一家弟兄三人度日，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全都很伶俐，惟獨老三，是一箇傻小子，每日間給飯吃給活做，天天吃完了飯去放牛，他嫂子很是不滿意，一天打算要害他，給他做了兩種糕給他吃，一種是白麪的，一種是玉米粉的，把白麪的下了毒藥，玉米粉的沒下毒藥，以爲老三知道白麪的比玉米粉的好吃，一定吃白麪的，便把老三毒死了，家產不是只有他們哥倆的麼，少分一份可以



每人多得一點。不想老三放牛的時，候他在一株大樹底下睡覺，那隻牛給他託夢，告訴他回去不要吃白麪食，吃玉米粉的，因為白麪的有毒藥，如此連連的做了好幾次夢，晚間回家，果然他嫂子給他預備兩樣吃食，并且假做疼愛小叔的樣子，叫他吃白麪的，他卻不吃，他嫂子很奇怪，怎麼他不吃白麪的而吃玉米粉呢？第二天，便給他把玉米粉中下了毒藥，他放牛的時候，老牛又給他託夢，告訴今天吃白麪不吃玉米粉。回到家來，他嫂子說：「你愛吃玉米粉的給你吃吧！」他搖頭不吃，結果吃了白麪的，他嫂子兩次沒有害了他，跟他哥哥商議，要分家了。他去放牛又在大樹下睡覺——天天如此——老牛又託夢給他，告訴他今天要分家了，你什麼東西全不必要，只要那輛破車，和我——老牛——及那隻破皮箱。到了晚間回家，果然是要分家，問他要什麼，他就把破車破皮箱老牛要了，旁的一概不要。他把老牛套上了破車，把皮箱放在車上，自己坐上，老牛便拉著車走了。自己也不知道上那裏去好，隨便老牛走，他又在車上睡了。奇怪的老牛！又給他託夢，告訴他前邊的池中，有幾箇女子洗



澡，池邊放著他們的衣裳，你到了那裏就把那件最好的衣裳拿了來，放在箱子內，咱們就無論她怎麼跟要，千萬別給他。他醒了一看，果然同夢中所說一樣，他就把那件好衣服拿了來，那箇女子便趕他，好容易趕上了，跟他要衣服，他不肯給，便成爲夫妻。轉眼間好幾年了，她給他生了一男一女。一天老牛又給他託夢，告訴他老牛要死了，死了之後，叫他把老牛剝了皮，做一身衣服，用牛的骨頭做一付擔子，並告訴千萬這樣辦，醒了來，果然老牛死了，他哭了一大場，不肯剝老牛的皮，老牛又託夢給他，他這才如法去辦。這天她對他說：「現在我也給你養了兒女，你還有什麼不信我嗎？可以把衣服給我了吧？」他被她說不過了，只得把衣服拿了出來給她，她把衣服穿在身上就往空中飛起，他急了，穿上了牛皮衣，把兩箇孩子放在擔內，擔起來就趕，趕來趕去到了天上，她便藏在王母娘娘的身後，叫王母娘娘救她，王母娘娘從頭上把釵取了下來，就地畫了一道，就成了天河，把她與他分開了，王母娘娘叫大鴈告訴他，叫他與她七天見一回面，大鴈聽錯了，聽是七月七日見一面，「七天」



與「七月七」比起來可就差多了。相傳七月七日鵲橋相會，就是鳥兒給他與她搭橋，叫他倆過橋相會，所以是日的早晨，我們看不見鳥兒，人說全是給他們搭橋去了，還沒回來。

又有人說：七月七日的夜間，不會說話的小孩子要是在井口旁，或葡萄架下，可以聽得見牛郎織女的哭聲，但是無知的小孩不會學舌，大人又聽不見，又有誰相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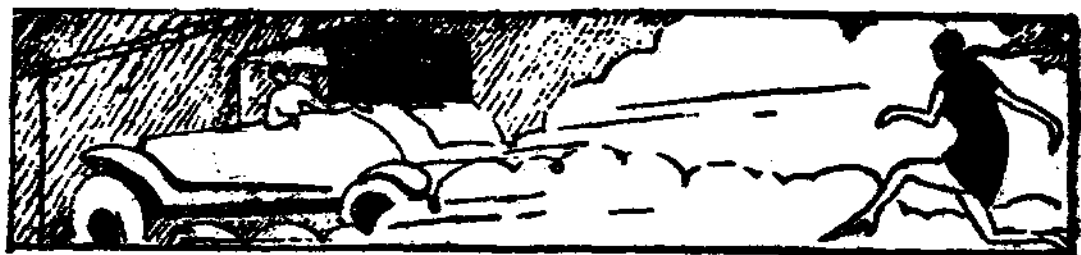
現在舊曆廢了，七巧節也自然要消滅了，所以我把他記下來，留作將來北平的一箇故事。

## 詩話

### 求是齋詩話

何家祥

吾邑徐君枕亞。梅生先生之次子也。以小說名於世。而於詩學一道。尤有放翁思致。有春遊雜詠三絕云。『古寺斜陽隔小谿。模糊墨迹粉牆低。阿儂別有傷



心句。背著游人帶淚題。燕子呢喃話舊梁。鶯花世界夢何忙。春風茅店青帘影。  
不見當壇窈窕娘。荒煙蔓草鎖頽垣。當日誰家宴舞園。枯木夕陽空戀戀。劫灰  
中有美人魂。詩中有畫。惆儻風流。詠梨花一律云。『瓊欄壓雪玉痕微。月上  
梢梢客叩扉。芳草渡頭春店好。杜鵑琴裏故宮非。無人煙雨魂何悄。有酒清明  
願莫違。寂寂畫樓花對泣。如何蝶夢未思歸。』不脫不黏。不同凡響。詠茶蘼一  
律云。『收拾繁華只一枝。者番花信到疏籬。香沉簾箔鶯無語。人去欄杆月更  
遲。應與紫薇同一笑。又留青帝住多時。三春花事思思過。詠到茶蘼更少詩。』  
風流瀟灑之中。有高華名貴之氣。詠子規一絕云。『不堪煙雨短長亭。啼到天  
涯夢未醒。落盡梨花飛盡絮。更無人向月中聽。』歐陽文忠謂詩窮而後工。蓋  
境不窮。則思不深。讀此益信。

蕭君雲門有悲屍骸一首。一句一淚。一字一血。讀之令人痛哭流涕。詩云。『城  
東城西城南城北。但見紅是血。白是骨。不缺頭。即缺足。斯何物耶。滿道旁。云是  
良民遭殺戮。親人今日來。屍尙收殘缺。親人明日來。屍已填溝壑。依稀消息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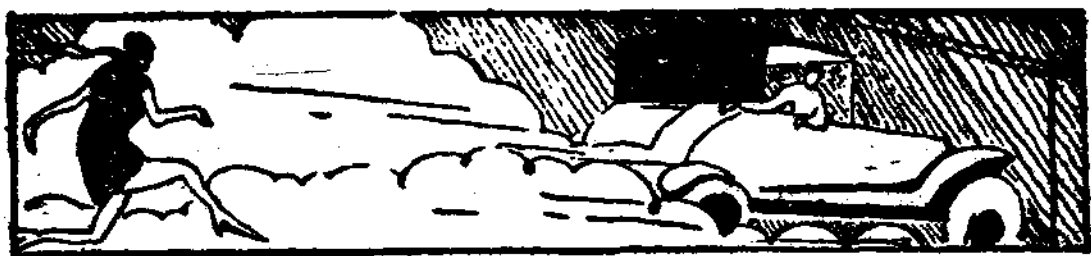


家中。耶娘妻子同聲哭。」

蕭君雲門又有貴介子一首云。『平生不識耕與織。食必膏粱衣必帛。五陵裘馬來翩翩。道旁觀者動顏色。循環天道烏乎如。繁華轉眼非當時。昔日何富貴。今日何寒飢。飢寒交逼風霜裏。田園都屬他人矣。生非生兮死非死。吁嗟兮貴介子。』此詩於諷刺之中。寓詰誡之意。足爲錦衣肉食之貴介子當頭棒喝。

徐君笑雲詠村館竹枝詞五絕。描寫冬烘先生。形容盡致。閱者皆擊節嘆賞。其一云。『擺來桌椅亂縱橫。七八兒童上學堂。一塊紅氈鋪地上。拜完孔老拜先生。』其二云。『先生頭腦是冬烘。架子居然像不同。』其三云。『嚇得兒童魂也消。宛如老鼠見狸貓。擡頭怕見先生面。天地君親著力號。』其四云。『溫完大學讀中庸。功課偏無半刻鬆。還有一樁可怕事。背書不出跪燈籠。』其五云。『只許自家隨意樂。學生嬉笑便含噴。身邊常帶潮煙管。擗起來時亂打人。』

徐君笑雲又有詠文明結婚六絕云。『結綵張燈喜事哉。牆門八扇一齊開。堂





前漫供紅唐子。先要安排演說臺。華堂今日樂如何。男女來賓濟濟多。軍樂一番初過處。女生嬌唱結婚歌。風情灑脫好身材。紗罩渾身頭上堆。不要喜娘隨左右。自家步出轎簾來。鞠躬禮數不嫌疎。拜跪繁文一例除。紅帖金庚都不用。只須一紙證婚書。琉璃眼鏡碧波清。玉立亭亭體態輕。最好纖纖親舉手。紅鈴小字印分明。信物惟憑換指環。文明婚禮一般般。誰知到得羅幃裏。顛倒狂郎總野蠻。』涉筆成趣。與前作可謂異曲同工。

古來詠明妃詩不下數十家。標新領異。各有不同。武進孫某因不解治生。日形貧困。其詠明妃句云。『縱有蛾眉奚足恃。不如人處是黃金。』借題發揮。頗能別開生面。

古今詠新婚詞。佳構甚多。近見程幻菴調寄浪淘沙三首。諛而不俗。亦新婚詞中之佳構也。其一云。『第一日。百兩喜臨門。鼓樂喧聲。大家歡笑開迎親。揭去頭巾齊喝采。絕代佳人。羅帳會雙星。並坐連襟。含羞無語對銀燈。須識橫波眼最好。偷看郎君。其二云。『第一夜。花燭洞房停。露盡更深。春宵一刻值千



金添罷晚粧情脈脈。驚喜平分。攜手入羅衾。巧笑輕噴。花香人氣兩氤氳。最是欲眠眠不得。春意難禁。其三云。（第二日）攬鏡照眉痕。杏臉春生。昨宵真箇可消魂。始信人間歡樂事。只爲新婚。露滴嫩花心。盞損顰顰。半推半就費沉吟。記得呀聲難忍候。低喚卿卿。

### 友梅軒詩話

殷樂春

全椒葉堯階仙莫。十四年乙丑六月。曾有巢海棠集詩集之刻。巢海棠集云者。因所寓前居之方君。會題爲海棠集。葉移居後。遂復題名爲巢海棠集也。集中所載係壬戌歲之作。內有春初詠寓齋海棠七律。凡八首。并序云。余寓齋相傳爲任氏霄漢樓故址。樓前有海棠一株。高二丈餘。春時花極盛。先余賃居者有方君孝深。顏曰海棠巢。蓋取山谷題瀟峯閣詩中語。余於庚申年二月來居此。舍館甫定。不移時而紅稀綠暗矣。去年入春卽病。意興闌珊。等閒虛度。花不負余。余負花多矣。今年花較遲。因爲詩以催之。且以誌雪泥鴻爪之意。時壬戌二月。其一曰。一巢海棠巢。幾度春鳩居。莫漫笑前人。去年枉向花中過。今我猶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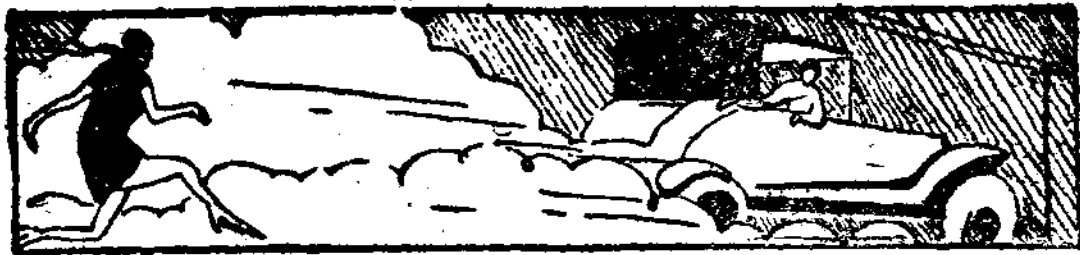
雜  
俎

病。後。身。天。與。風。流。傾。濁。世。文。從。絢。爛。見。清。神。惺。惺。相。惜。花。知。否。可。許。年。年。作。比。  
鄰。其。二。曰。我。與。此。花。俱。老。矣。花。枝。向。我。獨。嬌。然。影。形。相。弔。欄。杆。外。色。相。能。  
空。鏡。檻。前。春。睡。未。醒。風。嫋。嫋。晚。妝。初。試。月。娟。娟。幾。回。惆。悵。花。時。節。垂。老。簪。花。祇。  
自。憐。其。三。曰。放。翁。曾。說。燕。宮。盛。坡。老。猶。傳。定。惠。詩。客。裏。風。情。聊。復。爾。天。涯。  
芳。草。未。歸。時。焉。支。應。不。教。人。奪。金。屋。無。如。貯。汝。遲。人。世。繁。華。容。易。盡。綠。肥。紅。瘦。  
最。相。思。其。四。曰。天。桃。穠。李。芳。菲。日。盡。熊。窮。妍。總。不。如。比。玉。山。頰。微。醉。後。如。  
酥。雨。過。嫩。晴。初。半。空。魚。尾。張。霞。帔。萬。里。猩。脣。歎。火。珠。美。景。良。辰。須。記。取。樹。頭。有。  
鳥。勸。提。壺。其。五。曰。此。地。人。呼。霄。漢。樓。碧。雲。黃。鶴。兩。悠。悠。婆。娑。猶。賸。桓。公。柳。  
爛。漫。疑。開。安。石。榴。傳。舍。已。如。雲。過。眼。銜。盃。幾。見。月。當。頭。歌。殘。金。縷。君。休。惜。笑。折。  
花。枝。秉。燭。遊。其。六。曰。海。東。正。值。櫻。花。節。遠。道。思。兒。渺。渺。兮。時。兒。子。家。龍。  
遊。學。日。本。寄。櫻。花。影。片。多。種。爲。愛。春。花。望。秋。實。莫。因。野。鶩。賤。家。雞。綠。章。乞。與。  
春。陰。久。絳。蠟。燒。殘。夜。月。低。金。橋。多。酸。蓴。性。冷。淵。材。有。恨。錯。相。提。其。七。曰。東。  
坡。五。醉。此。花。下。我。也。三。年。看。此。花。遲。暮。久。嗟。隨。蠟。磨。續。紛。時。見。鬧。蜂。銜。紅。雲。豔。

二五

奪文君袖香。綉輕籠西子紗。退食歸來看不足。顛狂頻壓帽簷斜。其八曰。杜陵野叟詩無敵。何獨無言及海棠。踏遍軟塵丹鳳闕。生來香海碧雞坊。名傳西府真奇種。笑倚東風獨擅場。又手閒吟消夜永。欲刪綺語未能忘。詩思清新風格飄逸。誠一時之佳作也。集後附錄甲子七夕所作之二硯齋記中。且有言及此曰。壬戌歲得海棠長律八首。和者近百人。彙編爲巢海棠集。酬唱集。計古近體詩三百餘首。一時傳爲韻事。按此云云。足見此詩唱和之盛。惜酬唱集未得一睹矣。

巢棠集集中。又載詠成園瓊花十絕句。清雅絕俗。題下有小註云。世傳瓊花至元時已絕。後人以八仙花代之。亦名瑤臺聚八仙。成園所見卽此種。其詩云。揚州璧月月年年。有爲問何年。有此花一例。芳魂無覓處。蘼蕪春滿玉鉤斜。絕代容華不可留。瑤臺仙子替綢繆。無雙傾國傾城貌。稽首情天降格求。朵朵平鋪掌上開。中攢瑟瑟蚌珠胎。儘多鏤月裁雲手。輸爾玲瓏八面才。五銖衣服雲千疊。九曲闌干月一丸。昨夜天風吹夢墮。蕊珠宮闕不勝寒。





「不描眉黛不施朱。萬紫千紅總不如。爭說鏡奩梳洗罷。朝天素面一時無。」  
 「海棠詠後風情減。一見斯花繫我思。一樹淡妝一濃豔。環肥燕瘦各矜持。」  
 「十日九登天柱閣。曉風初定晚初晴。飄飄便作凌雲想。手摘瓊枝叩玉京。」  
 「犀辟塵埃玉辟寒。用成句。曉珠光射水晶盤。繡球木筆藤花紫。同時  
 所見有此數種。都作庸脂俗粉看。」滿路楊花抵死狂。黏泥爲惜年芳。  
 日西春盡閒心緒。可抵游絲百尺長。」名葩已是廣陵散。獨撫瑤琴倍惘然。  
 我亦人間游戲耳。爲儂重賦小游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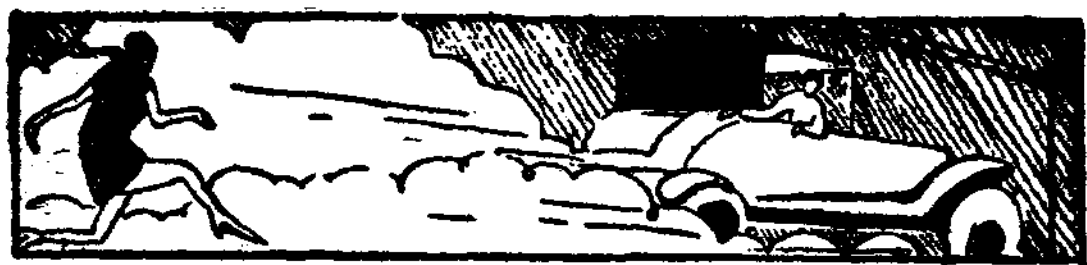
四川開縣李人防範之前數年官於皖。歷任政務廳長道尹等職。曾刊嘯樓詩  
 集一本。十四年又刊嘯樓續集一册。係稟積癸亥甲子兩年之詩而成者也。集  
 中有悼玉蘭三絕。題云。安慶道署有玉蘭三株。今獨早開。甫三日即謝。賦此悼  
 之。其一云。「今日花殘春未半。去年猶在未開時。此中消息如參透。人世何妨  
 得意遲。」其二云。「此花最與月相宜。月色花光共炫奇。月未圓時花事過。偏  
 教月夜對空枝。」其三云。「悟得頻年果與因。飄茵墜絮總成塵。明知破甑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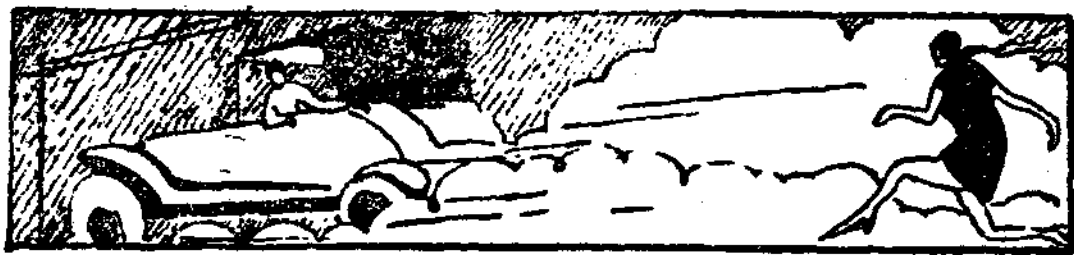
庸惜。偏作花前惆悵人。詩人之多情如是如是。

前數年社會之花旬刊中載有菊仙君之三十述懷云：「有錢難買是兒時。笑我兒時樂未知。今日莫悲多失意。塵塵往事耐追思。」余讀之黯然欲絕。誠以人之一生。惟兒時爲最樂。所謂天真爛漫。不識憂不識愁者也。然人當兒時。又幾何能知其樂哉。余年雖未躋於少壯。然兒時樂趣亦已不可再得矣。塵塵往事。遂亦徒耐追思。此固余誦此詩而不得不迴腸盪氣者。諸君子讀此。其亦有同情之感乎。

不欲生有雪梅自遣詩二首。亦載於社會之花云：「猶憶枝頭春未來。寒香寂寂閉瑤臺。偶然興到揮毫寫。多被東風吹欲開。」「縱橫枝幹出毫端。頃刻香生滿紙寒。不畫花疏畫花密。要傳春意十分看。」詞意固屬雋妙。但恐腕底所赴。未必能傳神入化。竟如詩之所云也。一笑。

歐東谷君曾錄其友人桂林王野園清閨雜詠四章云：「風清月白夜窗虛。眞箇香閨樂有餘。也當男耕兼婦織。卿拈針線我攤書。」「無限風流處士家。」





雜  
組

篇相對靜無譁。偶然檢得生奇字。笑倩卿卿替我查。新詩怪論與奇文。滿  
 眼迷離五色雲。山人那有工夫寫。代作鈔胥仗細君。最是雙雙聯句時。階  
 前明月笑人癡。雞聲唱徹天將曉。辜負香衾知未知。一闌房靜好韻事流傳有  
 情人讀之。不知羨煞幾許矣。



二九



## 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

Seigonobos 著 張宗文譯

本書以社會科學爲經，以歷史方法爲緯，共二編二十一章。把社會科學過去的痕跡，演進的機能，發展的力量，表現的情狀，用建設歷史的方法，去分析他，鑒別他，彙集他，使在這個充分整理的證明下，得以完全顯白這歷史方法，不獨與社會科學有密切的關係，便是表現社會史，也有適用的可能，關於這一點，在本書第二編上，更有深切和具體的決定，敘述詳細，譯筆亦矯矯不羣，研究社會科學者，當人手一編，以資探討。

---

一 冊 一 元

---

適合中小學生應用的考試秘本：

# 百科常識問答叢書

完美！明瞭！簡要！一經參考；有非常效力！

三民主義問答	一册四角	警察學問答	一册三角	鑛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五權憲法問答	一册四角	經濟學問答	一册四角	物理學問答	一册三角
民權初步問答	一册二角	教育學問答	一册三角	化學問答	一册三角
孫文學說問答	一册二角	心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生理衛生學問答	一册四角
實業計畫問答	一册四角	倫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世界地理問答	一册四角
建國大綱問答	一册三角	論理學問答	一册四角	世界文化史問答	一册三角
政治學問答	一册五角	生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平時國際公法問答	一册三角
財政學問答	一册五角	動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戰事國際公法問答	一册三角
社會學問答	一册五角	植物學問答	一册三角	先出二十六種·餘待續出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合作運動 的 新生命

## 合作綱要

合作專家華百詩博士著 尹讓能譯 一冊 六角  
著者在世界合作運動上有很大的權威。這部書：專在消費者的立足點上，對於合作的事業和好處，作一簡平允的立論。其要素為貢獻消息，使國人對於合作運動有正確的認識。譯筆精妙，足供學者參考。

## 消費合作原理

一冊  
二角五分

侯哲葵著 本書從現代經濟學的原則上，說明消費合作的關聯和真理，使人明白合作運動的動機，以及付予我們的利益。要目如：消費合作的意義、消費合作發生的原因、消費合作的階級立場、消費合作的組織形態、消費合作的經營方法、消費合作的價值和將來等，全書共七章，每章提綱挈領，分別敘述，研究合作事業的實際運用者，當以此書為依歸。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通  
訊

尤君愛梅啓事

蔚雲先生：

弟入社以來，一年於茲，苦因才力薄弱，俗務

繁冗，對於本刊，毫無供獻，愧赧殊深。而時時

拜讀

大作，尤復欣羨無既，深願與

先生訂翰墨之緣，倘蒙

不棄，請即賜函寶應朱家巷弟收可也。此頌

通 訊

著安

社友弟尤愛梅謹啓

王君思善啓事

孫家祺君：

我是一箇不善交際的人，一切太平凡了的套話恕我勿用了。

我自從與本刊結識以後，知道你不但是一箇愛好文藝的同志，同時又是箇工於藝術的學者，而和我有相同之嗜好。但當我捧

讀大作以後，優劣天壤，不覺自愧形穢。所以

特地以我十二分的誠意，不揣冒昧地寫了

這封信在本刊上登載，願與

閣下結一箇翰墨之緣，以資切磋，望

閣下結一箇翰墨之緣，以資切磋，望

閣下結一箇翰墨之緣，以資切磋，望

閣下給我一箇回音。我的通訊處是『浙江省

立民衆教育實驗學校——地址在杭州新

民路』順祝

文安

王思善上

汪君蔚雲啓事

愛我的諸位先生：

諸先生在本刊內寫給我的信，因為我沒有訂購本刊的原故，所以無從拜讀到，也就無從答復了。前天接友人鄭敦業君信，才知道諸先生有信給我，想諸先生到現在還沒有接到我的回信，必定很焦急了吧？所以在這兒借本刊的地位，向愛我的諸先生道謝並致深深的歉

仄！

諸先生如有信給我，請直寄「安徽省·歙

縣·富場·上當舖巷口」或「安徽歙縣桂

林一枝小學」兩箇地方吧。敬祝

諸先生安好！

汪蔚雲

袁同興兄：

五月卅一日來信及相片一幀都已收到了。

作詩和小說沒有一定的方法，也沒有并且不必看教人怎樣作詩和小說的書。作詩和小說，第一步要鍛鍊自己的觀察力，有深刻的觀察才能有深刻的情緒，也才能寫出深刻的作品；第二步要多方的去觀察人生，體味人生，要

跑到民間去，要接近農工羣衆，要這樣所寫出的東西才不會空虛，才不會淺薄；第三步便要多讀多作了。讀，要讀名家的著名作品，如郭沫若、魯迅、郁達夫、蔣光慈的專集和著名的文藝刊物等；讀的一部分工作做得差不多時，方可以動手寫作。寫作要有興感，（即煙士披里純）要有忍耐性，要有堅毅心，要能仔細，這樣所寫出來的東西才不會是粗濫的作品。

以上不過是我箇人的經驗之談，淺薄得很。寫出來，不過聊以給你做箇小小的參考而已。總之，文學不重在談理論，而重在實地去幹，要努力去幹，總有一天會成功的。

你說南方多才子，其實不盡如是。北方的文學家亦何嘗少呢？總在各人的努力罷了。

拙照已囑照相館洗曬，曬好當寄奉一幀。再，我最近曾寄了一幀相片給「學生文藝叢刊社」，想必不久總可以登載了出來吧？

再談！祝

好！

汪蔚雲

唐君逢癡徵書啓事

讀者諸君：

鄙人欲徵求文藝叢刊創刊號一冊，（即第一卷第一集）如願割愛者，請郵寄河南鄧縣文廟街門牌第一號盧普馨轉唐逢癡收

（當以學生雜誌或本刊為酬，蓋章無妨，惟  
污損者免寄）  
社友唐逢癡啓

蔡君建淮徵書啓事

茲欲徵求本刊第五卷第一集各一冊，愛讀諸  
君，如願割愛者，請寄至（廣東澄海東湖鄉  
勵志國民學校轉交）鄙人當以倍價之書  
報相酬。（惟污損者及後到者璧回）此啓

蔡建淮啓



中等學生適用的善本  
研究國學唯一的梯階

# 國學常識

全書十冊  
分購三元  
均可

徐敬修編

以科學化的方法 整理國故

將最深奧的理論 演成極淺的常識

指示「研究」「練習」的新途徑

包羅最完備 選材適當 綱領清楚

充分顯露國學的特色 使得正確認識

國學卷帙既多，文義又深，初學研究，苦難着手，本書解釋明顯，領悟極易，更易應用。

研究新文學 亦必具此根柢

小學常識	音韻常識	經學常識	理學常識	史學常識	子學常識	文學常識	詩學常識	詞學常識	說部常識
大洋三角	大洋三角	大洋四角	大洋四角	大洋二角	大洋四角	大洋四角	大洋四角	大洋三角	大洋二角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現代青年最需要的讀物：

# 青年指導叢書

暗示人生修養的途徑 促成青年應有的努力  
思想新穎 計劃縝密 步驟清楚  
完全從實際着想 不務空談 為青年謀出路

青年們剛和社會接觸，以經驗的薄弱，對於一切重大問題，自難得圓滿解決，本叢書是許多專家經驗結晶，指導青年，收效如響。另有「服務」「自修」等多種即出版

## 先出

著名三種

### 青年讀書指導

潘文安著 內容如讀書和人生，讀書和修養，讀書和發表文字，讀書和服務，讀書和事業等，共十餘章，解理入微，包羅萬有。  
一册 二角五分

### 青年職業指導

潘文安著 書中所述如職業的研究，職業的選擇，職業的準備，職業的訓練，職業的進行等，足為失業者或改業者之莫大幫助。  
一册 四角

### 青年經濟獨立指導

謝菊曾譯 書分十章，以十個顯明的原則，指導青年對於經濟獨立上種種注意，如儲蓄問題，投資問題等，更有可靠方法相助解決。  
一册 六角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遷改地址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  
如在上海總局所定  
括弧中填上海總局  
括弧中填某處分局

預定學生文藝叢刊一份執

有 字第 號定單原

寄 省 縣

收現因地址遷

移請即改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致

大東書局合照

謹啓 年 月

啓者敝局出版雜誌六種每種定戶逾萬每有來函查詢輒因未填號碼或姓名地址與定單不同以致查復困難茲特附列格式兩種諸君以後如有改寄地址或查詢未到等事務即剪下照式填列貼入明信片上寄交敝局並乞每種雜誌各自填寄一張幸勿合用俾得分別查查以免延緩諒必荷同情賜予贊助也專請公鑒

上海大東書局謹啓

■ 查詢未到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  
如在上海總局所定  
括弧中填上海總局  
括弧中填某處分局

預定學生文藝叢刊一份執

有 字第 號定單寄

縣 省

收茲查第 卷

號尚未收到祈即

查覆爲荷此致

大東書局合照

謹啓 年 月

廣告價目表

地位	一集	五集	十集	集
封面裏頁	二〇元	九〇元	一七〇元	
底頁	二四元	一〇八元	二〇四元	
普通全面	一〇元	四五元	八五元	
普通半面	六元	二七元	五一元	

五彩印與紙色彩印另議

定價與郵費

集數	一集	十集	
	實價	二角四分	二元四角
郵費	國內	二分	二角
	國外	八分	八角

外埠郵票代洋九五折實收

每月一集 · 全年十集 · 暑假寒假停刊

民國二十年八月四版

學生文藝叢刊 第六卷 第六集

編輯人 凌善清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南京 廣州 北平 漢口 遼寧 長沙

梧州 天津 徐州 汕頭 哈爾濱 重慶

輯編準標程課學中頒部據根

# 書科教中初

水彩畫教本	算術教本	自然科學教本	本國地理教本	本國歷史教本	國文教本	黨義教本
王濟遠編著 呂鳳子校訂 江小鶴校訂 凌善清校訂	張軼庸編著 熊鳳源校訂 范鳳源校訂	夏壽疇編著 徐正光校訂 顏任光校訂 范鳳源校訂	柳巖嘉編著 江恒源校訂 熊恒源校訂	梁園東編著 江恒源校訂 蘇甲榮校訂	張弓編著 蔡元培校訂 江恒源校訂	陶百川編著 蔡元培校訂
所創各圖皆入 實地由淺入深 詳盡尤為詳盡 引人入勝	不採混合制以 實為主深淺簡 均有一定的次序	先博物後理化 呆板的系統另 活為靈活的中心	和自然關係分 地方注重自然 地理領城	上古中古近世 分叙各有一部 點以社會生活 為主	選材適合各級 學力注重養成 愛國創新的精神	全書編制混合 並採可使讀者 整個而詳細的
全書四册 每册五角	全書二册 每册六角	全書六册 每册六角	全書四册 每册六角	四册第一 册六角二 册四角半	全書六册 每册六角	全書六册 每册三角

行印局書東大海上